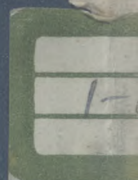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十

今樂考證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十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十

目錄





今樂考證



清·姚燮著



今樂考證提要

今樂考證十二卷，清姚燮著。關於姚燮的生平，詳本書後面所附的馬裕藻氏跋文，這裏不再轉述。

今樂考證的性質，和後來王國維的曲錄，大致一樣；但兩書所根據的資料多有不同，可以互補不足。此外，今樂考證有緣起一卷，考證戲曲源流、事、物，爲曲錄所無；每一作家或作品之後，徵引各家談曲、論曲之語，也比曲錄較爲詳盡。

今樂考證有原稿本，有一九三五年北京大學據原稿景印本。



今樂考證

清・姚燮著〔註〕

緣起

戲之始

涵虛子云：『戲曲之隋始盛。在隋謂之「康衢戲」，唐謂之「梨園樂」，宋謂之「華林戲」，元謂之「昇平樂」。』

王驥德云：『古之優人，第以諧謔滑稽供人主喜笑，未有並曲與白而歌舞登場，如今之戲子者；又皆優人自造科套，非如今日習現成本子，俟主人揀擇，而日日此伎倆也。如優孟、優旃、後唐莊宗，以迨宋之靖康、紹興，史籍所記，不過「葬馬」、「漆城」、「李天下」、「公治長」、「二聖環」等諧語而已。卽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爲西廂記，亦第是一人倚絃索以唱，而間以說白。至元而始有劇戲，如今之所般演者。』

胡應麟云：『優伶戲文，自優孟抵掌孫叔敖，實始濫觴。至後唐莊宗自傳粉墨稱「李天下」，而盛其般演，大率與近世同；特所演多是雜劇，非如近日之戲文也。』

汪汲云：『綱目：唐明皇開元二年甲寅，置左右教坊。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明皇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子弟」。』

又云：『唐崔令欽教坊記：「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點戲』。」』

雜劇院本傳奇之稱

涵虛子云：『雜劇有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林泉邱壑，三、曰披袍秉笏，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義廉節，六、曰叱奸罵讒，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錣刀趕棒，九、曰風花雪月，十、曰悲歡離合，十一、曰煙花粉黛，十二、曰神頭鬼面。』

豐山王棠云：『唐有傳奇。宋有戲曲、諢、詞說。金有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元朝院本、雜劇始分爲二之。院本則五人，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衣裝、鞵履、巾裹、傅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爲戲。」又有𠆸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簡耳，取其如火𠆸，易明而易滅也。其間副凈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今世有「爨段」二字，疑起於此。』本陶宗儀說。

陶宗儀又云：『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金季、國初，樂府猶宋詞之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世傳謂之「雜劇」。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尙罕有人能解之者，況今雜劇中曲調之冗乎？』

又云：『合生，卽院本雜劇也。唐書武一平傳曰：「中宗宴殿上，胡人襪子、何懿唱合生，而歌言淺穢。一平上書曰：『比來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賢，歌咏舞蹈，號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閭巷』。」按此，則知唐玄宗梨園之戲，又本於此。』

梅鼎祚靑泥蓮花記云：『江、浙間路歧女有慧黠知文墨，能於席上指物題詠，應命輒成者，謂之「合生」；其滑稽含諷諷者，謂之「喬合生」，蓋京都遺風也。』

胡應麟云：『雜劇自唐、宋、金、元迄明皆有之。唐時所謂優伶雜劇，粧服套數，觀蘇中郎、踏搖娘二事可見。宋雜劇亦然。元世曲調大興，凡諸雜劇，皆名曲寓焉，敎坊名妓多習之，淸歌妙舞，悉隸是中。一變而贍縟，遂爲戲文。西廂，戲文之祖也。而西廂雖出董解元，然猶絃唱小說之類；至元王、關所撰，乃可登場搬演。高氏一變而爲南曲，嗣是作者迭興，古昔所謂雜劇、院本，幾於盡廢。』

沈德符云：『元曲摠只四折，自北有西廂南有拜月，雜劇變爲戲文，以至琵琶遂演爲四十餘折，幾十倍於雜劇矣。』翟灝云：『輟耕錄謂國朝院本用五人般演，謂之「五花爨弄」，始于宋徽宗。按：

院本只般演而不唱。今學般演者，流俗謂之「串戲」，當是「爨」字。』

李斗畫舫錄有府串班、司串班、引串班、邵伯串班諸名。

沈德符又云：『本朝院本不傳久矣，今尙稱院本，猶沿宋、金之舊也。金章宗時，董西廂尙是院本模範，在元末已無人能按譜唱演者，況後世乎？』

梁廷枏云：『作曲之始，不過止被之管絃，後且飾以優孟。元人院本，至今傳者，寥寥數種，其實雜劇爲多。明以後，則傳奇盛行，下筆動至數十折，一人多至數本、十數本、數十本。其始，大旨亦不過歸於勸善、懲惡而已；及其末流，淫侈競尙。蓋自明中葉以後，作者按譜塡字，各逞新詞，此道遂變爲文章之事，不復知爲律呂之舊矣。推此以論，則雖謂「今曲盛，而元曲之聲韻廢」，亦無不可也。』

梁光壬云：『小說起於宋仁宗時，太平已久，國家閒暇，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名曰「小說」；而今之小說，則記載矣。傳奇者，裴鉶著小說，多奇異可以傳示，故號「傳奇」；而今之傳奇，則曲本矣。』

元以詞曲取士

沈德符云：『元人未滅南宋時，以此定士子優劣。每出一題，任人塡曲，如宋宣和畫學，出唐詩

一句，悉其渲染，選其能得畫外趣者登高第。以故宋畫、元曲，千古無匹。元曲有一題傳至四五本者，予皆見之。』

吳偉業云：『元時以曲取士，皆傳粉墨而踐排場。一代之人文，皆從此描眉、畫頰、詼諧、調笑而出之，固宜其擅絕千古。』

梁廷枏云：『元人百種佳處，恆在第在第一二折，奇情壯采，如人意所欲出；至第四折，則了無意味矣。世遂謂元人以曲試士。百種雜劇，多出於場屋，第四折爲強弩之末，故有工拙之分。然攷之元史選舉志，固無明文，或亦傳聞之誤也。』

又云：『雕蟲館曲選，亦謂：元取士有塡詞科，主司所定題目外，止曲名及韵。其賓白出於演劇伶人一時所爲，故鄙俚蹈襲之語爲多。予謂：此蓋論百種雜劇然耳。若西廂等本，其白爲曲人所自作，關目恰好，字句亦長短適中，逈不侔也。』

梁兆壬云：『相傳元人以詞曲取士，而考選舉志及典章皆無之。或另設一門，如今攷天文、算學，一律特以備梨園供奉耳。惟試錄中一條云：「軍、民、僧、尼、道、客、官、儒、回回、醫、匠、陰陽、寫、算、門、廚、典、儷、未完等戶願試者，以本戶籍貫赴試。」僧道應試，已屬可笑；尼亦赴試，更怪誕矣！』

部色

胡應麟云：『漢宦者傅粉侍中，亦後世裝旦之漸。樂府雜錄「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善弄參軍」，卽後世副淨矣；又「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三人弄假婦人」，卽裝旦矣。』

又云：『今優伶輩，大率八人爲朋，生、旦、淨、末、副亦如之。元院本無所謂生、旦者。雜劇旦有數色：裝旦，卽今正旦也；小旦，卽今副旦也；或以墨點其面，謂之花旦，今惟淨、丑爲之。觀安節樂府雜錄稱范傳康等弄假婦人，則唐末有旦名。宋雜劇名，惟武林舊事足徵；每甲八人者，有戲頭，有引戲，有次淨，有副末，有裝旦；五人者，第有前四色，而無裝旦。蓋旦之色目，宋已有之而未盛。元雜劇多用妓樂名妓，如李嬌兒爲「溫柔旦」，張奔爲「風流旦」，時旦色直以婦人爲之也。以今憶之，宋之所謂戲頭，卽生也；引戲，卽末也；副末，卽外也；次淨，卽丑；裝旦，卽旦；而元雜劇之末，乃今戲中之生，卽宋所謂戲頭也。鄭德輝倩女關漢卿竇娥，皆以末爲生；今西廂以張珙爲生，當是國初所改。』

又云：『傳奇以戲爲稱，其名欲顚倒而無實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婦宜夜而命以旦，開場始事而命以末，塗汚不潔而命以淨。』

柯九思云：『雜劇有正末、副末、狚、狐、靚、鴇、猱、捷譏、引戲九色之名。正末者，當場男

子能指事者也，俗謂之「末泥」。副末執磕瓜以扑靚，即古所謂「蒼鶻」是也。當場之妓曰「狚」，狚，猵之雌者也，其性好淫，今俗訛為「旦」。狐，當場粧官者是也，今俗訛為「孤」。靚，傅粉墨獻笑供諂者也，粉白黛綠，古稱「靚粧」，故謂之「粧靚色」，今俗訛為「淨」。妓女之老者曰「鴇」，鴇似雁而大，無後趾，虎文，喜淫而無厭，諸鳥求之即就，世呼「獨豹」者是也。凡妓女總稱曰「猱」，猱亦猵屬，喜食虎肝腦，虎見而愛之，輒負於背，猱乃取蝨遺虎首，虎即死，取其肝腦食焉，以喻少年愛色者亦如遇猱然，不至喪生不止也。捷譏，古謂之「滑稽」，雜劇中取其便捷譏諢，故云。引戲，即院本中之狚。』

王驥德云：『夢遊錄云：「今教坊開場，先引一段尋常事，名曰『艷段』，次正雜劇，為兩段。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裝孤。其次曲破斷送者，謂之『把香』。」輟耕錄云：「傳奇出於唐。宋有戲曲，金有院本、雜劇。院本，一人曰『副淨』，為『參軍』；一曰副末，謂之『蒼鶻』——鶻能擊衆鳥，末可打副淨，故云；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裝孤。又謂之『五花爨弄』。」今南戲副淨同上，而末泥即生，裝孤即旦，引戲則末也。其貼則旦之佐，丑則淨之副，外則末之餘，明矣。丹邱先生謂唐為傳奇、宋為戲文；金時院本、雜劇合而為一，元分為二。雜劇者，雜戲也。院本者，行院之本也。又按：元雜劇中名色不同，末則有正末、副末、冲末即副末、砌末、小末，旦則有正旦、副旦、貼旦即副旦、茶旦、外旦、小旦、旦兒即小旦、卜旦——亦曰卜兒即老旦。又有外，有孤裝官者，有細酸亦裝生者，有孛老即老雜。小廝

曰「徠」，從人曰「祇從」，雜脚曰「雜當」，裝賊曰「邦老」。凡斷役，皆曰「張千」；有二人則曰「李萬」。凡婢，皆曰「梅香」；凡酒保，皆曰「店小二」。今之南戲，則有正生、貼生或小生、正旦、貼旦、老旦、小旦、外、末、淨、丑（即中淨）、小丑（即小淨），共十二人，或十一人，與古小異。古孤以裝官，夢遊錄所謂裝孤即旦，非也。又丹邱以狚、狐、鴇、猱並列，即「孤」亦當是「狐」字之誤耳。嘗見元劇本，有於卷首列所用部色名目，並署其衣冠器械，曰某人冠某冠，服某衣，執某器，最詳；然其所謂冠服、器械名色，今皆不可復識矣。』

徐渭云：『生即男子之稱，史有董生、魯兩生，樂府有劉生之屬。且宋伎上場，皆以樂器之類寘籃中，擔之以出，號曰「花擔」。今陝西猶然。後省文爲「旦」。或曰：「小獸，能殺虎，如伎以小物害人也」。未必然。外，生之外又一生也，或謂之「小生」。外旦、小外，後人益之。貼，旦之外貼一旦也。丑，以墨塗面，其形甚醜，今省文作「丑」。淨字，不可解，或曰：「其面不淨，故反言之。」予意即古「參軍」二字，合而訛之耳——優中最尊，其手皮帽有兩手形，因明皇舉黃幡綽首而起。末，優中之少者爲之，故居其末；手執榼爪，起於後唐莊宗；古謂「蒼鶻」，言能擊物也。家奴多用末扮，亦古參軍、蒼鶻之意。此南戲部色。北劇不然，生曰「末泥」——亦曰「正末」，外曰「孛老」，末曰「外」，淨曰「倈」——倈，律蛇切，小兒也，亦曰「淨」，亦曰「邦老」；老旦曰「卜兒」——外兒也，省文作「卜」。其他或直稱名。』

沈德符云：『自北劇興，名男爲「正末」女曰「旦兒」。相傳入於南劇，雖稍有更易，而旦之名不改，竟不曉何義。今觀遼史樂志：大樂有七聲，謂之七旦。凡一旦，管一調，如正宮、越調、大食，中呂之屬。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叶之。按：此卽今九宮譜之始。所謂旦，乃司樂之總名，以故金、元相傳，遂命歌妓領之，因以作雜劇。流傳至今，且皆以娼女充之，無則以優之少者假扮，漸遠而失其眞耳。』

又云：『雜劇中用四人：曰末泥色，主引戲、分付；曰副淨色，發喬；曰副末色，主打諢；又或一人裝孤老；而旦獨無管色，益知旦爲管調，如教坊之部頭、色長矣。』

王棠云：『懷鉛錄云：「古梨園傳粉墨者，謂之『參軍』，亦謂之『靚』。靚，音『靜』。廣韵：靘，粧飾也。今傳粉墨謂之『淨』，蓋『靚』之訛也。扮婦人謂之『狚』，音『旦』，又音『達』，又與『獺』通。南華經云：『猨猵狚以爲妻。』東廣微云：『猨以獺爲婦。』蓋喻婦人意，遂省作『旦』也。蒼鶻謂之『末』者，末，北方國名。周禮：『四夷之樂有韎』，東都賦云：『傑佅兜離，罔不畢集。』蓋優人作外國粧束者也。一曰『末泥』，蓋倡家隱語，如爆炭、崖公之類，省作末。」又云：「末泥色主張，引戲分付，副末色打諢」。又都城紀勝：「雜扮或名『雜旺』，又名『鈕元子』，又名『拔和』」，乃雜劇之散段，多是借裝爲山東、河北村人，以資笑，今之『打和鼓』、『撚梢子』、『散耍』，皆是也。」今之丑脚，蓋鈕元子之省文。古杭夢遊錄作「雜班」、「鈕元子」、「拔和」。』

又云：『白水滸夫武林舊事：宋雜劇三甲內，有戲頭，有引戲，有次淨，有副末，有裝旦。少不過五人，多不過八人。按：今世有生，有外，有丑。宋時末，則今日之丑也。』

翟灝云：『猥談謂：「生、淨、旦、末等名，有謂反稱，又或托之唐莊宗，皆謬也。此本金、元闤闠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云『市語』者也。生即男子，旦曰『裝旦色』，淨曰『淨兒』，末乃末泥，孤乃官人。卽其土音，何義理之有？太和譜曾略言之。」堅瓠集謂：「樂記注：『優俳雜戲，如獮猴之狀。』乃知生，狌也；旦，狚也，——莊子：『猨猵狚以為雌』；淨，猙也——廣韵云：『似豹，一角，五尾』；丑，狃也——廣韵：『犬性驕』。謂俳優如獸，所謂『獶雜子女』也。」』

釀花使者云：『凡妓以墨點面者，號「花旦」，蓋是女妓之名，非今之伶人也。鹽鐵論有「胡蟲奇旦」之語，方密之以奇妲為小旦。余按漢郊祀志樂人有飾女伎者，此乃今之小旦、花旦。奇旦二字，亦未必作小旦解。』

李斗云：『梨園以副末開場為領班。副末以下，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七人，謂之「男脚色」；老旦、正旦、小旦、貼旦四人，謂之「女脚色」；打諢一人，謂之「雜」：此江湖十二脚色，元院本舊制也。』

又云：『小旦謂之「閨門旦」。貼旦謂之「風月旦」，又名「作旦」。兼跳打，謂之「武小旦」。』

李斗云：『凡花部脚色，以旦、丑、跳蟲為重，武小生、大花面次之。若外、末，不分門，統謂

之「男脚色」；老旦、正旦，不分門，統謂之「女脚色」。丑以科諢見長，所扮備極局騙俗態，拙婦、騃男，商賈、刁賴，楚休、齊語，聞者絕倒。然各囿於土音鄉談，故亂彈致遠不及崑腔。惟京師科諢皆官話，故丑以京腔爲最。』

班

王棠云：『演戲而以班名，自宋「雲韶班」起。考宋教坊外，又有「鈞容直」、「雲韶班」二樂。宋太祖平嶺表，得劉氏閹官聰慧者八十人，使學於教坊，初賜名「簫韶部」，後改名「雲韶班」。「鈞容直」，軍樂也，在軍中善樂者。初名「引龍直」，以備行幸騎導。淳化初，改爲「鈞容直」。後世總稱爲班也。』按：宋開寶中平嶺南，擇廣州內臣教坊習樂，賜名『簫韶部』。雍熙改『雲韶部』。

翟灝云：『雲麓漫鈔謂：「金源官制，有文官、武官，若醫、卜、倡、優，謂之雜班。每演集，伶人進，曰『雜班上』。」按：此優伶呼班之始。武林舊事載宋雜劇每一甲有八人者，有五人者，甲猶班也。五人，蓋院本之制。八人爲班，明湯顯祖撰牡丹亭猶然。多至十人，乃近時所增益。』

至夏歇班，曰『散班』。亂彈不散，曰『火班』。或各處土人集班，曰『土班』。

新班於廟中試演，曰『掛衣』，一曰『晾臺』。

團班之人，蘇州曰『戲螞蟻』，揚州曰『班攬頭』，或稱『戲包頭』。

周密齊東野語載吳郡、平原兩王家侈盛之事，云其家伶官、樂師，皆梨園國工。唱彈、擊拍，各有總之者，號爲『部頭』。每遇節序、生辰，則於旬日外依月律按試，名曰『小排當』。

南北曲

王驥德云：『曲之有南、北，非始今日也。關西胡鴻臚侍珍珠船引劉勰文心雕龍，謂：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於「飛燕」，始爲北聲；及夏甲爲東，殷整爲西。古四方皆有音，而今歌曲但統爲南、北，如擊壤、康衢、卿雲、南風，詩之二南，漢之樂府，下逮關、鄭、白、馬之撰，詞有雅、鄭，皆北音也；孺子、接輿、越人、紫玉、吳歈、楚豔，以及今之戲文，皆南音也。豫章左克明古樂府載：晉馬南渡，音樂散亡，僅存江南吳歌，荆、楚西聲。自陳及隋，皆以子夜歡聞前溪阿子等曲屬吳，以石城、烏栖、估客、莫愁等曲屬西。蓋吳音故統東南；而西曲則後之，人概目爲北音矣。以辭而論，則宋胡翰所謂：晉之東去，辭變爲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雜胡戎。以地而論，則吳萊氏所謂：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夷虜。以聲而論，則關中康德涵所謂：南辭主激越，其變也爲流麗；北曲主忼慨，其變也爲朴實。惟朴實，故聲有矩度而難借；惟流麗，故唱得宛轉而易調。吳郡王元美謂：南、北二曲，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爲國臣，而文、武異科。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淸峭柔遠。北字多

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辭情少而聲情多，南聲情少而辭情多。北力在絃，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此其大較。康北人，故差易南調，似不如王論爲確。』

徐渭云：『南戲始於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趙貞女、王魁二種實首之，故劉後邨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或云宣和間已濫觴，其盛行則自南渡，號曰「永嘉雜劇」，又曰「鶻伶聲嗽」。其曲則宋人詞而益以里巷歌謠，不叶宮調，故士夫罕有留意者。元初，北方雜劇流入南徼，一時靡然向風，宋詞遂絕，而南戲亦衰。順帝朝忽又親南而疎北，作者蝟興，語多鄙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題咏也。』

又云：『今之北曲，蓋遼、金北鄙殺伐之音，壯偉狠戾。武夫馬上之歌，而流入中原，遂爲民間之日用。宋詞既不可被絃管，南人亦遂尙此。上下靡風，淺俗可嗤。然其間九宮二十一調，則猶唐、宋之遺意也。特其止於三聲，而四聲已滅耳。至於南曲，又出北曲下一等，彼以宮調限之，吾不知其何取也。』

今曲流派

徐渭云：『今崑山以笛、管、琵琶按節而唱南曲者，字雖不應，頗相諧和，殊爲可聽，亦吳俗敏

妙之事。或者非之，以爲妄作，請問點絳唇、新水令是何聖人所作？』

又云：『今唱家稱「弋陽腔」，則出於江西，兩京、湖南、閩、廣用之；稱「餘姚腔」，出於會稽，常、潤、池、太、揚、徐用之；稱「海鹽腔」者，嘉、湖、溫、台用之。惟「崑山腔」止行於吳中，流麗悠遠出乎三腔之上，聽之最足蕩人，妓女尤妙此，如宋之嘌唱，即舊聲而加以泛豔者也。今宿倡曰「嘌」，宜用此字。隋、唐正雅樂，詔取吳人充子弟習之，則吳之善謳，其來久矣。』

徐大椿云：『北曲之西腔、高腔，梆子、亂彈等腔，此乃其別派，不在北曲之列。南曲之異，則有海鹽、義烏、弋陽、四平、樂平、太平等腔。至明之中葉，崑腔盛行，至今守之不失；其偶唱北曲一二調，亦改爲崑腔之北曲，非當時之北曲矣。』

祝允明云：『南戲出于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予見舊牒，有趙閎榜禁，頗著名目，如趙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以後日增，今遂遍滿四方，輾轉改益，蓋已略無音律、腔調。愚人蠢工，狗意更變，妄名如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崑山腔之類，趁逐悠揚，杜撰百端，眞胡說耳。』

葉子奇云：『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朝，南戲尚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

胡應麟云：『今王魁本不傳而傳琵琶。琵琶亦永嘉人作，遂爲今南曲首。然葉當國初著書，而云「南戲絕」，豈琵琶尚未行世耶？』

翟灝云：『南戲肇始，實在北戲之先，而王魁不傳，胡氏乃以王、關西廂爲戲文祖耳。今戲曲合用南北腔調，又始於杭人沈和甫，見鍾氏錄鬼簿。』

又云：『香祖筆記引樂郊私語云：「海鹽少年多善歌，蓋出於澉浦楊氏。其先人康惠公梓與貫雲石交善，得其樂府之傳。今雜劇中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家僮千指，皆善南北歌調，海鹽遂以善歌名浙西。」今俗所謂「海鹽腔」者，實發於貫酸齋，源流遠矣。』

李斗云：『戲有花、雅兩部，以備大戲祝釐。雅部卽崑山腔。花部爲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查岩門岐昌古鹽官云：『豔說長安佳子弟，熏衣高唱弋陽腔』。

又云：『秦腔并京腔之尤者，如滚樓、抱孩子、賣餑餑、送枕頭之類。』

越東人呼弋陽腔曰『調腔』，二字不見所出。及讀陶菴夢憶，云：『甲戌十月，攜楚生住不繫園。集者八人：南京曾波臣、東川趙純卿、金壇彭天錫、諸暨陳章侯、杭州楊與民、陸九、羅三、女伶陳素芝。余留飲。章侯爲純卿畫古佛，波臣爲純卿寫照，楊與民彈三弦子，羅三唱曲，陸九吹簫。與民復出寸許界尺，據小梧用北調說金瓶梅一劇，使人絕倒。是夜，彭天錫與羅三、與民串本腔戲，與楚生、素芝串調腔戲。章侯唱村落小歌，余取琴和之，牙牙如語。純卿跳身起，取其竹節鞭——重三十斤——作胡旋舞數纏，大噱而去。』『調腔』二字始見此。安樂山樵燕蘭譜云：『山西「勾腔」，似崑曲而音嘹亮，介乎「京腔」之間。』又云：『京班多「高腔」。自魏三變「梆子腔」，

盡爲靡靡之音矣。』又云：『蜀伶新出「秦腔」，卽「甘肅調」，名「西秦腔」。其器不用笙、笛，以胡琴爲主，月琴副之，工尺咿唔如語。旦色之無歌喉者，每借以藏拙。』金臺殘淚記云：『蜀伶「西秦腔」，始乾隆末歲，後徽伶盡習之。道光三年，御史奏禁。』又云：『亂彈，卽「弋陽腔」，南方又謂之「下江調」。謂「甘肅腔」曰「西皮調」。』李斗云：『句容以「梆子腔」，安慶以「二簧調」，弋陽以「高腔」，湖廣以「羅羅腔」。京腔用湯鑼不用金鑼，秦腔用月琴不用琵琶。』又云：『揚州「亂彈」以旦爲正色，丑爲間色。正色必聯間色爲侶，謂之「搭夥」。跳虫，又丑、淨之最貴者也。』

西曲

翟灝云：『南史徐勉傳：「武帝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賚勉。」通典：「梁有吳安泰善歌。後爲樂令，初改西曲，以別江南上雲樂。」樂府詩集謂：西曲歌於荆郢樊鄧之間，因其方俗，謂之西曲。按：今以山西所唱小曲曰西曲，與古絕殊，亦因其方俗有之。』

小曲

文選長笛賦云：『聽簉弄者，遙思于古昔。』注云：『簉弄，蓋小曲。』翟氏謂：漢樂府滿歌行等

篇，謂之大曲。小曲，當對大曲言之，非若今之小曲也。

宋王楙野客叢書載：陳伏知從軍五更轉曲，後敎坊以五更演爲五曲，爲街市唱。今小曲鬧五更、五更相思之類，知由來已久。

王驥德云：『小曲掛枝兒，卽打棗竿，是北人長技，南人每不能及。昨毛允遂貽我吳中新刻一帙，中如噴嚏、枕頭等曲，皆吳人所擬，卽韵稍有出入，然措意俊妙，雖北人無以加之，故知人情原不相遠也。』

沈德符云：『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浸淫日盛。自宣、正至化、治後，中原又行瑣南枝、傍粧臺、山坡羊之屬。李崆峒先生初自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爲可繼國風之後。何大復繼至，亦酷愛之。今所傳泥揑人及鞋打掛、熬鬏髻三闋，爲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自茲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紐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媟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眞可駭嘆！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詞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愛數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遼東三鎭傳來。今京師妓女，慣以此充絃索北調。其語穢褻鄙

賤，幷桑、濮之音，亦離去已遠。而羈人、游壻，嗜之獨深，丙夜開樽，爭先招致。而教坊所隸箏纂等色，及九宮十二則，皆不知爲何物矣。俗樂中之雅樂，尙不諧里耳如此，況眞雅樂乎！』

明錢希言遼邸紀聞云：『遼王雅工詩賦，尤嗜宮商。其自製小詞、艷曲、雜劇、傳奇，最稱獨步，有春風十調、唾窗絨、誤歸期、玉闌干、金丸弄丸記，皆極婉麗才情。薨後安置鳳陽，又編置賣花聲諸調百闋，流傳江表，含思淒楚，不減南唐後主「春意闌珊」。至今章華臺前老妓，半是流落宮人，猶能彈出箜篌絃上，一曲伊州淚萬行也。』按：此當爲漸變今日小曲之始。

李斗云：『小唱以琵琶、絃子、月琴、彈板合動而歌，最先有銀絞絲、四大景、倒板漿、剪靛花、吉祥草、倒花籃諸調，以劈破玉爲最佳。有黎殿臣者，善爲新聲，至今效之，謂之「黎調」，亦名跌落金錢。又有到春來，亦謂之木蘭花。以下河土腔唱剪靛花，謂之「網調」。近來羣尙滿江紅、湘江浪，皆本調也。又有京舵子、起字調、馬頭調、南京調，於小曲中加引子、尾聲，如王大娘、鄉里親家母諸曲。又有以傳奇中牡丹亭、占花魁之類譜爲小曲者，皆土音之著者也。』

山　歌

明崑山陸容云：『吳中鄉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個合梳頭。大個梳做盤龍髻，小個梳做楊籃頭。」不知何意。朱廷評樹之嘗以問予，予思之，翌

曰，報云：「此歌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趣向稍異，則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如是觀可乎？」樹之云：「君之穎悟，過我矣！作如是觀。」此山歌第一曲也。』菽園雜記。

陸務觀老學庵筆記載『小娘子，葉底花，無事出來喫盃茶』之曲，以爲竹枝之類。今之山歌似之。

翟灝云：『湘山野錄：「吳越王大陳鄉飲，高揭呈喉，唱山歌以見意。」水東日記云：「吳人耕作或舟行之勞苦，多作謳歌以自遣，皆名山歌。其中亦有可爲警勸者。」按今又有秧歌，本饁婦所唱也，武林舊事元夕舞隊之「村田樂」即此。江、浙間雜扮諸色人跳舞，失其意，江北猶存舊風。』

陶眞

翟灝云：『堯山堂外紀：「杭州瞽女唱古今小說、評話，謂之『陶眞』。」七修類稿作「淘眞」，起處每曰「太祖、太宗、眞宗帝，四祖仁宗有道君」。蓋始宋時也。姜南洗硯雜錄：「翟存齋詩：『陌頭盲女無窮恨，能撥琵琶唱趙家』。今瞽者彈琵琶演說小說以覓衣食，蓋自昔如是。」』夢粱錄有女流鼓板，想亦其屬。

阮葵生云：『盲女琵琶，元時已有之，至今江淮尤甚。近年亦多少年游閒者藉以佐酒消遣，不異青樓。吾鄉楊幼鳧廣文，年七十，致仕回里，飢餓不能出門戶。後羣盲日造其門，資其飲饌，鈎籠蠻猛，窮極豐腆，人不解其故。久之，知廣文以歌曲擅長，多取耳聞目見之事，演爲彈詞，新

聲倚調。盲女以先得者聲價頓高，廣文遂藉以娛老。翟存齋詩：「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放翁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盲女、瞽男，由來舊矣。』

汪汲云：『猗覺寮雜記：「彈曲起於唐懿宗時。曹確傳云：『優人李可及能新聲，自度曲，號爲「拍彈」。』」』

方外畸人相思鏡彈詞序例云：『彈詞始於北宋安定郡王趙德麟，按唐元微之會眞記，撰商調蝶戀花十二章，號「鼓子詞」，俾歌工彈唱，已倡其端；至金章宗朝，董解元變詞爲曲，亦按會眞作西廂記，科白互施，厥體乃備；元王伯成有開元天寶遺事，皆搊彈本也。自後南北曲盛行，斯道遂廢。近世沈元英工此，遺詞命韻，能備取長短句體。玆詞惟取鷓鴣天爲式，取便歌口；韻，必以中原爲式。』

連廂

毛奇齡曰：『金作清樂，仿遼時大樂之製，有所謂「連廂詞」者，帶唱帶演。以司唱一人，琵琶一人，箏一人，笛一人，列坐唱詞，而復以男名「末泥」女名「旦兒」者，隨唱詞作舉止，如「參了菩薩」，則末泥祗揖，「只將花笑撚」，則旦兒撚花之類。北人至今謂之「連廂」，曰「打連廂」、「唱連廂」，又曰「連廂搬演」。大抵連四廂舞人而演其曲，故云然。先司馬從甯庶人處得其例。』

梁廷枏云：『古人歌者舞者各自爲一，兩不照應。至唐人柘枝詞、蓮花鏇歌，則舞者所執，與歌人所歌之詞，稍有相應矣，猶羌無故實也。至宋趙令畤作商調鼓子詞譜西廂傳奇，始有事實矣，然尚無演白也。至董解元作西廂搊彈詞，曲中夾白，搊彈念唱，統屬一人，然尚未以人扮演也。金人仿遼大樂之製而作清樂，中有「連廂詞」，則扮演有人矣，猶然司舞者不唱，司唱者不舞也。至元曲則歌舞合於一人，然一折自首至末，皆以其人專唱，非正末則正旦，唱者爲主，而白者爲賓，連廂之法未盡變也。今之雜色上塲，無不可唱，此實起于元末明初，其由來亦已久矣。』

齣

徐渭云：『高則誠琵琶有第一齣、第二齣，攷諸韵書，並無此字，必「齣」之誤也。牛食吞而復吐曰「齣」，似優人入而復出也。』

翟灝云：『齣，音「筍」，又音「師」，無讀作「折」音者。豈其字形旣誤而音讀亦因之誤耶？』

按：元人劇俱作『折』。明人有作『摺』者，有作『出』者，義俱通。

賓白

徐渭云：『唱爲主，白爲賓，故曰賓白，言其明白易曉也。』

翟灝云：『菊坡詩話云：「北曲中有全賓、全白。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西河詞話云：「元曲唱者祗一人。若他雜色人，入第有白而無唱，謂之『賓白』。賓與主對，以說白在賓，而唱者自有主也。」』

科介諢

徐渭云：『科者，相見作揖、進拜舞蹈、坐、跪之類，身之所行，皆謂之「科」。今人不知，以諢爲科，非也。介者，今戲文於科處皆作「介」，蓋書坊省文，以科字作介字，非科、介有異也。諢者，於唱白之際，出一可笑之語，以誘坐客，如水之渾渾也，切忌鄉音。』

翟灝云：『遼史伶官傳：「打諢的不是黃幡綽。」道山淸話：「劉貢父言：『每見介甫字說，便待打諢。』」古今詩話：「山谷云：『作詩如雜劇，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石林詩話：「東坡繁懣割愁之語，大是險諢，何可屢打。」』按：唐書元結傳：『諧官、顛臣，怡愉天顏。』李栖筠傳：『賜百官宴曲江，敎坊倡顛雜侍。』呂氏童蒙訓云：『顛，卽「諢」字。』李肇國史補云：『顛語，始自賀蘭廣、鄭涉。』

汪汲云：『優伶打顛，亦起於唐。李栖筠爲御史大夫。故事，曲江賜宴，敎坊倡顛雜侍，棲筠以任風憲不往，臺遂以爲法。顛，力困切，弄言也。』

鬼門

柯九思云：『构肆中戲房出入之所，謂之「鬼門道」。言其所扮者皆已往昔人，出入於此，故云「鬼門」。愚俗無知，以置鼓於門，改爲「鼓門道」，後又訛而爲「古」，皆非也。蘇東坡有詩云：「搬演古人事，出入鬼門道。」』

何焯云：『定遠詩：「牛口定場先。」錢遵王云：「鬼門，謂之牛口。」惜未詳其出處。』

開場

徐渭云：『宋人凡勾闌未出，一老者先出，夸說大意以求賞，謂之「開呵」。今戲文首一出，謂之「開場」，亦遺意也。』

打箱

徐渭云：『以別技求賞也。』

今樂考證

緣起

樂府渾成譜目

王驥德云：「予在都門日，一友人攜文淵閣所藏刻本樂府大全（又名樂府渾成）一本見示，蓋宋、元時詞譜。卽宋詞，非曲譜。止林鍾商一調，中所載詞至二百餘闋，皆生平所未見。以樂律推之，其書尙多，當得數十本。所列凡目，亦世所不傳。所畫譜，絕與今樂家不同。有卜算子、鵲橋仙、摸魚兒、西江月等，皆長調，又與詩餘不同。有嬌木笪，則元人曲所謂喬木查，蓋沿其名而誤其字者也。中佳句有「酒入愁腸，誰信道都做淚珠兒滴」，又「怎知道恁地憶再相逢，瘦了纔信得」，皆前人所未道。以是知詞曲之書，原自浩瀚。卽今曲，當亦有詳備之譜，一經散逸，遂幷其法不傳，殊爲可惜！今列主目並譜於後，以存典刑一班。

「林鐘商目——隋呼歇指調。

婿聲　品有大品小品　歌曲子　唱歌　中腔　踏歌

引　三臺　傾盃樂　慢曲子　促拍　令　序

破子　急曲子　木笪　丁聲長行　大曲　曲破

婿聲譜

一乚ヲク乃

小品譜

一フ乚ヲク厶乚一マフ乚ㄋ巧夕ク一乚巧乃

正秋氣淒涼鳴幽砌向枕畔偏惱愁心盡夜苦吟

又

一乚巧乃フ乚ㄋク巧乚一マ乚ヲフク乃一乚巧乃

戴花彈酒酒泛金尊花枝滿帽笑歌醉拍手戴花彈酒」

北虜達達樂曲

陶宗儀云:『達達樂器,如箏、纂、琵琶、胡琴、渾不似之類,所彈之曲,與漢人曲調不同。

大曲

哈八兒圖　口溫　也葛倘兀　畏兀兒

閔古里　起土苦里　跋四土魯海　舍舍弼

搖落四　蒙古搖落四　閃彈搖落四一本作「門彈」。

阿耶兒虎　桑哥兒苦不丁江南謂之「孔雀雙手彈」。

答剌一本作「答罕」，謂之「白鴿雀雙手彈」。　阿廝闌扯弼「四謠曲雙手彈」。一本此曲入小曲目。

苦只把共「呂絃」。一本作「品絃」。把共二字，一本作「把失」。

小曲

哈兒火失哈赤「黑雀兒叫」。　阿林捺「花紅」。

曲律買　者歸　洞洞伯　牝疇兀兒

把擔葛失　削浪沙　馬吞一本作「馬哈」。

相公　仙鶴　阿丁水花一本作「阿下水花」。

回回曲

伉俚一本作「伉里」。　馬里某當當　清泉當當

工尺

宋樂書云：『黃鐘用合字，大呂、大蔟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鐘用凡字，中呂用上字，甤賓用勾字，林鐘用尺字，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夾鐘清用五字。又有陰陽及半陰、半陽之分。』而遼世大樂，各調之中，度曲協律，其聲凡十，曰：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

沈德符云：『五、凡、工、尺十字，近十二雅律，於律呂各缺其一，以爲猶之雅音之不及商也。可見宋、遼以來，此調以爲之祖。』

唐琵琶錄以『合』字定宮絃，則工尺之譜，不始於宋也。

沈括筆談云：『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高于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鐘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大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夾鐘，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鐘，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鐘，〇〇〇黃鐘清，高凡字爲大呂清，下五字爲太簇清，高五字爲夾鐘清。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

方成培云：『燕樂新書字義：合下黃鐘。四下大呂、太簇。一下夾鐘、姑洗。工下夷則、南呂。凡下無射、應鐘。

上仲呂。勾蕤賓。尺林鐘。六黃鐘清。下五大呂清。上五太簇清，當作「五」。緊五夾鐘清。按：此古今譜法，宋樂志、朱子大全集並同，惟白石道人歌曲所載小異——太簇清用「五」字，不用「上五」，此字當從白石；夾鐘清用「一五」字，則剞劂之譌也，當是「上五」，上字訛爲「一」耳。「上五」，即「緊五」。

宋樂俗譜：

ム合，黃鐘。　マ四，下大呂。　マ四，上太簇。　ン一，下夾鐘。

ニ一，上姑洗。　マ上，仲呂。　ム勾，蕤賓。　ム尺，林鐘。

フ工，下夷則。　フ工，上南呂。　リ下凡，無射。　リ凡，應鐘。

久六，黃鐘清。　ㄗ下五，大呂清。　ㄗ上五，太簇清。　□緊五，夾鐘清。缺。

今世俗樂字譜：

合　四　乙　上　尺　工　六　五　亿　仕　伬　仜

方以智云：『合字音似「呵」，四字似「思」，一字似「伊」，尺字似「扯」，六字音「靈悠切」，凡字音似「翻」，高凡字似「泛」，五字音「烏」：即今簫、管七調諸法也。』又云：『以笛列七，則尺、上、乙、五、六、凡、工也。尺生六，六生上，上生凡，凡生乙，乙生工，工生五，五生尺。輕之重之，如十六鐘加清聲，謂之寄聲、半聲；此則可高可低，六字即

有合字，五字卽有四字。每一調則閉二字，如閉凡、上二字則爲「平調」，閉凡、乙二字則爲「正調」，閉五、尺二字則爲「梅花調」，閉六、尺二字則爲「絃索調」，閉五、工則爲「淒涼調」，閉乙、工則爲「背工調」，閉上、六則爲「子母調」。北調則徵犯之，名曰「犯」。』

方中通云：『七調者，淒涼調、凡字調、背工調、正宮調、乙字調、梅花調、頂調也。十三調者，黃鐘調、正宮調、大石調、小石調、仙呂調、中呂調、南呂調、雙調、越調、商調、商角調、般涉調、子母調也。以高下分調者，直調也；以曲名分調者，橫調也。而不離乎五音。故簫笛南曲，隔五必合，如合四上尺工六五，而合與六同孔，四與五同孔也。用乙字、凡字，則成北調矣。然調中之高下，亦有直、有橫，如合與六，四與五，本一孔而因氣之緩急分高下者，此橫高下也；正宮之四卽乙調之合，乙調之四卽梅花之合，本一字而因孔之升降分高下，此直高下也。』

又云：『今之七調，自極低以至極高，計十九字。然於高工字之上，亦多不用。故最下爲凡字調所用，止十三字：合、四、乙、上、尺、工、凡、六、五、亿、仩、伬、仜是也。漸而升之，則每高一調。低除一字，高增一字也。簫、笛六孔，爲六調，後一孔與前之中一孔相合，又成一調，故爲七調也。南曲遇乙、凡字皆閉，用則應北曲矣。』

翟灝云：『工尺譜，卽朱子所謂「半字譜」也。古作樂譜者，初以△□形狀爲識，如禮投壺篇魯鼓、薛鼓之法。尋以音調各出二文，未足于用，乃卽二文增損，乘積用之。如工者，コ也；上者，

匚也；尺者，只也；合者合也；四者，罒也；六者，厺也；五者，𠫔；乙者，上文向上波也；凡者，尺文向上波也。諸文本無音韻、義理，且并非字，學者因其形似而強讀之爲字也。呂種玉言鯖據宋人詞話有「理會五凡工赤上」語，謂工尺乃「公赤」之訛，不知彼乃訛耳。』梁廷枏云：『工尺四上，樂之聲也，而不知其字已見於楚詞大招，云工尺字譜「四上競氣」，則來歷已久矣。』本談星符說。

砌末行頭

翟灝云：『元雜劇，凡出場所應有持設、零雜，統謂「砌末」，如東堂老以銀子爲砌末，兩世姻緣以鏡、畫爲砌末，灰闌記以衣服爲砌末，楊氏勸夫以狗兒爲砌末，度柳翠以月兒爲砌末。今都下戲園，猶有「開砌末」之語。』

王驥德云：『嘗見元劇本，有於卷首列所用部色名目，并署其冠服、器械，曰某人冠某冠、服某衣、執某器，最詳；然其所謂冠服、器械名色，今皆不可復識矣。』

李斗云：『戲具謂之「行頭」，分衣、盔、雜、把四箱。衣箱中有「大衣箱」、「布衣箱」之分。「大衣箱」，文扮則富貴衣——即窮衣，五色蟒服，五色顧綉披風，龍披風，五色顧綉青花，五彩綾緞襖、褶，大紅圓領，辭朝衣，八卦衣，雷公衣，八仙衣，百花衣，醉楊妃，當場變，補套

藍衫，五綵直擺，太監衣，錦緞敞衣，大紅金梗一樹梅道袍，綠道袍，石青雲緞掛袍，青素衣，袈裟，鶴氅，法衣，鑲領袖雜色夾緞袄，大紅雜色紬小袄；武扮則扎甲，大披掛，小披掛，丁字甲，排鬚披掛，大紅龍鎧，番邦甲，綠蟲甲，五色龍箭衣，背褡，馬褂，劊子衣，戰裙；女扮則舞衣，蟒服，襖、褶，宮裝，宮褡，採蓮衣，白蛇衣，古銅補子，老旦衣，素色老旦衣，梅香衣，水田披風，採蓮裙，白綾裙，帕裙，綠綾裙，秋香綾裙，白繭裙；又男、女襯褶衣，大紅褲，五色顧繡袴，棹圍，椅披，椅墊，牙笏，鸞帶，絲線帶，大紅紡絲帶，紅藍絲綿帶，絲線帶，絹線腰帶，五色綾手巾，巾箱，印箱，小鑼，鼓、板，絃子，笙，笛，星，湯，木魚，雲鑼。「布衣箱」則青海衿，紫花海衿，青箭衣，青布掛，印花布棉袄，敞衣，青衣，號衣，藍布袍，安安衣，大郎衣，斬衣，宗色老旦衣，漁婆衣，酒招，牢子帶。「盔箱」，文扮：平天冠，堂帽，紗貂，圓尖翅，尖尖翅，葷、素八仙巾，汾陽帽，諸葛巾，判官帽，不論巾，老生巾，小生巾，高方巾，公子巾，淨巾，綸巾，秀才巾，蛞聊巾，圓帽，吏典帽，大縱帽，小縱帽，皁隸帽，農吏帽，梢子帽，回回帽，牢子帽，涼冠，涼帽，五色氊帽，草帽，和尚帽，道子冠；武扮：紫金冠，金紮鐙，銀紮鐙，水銀盔，打仗盔，金銀盔，二郎盔，三義盔，老爺盔，周倉帽，中軍帽，將巾，抹額，過橋，勒邊，雉雞毛，武生巾，月牙金箍，漢套頭，青衣紮頭，箍子冠；子女扮：觀音帽，昭容帽，大、小鳳冠，妙常巾，花帕紮頭，湖縐包頭，觀音兜，漁婆纈，梅香絡，翠頭，髻，銅餅子簪，銅

萬卷書，銅耳挖，翠抹鬠，蘇頭髮及小旦簡粧。「雜箱」，鬍子則白三髯，黑三髯，蒼三髯，白滿髯，黑滿髯，蒼滿髯，虬髯，落腮，白吊紅，紅飛鬢，黑飛鬢，紅黑飛鬢，辮結，一撮，一字；靴箱則蟒襪，粧緞棉襪，白綾襪，皁緞靴，戰靴，老爺靴，男大紅鞋，雜色綵鞋，滿幫花鞋，綠布鞋，踾場鞋，僧鞋；旗包則白綾護領，粧緞紥袖，五色紬繳。連幌腰子，小絡斗，連幌幌子，人車，搭旗，背旗，飛虎旗，月華旗，帥字旗，清道旗，精忠衞國旗，認軍旗，雲旗，水旗，蜘蛛網，大帳前，小帳前，布城，山子；又加官臉，皁隸臉，雜鬼臉，西施臉，牛頭，馬面，獅子全身，玉帶，數珠，馬鞭，拂塵，掌扇，宮燈，摺疊扇，衭扇，五色串枝，花鼓，花鑼，花捧槌，大蒜頭，勑印，虎皮令箭架，令牌，虎頭牌，文書，鏰，硯，籤，筒，梆子，手靠，鐵鍊，招標，撕髮，人頭草，鸞帶，燭臺，香爐，茶、酒壺，筆硯，筆筒，書，水桶，席，枕，龍劍，掛刀，短把子刀，大鑼，鎖哪，啞叭，號筒。「把箱」則鑾儀、兵器備焉。至琵琶記請郎、花燭用紅全堂，風木餘恨用白全堂，長生殿用黃全堂，三國志用綠蟲全堂。有十二月花神衣，價至萬金者；一齣北餞，十一條通天犀玉帶者；燈戲點三層牌樓，二十四燈者：又各極其盛矣。」

傀儡

王棠云：『魁櫑本喪家樂，漢時嘉會用之。唐時窟儡子（一作窟櫑子），唐戲之首舞也，卽傀儡

是也。漢高困平城，陳平秘計造木偶人，用機關舞於陣間，樂家翻爲戲。顏氏家訓曰：「古有禿人名郭，好詼諧戲謔，今云傀儡郭郎。」』

汪汲云：『傀儡，北齊後主高緯尤所好。』

翟灝云：『顏氏家訓云：「俗名傀儡爲『郭禿』。風俗通謂諸郭皆諱禿，當是前代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調戲，故後人爲其象耳。」西河詞話云：「宮戲本水傀儡，其製用偶人立板上，浮大池面，用屏障其下，而以機運之。杖頭傀儡，以人持其足，俗謂之『捏脚掘』。懸絲傀儡，俗謂之『提線掘』。」』

大小全棚傀儡（武林舊事）

查查鬼查大。	李大口一字口。	賀豐年	長瓠歛長頭。
兎吉兎毛大伯。	吃遂	大憨兒	麤妲
麻婆子	快活三郎	黃金杏	瞎判官
快活三娘	沈承務	二臉膜	貓兒相公
洞公觜	細妲	河東子	黑遂
王鐵兒宋刻『王鈌兒』。		交椅	夾棒宋刻『捧』。
屛風	男女竹馬	男女杵歌	大小斫刀鮑老

交衮鮑老　子弟清音　女童清音　諸國獻寶
穿心國入貢　孫武子教女兵　六國朝　四國朝
遏雲社　緋綠社　胡安女宋刻無『安』字。
鳳阮嵇琴　撲胡蝶　回陽丹　火藥宋刻『大藥』。
瓦盆鼓宋刻無『盆』字。　焦鎚架兒　喬三教
喬迎酒　喬親事　喬樂神馬明王。　喬捉蛇
喬學堂　喬宅眷　喬象生　喬師孃
獨自喬　地仙　旱划船　教象
裝態　村田樂　鼓板　踏橇宋刻『踏蹺』。
撲旗　抱鑼裝鬼　獅豹蠻牌　十齋郎
耍和尚　劉衮　散錢行　貨郎
打嬌惜

其品甚夥，不可悉數。首飾、衣裝，相矜侈靡；珠翠、錦綺，眩耀華麗。如傀儡、杵歌、竹馬之類，多至十餘隊。十二、十三兩日，國忌禁樂，則有裝宅眷，籠燈前引，珠翠盛飾，少年尾其後，訶殿而來，卒然遇之，不辨其僞。及爲喬經紀人以資一笑者，尤多也。此條可删。

按：武林舊事『天基聖節樂次』有傀儡羣仙會、傀儡舞鮑老、踢架兒盧逢春等六人。又諸色伎藝人，有懸絲傀儡、杖頭傀儡、藥發傀儡、肉傀儡、水傀儡。

舞

沈括筆談云：『柘枝舞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舞必盡日。寇萊公好之。今遇一萊公舊妓，云：「當時尙有數十遍，今日所舞十不得二三，惜無傳之者。」』

周密癸辛雜識云：『予嘗得故都德壽宮舞譜二大帙，其中皆新製曲，多妃嬪諸閤所分進者。所謂譜者，其間有所謂：

左右垂手

雙拂　抱肘　合蟬　小轉　虛影　橫影　稱裹

大小轉攛

盤轉　叉腰　捧心　叉手　打場　攙手　鼓兒

打妃央場

分頸　回頭　海眼　收尾　豁頭　舒手　布過

鮑老掇

對窠　方勝　齊收　舞頭　舞尾　呈手　關賣

掉袖兒

拂　躦　綽　覷　掇　蹬　焌

五花兒

踢　掩　刺　攧　繫　搠　捽

雁翅兒

靠　挨　拽　捺　閃　纏　提

龜背兒

踏　儹　木　摺　促　當　前

勤出蹄

擺　磨　捧　拋　奔　擡　撅』

沈德符云：『頃在梁溪鄒彥吉家觀舞，因論：「此婦人盤中、掌上之道耳。乃古人之舞，不傳久矣。古有鞞舞、盤舞、鐸舞、巾舞，固絕不知何狀；即最後如唐太宗七德舞、明皇之龍池舞及霓裳羽衣之舞，在宋已亡。然古人酒歡起舞多男子。如唐楊再思之高麗舞、祝欽明之八風舞，則大臣亦爲之；安祿山之胡旋舞、僕固懷恩爲宦官駱奉仙舞，則邊帥亦爲之；若和哥起舞與張存業求

纏頭，則儲君亦爲之矣。唐開成間樂人崇胡子能軟舞，其舞容有大垂手、小垂手、驚鴻、飛燕、婆娑之屬，其腰支不異女郎，則知唐末已全重婦人；而唐時教坊樂又有垂手羅、迴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麞、拂林、大渭州、達摩叉之屬謂之「健舞」，又不專用女郎也。宋時宗廟朝享之外，亦用婦人，其所謂女童隊、小兒隊、教坊隊者，已彷彿今世；至金、元，益不可問。今之學舞者，俱作汴梁與金陵，大抵俱軟舞，雖有南舞、北舞之異，然皆女妓爲之，即不然亦男子女裝以悅客，古法澌滅，非始本朝也。至若舞用婦人，實勝男子。彼劉、項何等帝王，尚戀戚、虞之舞。唐人謂教坊雷大使舞極盡工巧，終非本色，蓋本色者，婦人態也。」鄒深是余言。』

翟灝云：『字舞，舊唐書音樂志：「上元聖壽樂，武后作也，舞者百四十人，行列必成字，十六變而畢。有『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字。」樂錄：「舞人亞身於地而成字，謂之『字舞』。」王建宮詞：「每遇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按：今劇場中擺列爲「天下太平」等字，乃其具體。』

王棠云：『嘗聞孔廟祭丁時，奏樂舞「大哉孔子」四字，初謂事不經，以爲近于兒戲。後讀王建宮詞，知舞字之制，由來已久。』

武林舊事『天基聖節排當樂次』有舞頭、舞尾、舞綰壽星。其祗應人色有舞旋色。

舞燈唱喜遷鶯『人間歡樂』詞，每人花燈二，上場一十二人，應節盤旋，頗怵心目。其法有三十六變，今列其目云。

第一、雙龍交會　第二、紗帽翅
第三、倒連環　第四、錦卍字
第五、四象生八卦　第六、四營圍纛
第七、陰陽偶　第八、步步上天梯
第九、三台案　第十、玉交枝
第十一、雁行斜　第十二、錦屏風
第十三、太極混元　第十四、銀鉸絲
第十五、三仙臺　第十六、孔雀南飛
第十七、鞓紅滾　第十八、鴛鴦陣
第十九、尹邢避面　第二十、雙帶圍
第二十一、水晶簾　第二十二、喜重重
第二十三、野兒滾　第二十四、琉璃輪
第二十五、四照花　第二十六、握奇營

第二十七、步步金蓮　第二十八、戟門開

第二十九、香毬滾　第三十、錦纏道

第三十一、五色祥雲　第三十二、方勝

第三十三、兩儀一氣　第三十四、三合圖

第三十五、火龍戲海　第三十六、滿地金錢

說書

翟灝云：『古杭夢遊錄：「說話有四家：一、銀字兒，謂煙粉、靈怪之事；一、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一、說經，謂演說佛書；一、說史，謂說前代興廢。」武林舊事百戲社，小說爲「雄辯社」。按：今俗謂之「說書」。說書字見墨子耕柱篇：「能談辨者談辨，能說書者說書。」然所言與今事別。』

武林舊事所載：書會李霜涯等六人，演史喬萬卷等二十三人，說經、諢經長嘯和尚等十七人，小說蔡和等五十二人，說諢話一人。

李斗云：『評話盛於江南，如柳敬亭、孔雲霄、韓圭湖諸人，屢爲陳其年、余淡心、杜茶村、朱竹垞所賞鑒；次之季麻子平詞，爲李宮保衞所賞；人參客王建明聾後工弦詞，成名師；顧翰章次

之；紫溂溂弦詞，蔣心餘爲之作古樂府：皆其選也。大鼓書始於漁鼓簡板說孫猴子，化以單皮鼓、檀板，謂之「段兒書」；後增弦子，謂之「靠山調」。』

宋人說書本目

燈花婆婆　種瓜張老
紫羅蓋頭　女報冤
風吹轎兒　錯斬崔甯
山亭兒　西湖三塔
馮玉梅團圓　簡帖和尚
李煥生五陣圖　小金錢
宣和遺事四卷　烟粉小說四卷
奇聞類記十卷　湖海奇聞二卷

樂器

方以智通雅云：『唐之杖鼓曰兩杖鼓者，兩頭皆用杖；今之杖鼓，一頭以手拊之，則唐之漢震第二鼓也。明皇、宋開府皆善此鼓，其曲多獨奏，如鼓笛曲是也。今時杖鼓，當時只是打拍，鮮有專

門獨奏之妙。古曲悉皆散亡。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於交趾，乃杖鼓曲也。炎或作「鹽」，今杖鼓中有炎杖聲。或曰：「大樂之鼓，無繁滚但用一稚，此用二椎，故曰兩杖鼓，與拍鼓呼杖鼓者異。」今時鼓版，專以襯節。』

又云：『「元宗好羯鼓，而寧王善吹笛。帝嘗稱：「羯鼓，八音之領袖。」蓋本兩杖鼓。其曰答臘鼓，則龜茲鼓也。毛員鼓，天竺伎也。筆談曰：「羯鼓曲，今惟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蟬、滴滴泉。」」』

沈括夢溪筆談云：『「元稹連昌宮詞有「逡巡大遍涼州徹」，所謂「大遍」者，有序、引、歌、䬉、嗺、哨、催、顛、衮、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數十解，每解有數疊者，裁截用之，則謂之「摘遍」。今人大曲，皆是裁用，悉非大遍也。」』論鼓一條。

又曰：『「打斷」，宋街市鼓曲也，一名「太平鼓」。吳曾曰：「崇甯、大觀以來，內外街市，鼓笛拍版，名曰『打斷』。至政和初禁之，民間改爲『太平鼓』。」又曰「通同部鼓」。江古心宣政雜錄言「臻蓬蓬鼓」。今北京臘正，小兒皆以棉裹梐擊鐵環太平鼓，無笛、拍。』

又云：『鉦即鐃，形圓，如銅鑼。宋志曰：「鉦，如大銅疊，南蠻之器也。」』

又云：『劉淵曰：「鈔鑼，銅器。」樂書有銅鑼，自後魏宣武以後好北音，胡笛、羯鼓、銅鈸、打沙羅，其音原出西域。笛音「常式切」。』

通鑑：『黃帝命岐伯作神鉦。』內傳：『玄女請帝制鉦鐃以擬雹之聲。』通鑑音釋：『今之銅鑼，是其遺制。』

雲麓漫鈔曰：『今人呼洗爲「沙鑼」，又曰「厮鑼」。近代賜契丹、西夏使人，皆用此語。究其說，軍行不暇持洗，以鑼代之。』習以此說附會。蓋中原人以擊鑼爲篩鑼，東南方亦有言之者。篩、沙音相近，篩又爲厮，又小轉也。書傳曰：『養馬者爲厮。所執之鑼爲洗，曰厮鑼。』以鑼爲洗，正如秦、漢用刁斗可以警夜，又可以炊飯，取其便耳。宋志：駕前皆捧厮鑼。元志作水礶厮鑼。南宋市肆記亦言：『酒器沙鑼水盆，以金銀爲之。』卽如今之銅面盆也。

又云：『丁當，鉦也，讀如「丁令」，因作「叮嚀」。通爲「眞泠丁東」。一作「丁當」。丁當本口語，故作叮嚀，以是名錚，取其聲也，猶鐵馬名曰「丁當」，玉珮亦曰「丁當」，或作「叮噹」。或曰：「語叮囑曰『丁寧』，本此。」莊子「眞泠」，更曰之「眞泠」，卽丁寧也。丁東，聲也，珮聲、弦聲皆稱之。又作「丁當」者，蓋東、當二音，古通用也。詩「小東大東」，叶「可以履霜」，「空」亦如「匡」可證。』

又云：『銅鈸，今之鐃鈸也。廣韻但言鈴鈸，不知其詳。銅鈸乃南齊穆士素所造，其圓數寸。大者出於扶南、高昌、疎勒之國，其員數尺，隱起如浮漚，以韋貫之，相擊以和樂。釋書有之。唐燕樂曲有銅鈸相和之樂，銅鈸謂之銅盤。司馬承禎製元眞道曲、大羅天曲有鏡鈸，蓋其小者。今

亦用以節樂，或謂之「草子」，或謂之「鋪鈸」。』

（通典：『銅鈸，亦謂之「銅盤」。』）

（鐵、鈸、星、鐃四字，見夢憶。）

又云：『狐卽笳，唐之銅角，是其遺也。仗有大鼓、長鳴。長鳴，今時之號通也，口員而長，如竹筒，一尺五寸，又有小柄空管，從筩中抽出吹之。晉卽有鳴葭，葭卽笳。應劭鹵簿圖有騎執笳，鈲卽笳。或謂：其始似葭管，後以銅作。大觱篥，恆元製，龍角，所謂銅角也，今俗云喇叭、鎖哪。直口曰號通，轅門吹角十二疊是也。今制有畫角，在前又有大銅角、小銅角。胡儼言曹子建製角曰：「爲君難，爲臣難難又難，」不知何所本。』

又云：『將于，淳于之類也。北海郡有淳于縣，春秋淳于公國在此縣，因以爲氏。其實本樂器名，圓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淳因作錞，周禮「鼓人以金錞和鼓」，卽此。南齊始興王鑑傳有十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後周自蜀得之，斛斯徵曰：「此淳于也。」依干寶周禮，製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周禮疏曰：「錞于之名，出於漢大予樂官。」按：晉語趙宣子曰：「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吳語：「鳴鐘鼓、丁寧、錞于。」五代後周有將于，其錞于之類乎？形似瓦缶，以簴縣之。宋時虢州上古鐘，董通以爲淳于，故考擊不受，而無擊隧也。當音「敦于」。』

又云：『琵琶本借「枇杷」，轉爲「鼙婆」，或作「擘𨊥」、「桅𨊥」。一名「國腹」。說文止有「枇杷」字，借當樂器，遂作「琵琶」，一名「鼙婆」，卽琵琶聲之轉也。趙凡夫以爲當用「擘𨊥」，又作「桅𨊥」，其可笑者，在竟改唐人詩字也。字有俗而通者，琵琶是也，又安知非說文之漏失乎？推手曰琵，却手曰琶。傅玄琵琶序云：「漢送烏孫公主起。」杜摯以爲秦長城之役，百姓絃鞉而鼓之。蓋秦與琵琶合奏也。王元美：「琵琶有小、大忽雷。」按：南部新書曰：「韓晉公入蜀，伐奇樹，堅緻如紫石。匠曰：『爲胡琴槽，他木不可並。』遂爲二琴：大曰大忽雷，小曰小忽雷。後獻德皇。」晦伯編入琴類，已非；而元美以爲琵琶，或後凡樂器之有槽軫者皆借稱之耶？琵亦音「擘」，容齋引樂天「忽聞水上琵琶聲」爲證，古詩何拘耶？紀事載宣宗弔白居易律詩云：「童子解吟長恨曲，䊷兒能唱琵琶篇。」此知唐人有「擘琵」之音。』

又云：『洞簫本是筒簫。說文：「筒，通簫也，徒弄切。」簫本編排而成，形象鳳尾，曰「鳳簫」，爾疋所謂言也。後加作簹筒，乃單竹，故曰「通簫」，後乃通作洞簫。王子淵作洞簫賦。』

（沈括云：『鼓吹部有拱辰管，卽古之叉手管，太宗賜以今名。』）

（笙必恆焙，簀煖則字正而清。越謂之『龍笙』。）

又云：『唐之管色，猶古之鐘均也。古有一弦之均，以均衆聲。唐賀懷智琵琶譜一冊，其序曰：

「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鍾、太簇、林鐘宮聲，弦中彈不出，須管色定弦。餘八十一調，卽以此三調爲準。」管色猶均聲，以爲相合之準。今之調琴，須先用管色合字定宮，乃以宮弦下生徵，徵弦生商。上下相生，終于少商。凡下生者，高二弦，上生者高一弦取之，凡弦聲皆當如此。古人仍須以金石爲準，商頌「依我磬聲」是也。今之彈三弦者，初亦使人吹簫定弦，散彈小弦以合簫，中伊字，然後定軫，可以合和。合字音近于「葛」，詞隱所云「輪過高徵，則其字頭低出之聲，簫管合和不着，曰『孥』，曰『賣』，正所謂合曲也。」』

又云：『有雅笛，有羌笛。周禮：「笙師，掌敎羌笛。」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注「七孔，長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太常鼓吹部中之橫吹也。今三禮圖正橫設而有五孔，此雅笛也。後乃增爲六，又增爲七。』

又云：『吹脣，卽所謂「嘂」也。嘂卽「叫」字，集韻又作「噭嘂」，或以土爲之。今人以口作聲曰「叫」亦謂之「肉笛」。莊子「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北魏圍南陽，吹脣沸地，卽口吹嘂也。』

又云：『笙十九管。竽三十六管。』

又云：『拍版，今版之始也。拍版本無譜，明皇遣黃幡綽造譜，乃於紙上畫兩耳以進。上問之，對曰：「但有耳道，自然中節。」韓文曰「樂句」。研北雜志曰：「趙氏獨子固不仕元，醉歌樂府，

執紅牙以節曲。」牙，版也。』

又曰：『火不思，卽今「琥珀詞」也。元志：「天樂一部，有琵琶、管、篌二、火不思二、胡琴二。火不思，制如琵琶，直頸，無品，有小槽，圓腹如半瓶榼，以皮爲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陶宗儀言樂器有「秦明琴」、「渾不似」，曲則有口溫、舍舍弼之類，卽火不思。智見今山、陝、中州皆彈琥珀詞，其製似之，蓋渾不似之轉語也。通考曰：「琵琶修頸而小，曰『秦漢子』。今京師有吳撥四、士兒密失、叉兒機等。」俞琰曰：吳造琵琶，昭君笑曰：「渾不似！」遂訛。』

又云：『觱篥，一作「篳篥」、「悲篥」。北部安國樂有銀字觱篥，銀字管也。』

翟灝云：『周禮大司馬：「師帥執提。」注云：「提爲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

又云：『元史禮樂志：「雲璈，制以銅爲小鑼十三，同一木架，下有柄，左手持而右手以小鎚擊之。」按：今稱「雲鑼」。俗制簡略，只九面，因亦謂之「九雲鑼」。』

又云：『夢溪筆談：「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置人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顙叫子』。」』

又云：『正字通云：「叭，音鈀，口開貌。叭爲俗書。」斗經：「陀羅尼呪叭字無音義。」戚繼光紀效新書號令篇：「喇叭，軍中吹器。喇讀如『辣』上聲，叭讀如『霸』。俗謂之『號筒』。」按：

此乃因其聲以爲名。名出近俗，而其器則早有之。舊唐書音樂志：「西戎有吹金者，銅角是也，長二尺，形如牛角。」蓋即今喇叭耳。號頭，文見唐薛懷素傳：「數萬人曳一大木，千人立一號頭。頭一嘑，千人齊和。」彼以人爲號頭，而此器襲其名者，以其聲一發，衆悉隨之舉作，有似乎曳木所立之頭也。』

王棠云：『武后時，蜀人蒯朗於古墓中得銅器，似琵琶而圓，時人莫識之。元行冲曰：「此阮咸所造。」命匠人以木爲之。行冲以其形似月，聲合琴，名「月琴」。杜佑以爲晉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同，因謂之「阮琴」。臞仙曰：「蓋咸一人之物也，自南宋以後不復有聞矣。今僅千載，而無傳焉。予因見竹林七賢圖繪，因相其形，出一己之制度而製之，名曰『臞仙月琴』。」臞仙者，嘉靖年間親王也。』

又云：『推手向前曰琵，却手向後曰琶。一說「自下而上曰琵，自上而下曰琶。」漢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之遠，思慕故國，使知音者載琴、瑟、箏、筑、箜篌之屬，作馬上之樂。名「琵琶」。又蔡文姬十八拍云：「琵琶出自胡中，緣琴翻出。」皆未言及明妃。後人賦昭君，如老杜「千載琵琶作胡語」，公以爲明妃事用之矣。古用鵾雞筋爲弦，石爲槽，鐵撥。高麗以蛇皮爲槽，楸木爲面，象牙爲捍。今之制同高麗。東坡詩：「轉關護索動有神。」蔡寬夫詩話曰：「轉關六么，言聲調閒婉也；護索，謂音節繁促也。」其琶字作「婆」韻，琵字作「匹」讀。白樂天詩：「數兒挾琵琶，」

下叶「紫綃隨色歌」，又云「忽聞水上琵琶聲」。琵音「匹」。類說云：「呂與鍾離會武夷山，謝英妃撫長離，阿香戛圓腹。」注：「長離，畢篥也。圓腹，琵琶也。」漢劉然釋枇杷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予謂當有從手、從木之分。』

又云：『籥，竹管也。陸氏曰：「長三尺。」詩『左手執籥』是也。似笛，以和衆聲。」今十番先吹笛而後衆樂隨之，亦古人吹籥之意。篪，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古人笛與籥、篪有分，今則混而爲一矣。』

又云：『抿技，手循笛孔也，見馬融長笛賦。俗訛作「貨笏」，誤。』

又云：『王大將軍敦在武帝前，時共言伎藝事。王自言知打鼓吹，於是振袖而起，揚鎚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旁若無人。鼓吹是軍前所需，有鼓亦有吹者，如今之十番，人執一器，而曰打十番者，亦以打鼓統之也。故知打鼓吹，即打十番之由起。』

又云：『篥，「頭管」是也，一名「篴」。又笳管，一名「觱篥」，以竹爲管，以蘆爲首。宋太宗時，三大宴升座進酒，庭中吹觱篥，以衆樂和之，故教坊謂之「頭管」也。以其首吹，故曰頭也。今世十番以笛先起，然後衆樂隨之，亦當曰頭管之意。唐九夷樂部有漆觱篥，胡部安國樂有雙觱篥、銀字觱篥。又馬融笛賦：「裁以當篴。」注：「篴，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爲篴。」』

又云：『近樂器中有鎖吶，而正德時詞曲作「喫哪」，蓋皆後起之名，故字體隨人所書也。資治

通紀論曰：「正德間，劉瑾雖伏誅，而宦官之勢猶不已，往來如織，擾害人民，呵列武夫，吹打號頭，故楚人王西樓作一詞曲以譏之，曰：『喇叭，嗩哪，曲兒小，腔兒大。眼見他吹翻了這家，吹壞了那家。』」蓋言百姓之家，致于困窮，皆此宦監往來之故也。』

姜紹書云：『楊仲修見周藩樂器，因擬爲提琴，哀絃促柱，佐以簫管，曼聲和歌，纏綿淒楚，如泣如訴，聽之使人神愴不能自已。聲音之道，關乎氣韻，豈曰偶然！』

沈德符云：『都下貴璫家作劇，所用童子名「倒剌小廝」者，先有敲水盆一戲，甚爲無謂。然唐李琬已造此，但用九甌盛水擊之，合五聲、四清之音，謂之「水盞」，與今稍不同耳。』

又云：『吳下向來有婦人打三棒鼓乞錢者，余幼時尚見之，亦起唐咸通中——王文通好用三杖打撩，萬不失一。但其器有三等：一曰頭鼓，形類鼗，二曰聒鼓，三曰和鼓。今則一鼓三槌耳。即今串板，亦古之拍板，大者九板，小者六板，以韋編之，本北蕃樂，蓋以代抃，因古人以抃節舞，而此用板代之。唐人謂之「樂句」。宋朝止用六板，余向亦曾見。今則四板。又有所謂「十樣錦」者，鼓、笛、螺、板、大小鈸鉦之屬，齊聲振響，亦起近年，吳人尤尚之，然不知亦沿正德之舊。武宗南巡自造靖邊樂，有笙、有笛、有鼓、有歇落，吹打諸雜樂，傳授南教坊，今吳兒遂引而伸之，眞所謂：「今之樂猶古之樂。」』

又云：『今樂器中有四絃、長項、圓鼙者，北人最善彈之，俗名「琥珀槌」，而京師及邊塞人又呼「胡

博詞」，余心疑其非。後教坊老妓談及，則曰：「此名渾不是。蓋以狀似箜篌，似三弦，似琵琶，似阮，似胡琴，而實皆非，故以爲名。本馬上所彈者。」余乃信以爲然。及查正統年間賜迤北瓦可汗諸物中，有所謂「虎撥思」者，蓋卽此物。而元史中又稱「火不思」，始知「渾不是」之說亦訛耳。又有緊急鼓者，訛爲「錦雞鼓」，總皆北地樂也。』

閩中陳衎槎上老舌云：『磬，石器，其形斗折。今人指方響、編鐘皆爲磬，且佛院銅鉢亦爲磬矣。至於箏、筑、箜篌之屬，益多混亂。而胡琴、阮咸、渾不似，則皆漢、晉時物，非古也。』

李斗云：『清唱，以笙、笛、鼓、板、三絃爲場面，貯之於箱，而氍毹、笛床、笛膜盒、假指甲、阿膠、絃、線、鼓箭具焉，謂之「傢伙」。以外、淨、老生爲大喉嚨，生、旦爲小喉嚨，丑、末爲小、大喉嚨。清唱鼓板，與戲曲異。戲曲緊，清唱緩；戲曲以打身段下金鑼爲難，清唱無是苦，而有生熟口之別。』

又云：『「十番鼓者，吹雙笛，用緊膜，其聲最高，謂之「悶笛」。佐以簫管，管聲如人度曲。三絃緊緩與雲鑼相應，佐以提琴。鼉鼓緊緩與檀板相應，佐以湯鑼。衆樂齊，乃用單皮鼓，響如裂竹，所謂「頭如青山峯，手似白雨點」，佐以木魚、檀板，以成節奏。此十番鼓也。是樂不用小鑼、金鑼、鐃鈸、號筒，祇用笛、管、簫、絃、提琴、雲鑼、湯鑼、木魚、檀板、大鼓十種，故名十番鼓。番者，更番之謂，有花信風、雙鴛鴦、風擺荷葉、雨打梧桐諸名。後增星、鈸，器輒不止十

種，遂以星、湯、蒲、大、各、句、同七字爲譜。七字乃吳語，狀器之聲，有聲無字，此近今庸師所傳也。皆夾用鑼、鐃之屬，則爲粗細十番，如下西風、他一立在太湖石畔之類，皆係古曲而吹彈擊打，合拍合令。其中之蝶穿花、鬧端陽爲粗細十番下乘。加以鎖哪，名曰「鴛鴦拍」，如雨夾雪、大開門、小開門、七五三，乃鑼鼓，非十番鼓也。夢香詞云：「揚州好，新樂十番佳。消夏園亭雨夾雪，冶春樓閣蝶穿花。」以雨夾雪爲十番，可謂強作解事矣。是樂前明已有之。本朝以韋蘭谷、熊大璋二家爲最。蘭谷得崇禎間內苑樂工蒲鈸法，傳之張九思，謂之「韋派」。大璋工二十四雲鑼擊法，傳之王紫稼。同時沈西觀竊其法，得二十面，會紫稼遇禍，其四面遂失傳。西觀後傳於其徒顧掄美得十四面。美復傳於大璋之孫知一，謂之「熊派」。蘭谷、九思，蘇州人。大璋、知一，福建人。西觀，蘇州人。掄美，杭州人。至今揚州蒲鈸，出九思之門。而十四面雲鑼，福建尙有能之者。他如張天順、顧德培、朱五獃子之類，以十番鼓作帽兒戲，又不專以十番名家，而十番自此衰矣。』

又云：『鑼鼓盛于上元、中秋二節，以鑼鼓鐃鈸考聲成文，有七五三、鬧元宵、跑馬、雨夾雪諸名。』

（鑼鼓有名海東青、獨行千里者。見陶庵夢憶。）

又云：『馬上撞，卽軍樂，演唱亂彈戲文，城中市肆翦生開張及晝舫財神、三聖諸會多用之。』

又云：『後場，一曰場面，以鼓爲首，一面謂之「單皮鼓」，兩面則謂之「葧薺鼓」，名其技曰「鼓板」。鼓板之座在上鬼門，椅前有小搭脚仔櫈，椅後屏上繫鼓架。鼓架高二尺二寸七分，四脚方一寸二分；上雕淨瓶頭，高三寸五分；上層穿枋仔四八根，下層八根；上層雕花板，下層下絛環；柱子、横櫎仔，尺寸同。單皮鼓例在椅右下枋，葧薺鼓與板例在椅屏間。大鼓箭二，小鼓箭一，在椅墊下。絃子之座，後於鼓板。絃子亦鼓類，故以面稱。絃子之職，兼司雲鑼、鎖哪、大鐃。此技有二絕：其一在「做頭」、「斷頭」——曲到字出音存時，謂之「腔」，絃子高下急徐，謂之「點子」，點子隨腔爲做頭，至曲之句讀處，如昆吾切玉，爲斷頭；其一在絃子讓鼓板——板有沒板、賠板、撤賠、撤板之分，鼓隨板以呈其技，若絃子復隨鼓板以呈其技，于鼓板空處下點子，謂之「讓」，惟能讓鼓板，乃可以蓋鼓板，卽俗之所謂「清點子」也。笛子之入，在下鬼門，例用雌雄二笛，故古者笛床二枕，笛托二柱。若備用之笛，多繫椅屏上。笛子之職，兼司小鈸。此技有二絕：一曰「熟」，一曰「軟」。熟則諸家唱法，無一不合；軟則細緻縝密，無處不入。笙之座後于笛。笙之職亦兼鎖哪。笙爲笛之輔，無所表見，故多於吹鎖哪時較絃子上鎖哪先出一頭。其實用單小鎖哪，若「大江東去」之類，仍爲絃子掌之。戲場棹二，椅四，陳列若丁字。椅分上下兩鬼門，八字列。場面之立而不坐者二，一曰小鑼，一曰大鑼。小鑼司戲中棹椅床櫈，亦曰「走場」，兼司叫顙子；大鑼例在上鬼門，爲鼓板上支鼓架子，是其職也。至於號筒、哑叭、木魚、湯鑼，則戲房

中人代之，不在場面之數。』
正字通云：『大鐃，鈸銅爲之，形如盆。大者聲揚，小者聲殺。』
汪汲云：『五代周聶崇義三禮圖：「方響以鐵爲之。」通典：「梁有銅磬，今之方響以代磬。」蜀人房庶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
又云：『琵琶，杜摯以爲起於秦末，蓋苦長城役，百姓絃鞉而鼓之。』
又云：『升庵外集：「今之三絃，始於元時。」毛奇齡詞話：「三絃起於秦，本三代鼗鼓之製而改形易響，謂之『絃鞉』，故雖能倚歌曲折，而仍以節朴輻輳其間。唐時坐部多習之。」』
（夢憶云：『吳中范崑白治三弦子，無敵手。』）
又云：『或云：「月琴，漢伊容所造，四絃，十三柱。」』
又云：『詞話：「提琴起於明神廟間，有雲間馮行人使周王府，賜以樂器，其一卽是物也。但當時攜歸，不知所用。其製用花梨爲幹，飾以象齒，而龍其首，有兩絃從龍口中出，復綴以蛇皮，加以三絃，然而較小。其外則別有鬃絃絆曲木，有似張弓。衆昧其名。太倉樂師楊仲修能識古樂器，一見曲（此曲字當是『曰』字。）『此提琴也。』然按之少音。於是易木以竹，易蛇皮以匏，而音生焉。時崑山魏良輔善爲新聲，賞之甚，遂攜之入洞庭，奏一月不輟。而提琴以傳。」』
又云：『宋曾三異同話錄：「黃帝破古瑟五十絃爲二十五絃。秦人鼓瑟，兄弟爭之，又破爲兩，

箏之名自此始。或曰：蒙恬所造。」』

又云：『野記曰：「晉、魏之代，有宋識（一作「纖」。）善擊節，以拍板代之，乃拍板之始。」牛僧孺名之曰「樂句」。蜀人房庶謂「木柷敔也。」後世貫之爲板。』

又云：『事文類聚：「修行擊木魚者，以魚在水中，晝夜不合目，修行者忘寐如魚，可化龍，即凡可入聖。」隋、唐間名僧志林所剏。」』

又云：『捲蘆葉吹之，爲笳。天中記：「漢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涼，得摩阿兜勒一曲。」』

又云：『觱篥大者，九竅，以「觱栗」名之；小者，六竅，以「風管」名之。三禮圖云：「方響以銕爲之，修九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架上以代鐘磬。」人間使用者纔三四寸。』

隋唐嘉話云：『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謂搊琵琶是也。』朝野僉載：『王沂彈琵琶，曲有雀啅詞、胡王調、胡瓜苑。』按：琵琶古有鵾雞筋絃、皮絃、狗腸絃。康崑崙有玉宸宮調。紺珠云：『琵琶有六絃者，唐史盛作；八絃者，北齊李德忱作；十三絃者，唐鄭喜作。』

合璧事類云：『阮琴，本咸所製。近世方，格小，爲「雙韵」，亦名「阮」。其有依琵琶様制者，曰「耍琵琶」。』

同話錄云：『箏制十三絃。舊制亦有十二絃者，謂之「纂箏」。世俗有樂器，小而用七絃，名「軋箏」，今乃謂之「纂」。』

箜篌，一名坎侯，風俗通云：『武帝時樂人侯調作一作侯暉。亦曰「空侯」，又曰「空猴」。』三才圖會：『箜篌似瑟而小，首尾翹上，首刻如猴狀，虛其中，下以兩架承之，用兩手撥彈，曰「臥箜篌」，又曰「控楱」，二十三絃。許彥周詩話謂：「狀如張箕，探手摘絃出聲。古施郊廟雅樂，近代專用於楚聲。」』

古今樂錄：『鼓吹有龍頭大棡中鼓、獨揭小鼓。』

事物原始云：『三杖鼓始於唐時。咸通中王文舉好弄三杖鼓。今越人及江北鳳陽之男婦，用三杖上下擊鼓，名曰「三棒鼓」。』李有古杭雜記云：『杭州市肆有喪之家，命僧爲佛事，必請親戚婦人觀看，主母則帶養娘隨從。養娘首問來請者曰：「有和尚弄花棒鼓否？」而請者曰「有」，則養娘爭肯爭前去。花棒鼓者，謂每舉法事，則一僧三四棒鼓，輪轉拋弄。諸婦女競觀以爲樂。』

事物紺珠：大角名『簸邏迴』。正字通：『龍角卽銅角，象其聲。桓元製。』

類山云：『貝蠡大者，南蠻吹以節樂。釋氏曰「法螺」。』

紺珠云：『壺琴，一名匏琴。鐃鈸，六尺許，僧樂也。鑿子，如小銅磬，扣之以代喚。點子，小鉦而隆中，擊以和鼓。篩子，取竹兩片緊厚者治之，長數寸，手中相擊爲節。』

稗史類編：『世人以牙、骨、竹、木之類爲剉子，能作人言。』

壺琴有四絃、三絃、二絃。提琴，俗誤『皮琴』，彈詞用之。板琴，亂彈用之，徽、臺二簧用之。

胡撥四，疑卽俗稱『金剛腿』者。鼓之大者，俗稱『銅鼓』，次曰『邊銅』，又次曰『堂鼓』，又次曰『點鼓』，其抱膝作按節用者曰『直鼓』。拍板有平板、尖板二種，平板崑腔用，尖板花部用。喇叭有彎號、尖號之分。鈸之次者曰『副鈸』，又次曰『點鈸』。小鑼盈數寸者曰『叫鑼』，如點子相擊者曰『星星』。

夢憶：『沈梅岡先生忤相嵩，在獄十八年，以粥煉土，凡數年，範爲銅鼓者二，聲聞里許，勝暹羅銅。』琵琶頂曰『鳳尾頭』，其受軸處曰『軫』，軫下折處曰『山口』，再下曰『頸』，頸有『相』，相之下有『品』，品下左右曰『鳳眼』，中曰『腹』，其下繫絃之木曰『縛絃』，背上折處之拱者曰『鳳皇臺』，背中曰『鳳眉』，首絃曰『子絃』，次絃曰『中絃』，三絃曰『老絃』，四絃曰『纏絃』。

宋太宗製琵琶獨彈曲破諸調：

慶成功（鳳鸞商。又入大石角。）　九曲清（應鍾調。）

鳳來儀（金石角。）　蓮宮春（芙蓉調。）

連理枝（蕤賓調。詞律以爲唐調，或沿其名。又雙調，一名小桃紅，一名紅娘子，一名灼灼花。）

朝天樂（正仙呂調。）　奉宸歡（蘭陵角。）

賀昌時（孤雁調。）　寰海清（大石調。）

玉芙蓉（玉仙商。又入高般涉調。）　泛仙槎（林鍾角。）

帝臺春（無射宮調。）　宴蓬萊（龍仙羽。）

美時清（聖德商。）　壽星見（仙呂調。）

國朝燕京王君錫派琵琶曲目：

西板十二曲：

正板　素串　懶梳妝　鳳求凰

平沙落雁上五曲，文板。　葡萄輪　下雲羅　緊中慢

上番　中番　石音　野馬跳澗上七曲，武板。

大曲十面十三段（正調）：

開門放礮　吹打　點將　排陣

埋伏　小戰　吶喊　大戰

敗陣　烏江　爭功　凱歌

回營

雜曲普庵咒，錫山楊廷果作，直宗北派，附後。

浙江陳牧夫派

西板正調四十九曲：

思春　昭君怨　傍妝臺　美女穿梭
水龍吟　金盞哭龍　似彈非彈　鎖南枝
斑鳩過河　秋江（一名秋江晚渡。）　訴怨　玉連環
雨打芭蕉　三跳澗　泣顏回　懶畫眉
扣連環　百鳥朝王以上文板。　艷陽天　范陽洲
革蹬點　巧梳妝　輪京　老京
挽不斷　四字　步步高　錦纏道
絆馬索　千勝以上武板。　春光好　鳳啣珠
翠雲濤　駐春粧　泛仙槎以上隨手八板。　花勝
側垂蓮　三通鼓　雙飛燕　漁歌唱晚
雁陣驚寒　花雨繽紛　蜂蝶爭春　猩啼鶴唳
小月兒高　仙人過橋　蝶戀花　鳳皇吟
清平調以上雜板。

大曲將軍令十段（正宮變調）：

引子駐馬聽　一統太平　太極兩儀　三才至勝

四海清寧　五行正氣　進步進環　梅花敵戰

青龍出水　得勝回營

霸王卸甲十段：（正宮變調。卽鬱輪袍。）

引子　頭段　二段　過文

三段　過文　四段　五段

小吹第六段　七段　八段　金色師子

海青拏鶴十八段：（正宮變調。）

出巢　搜羽　尋山　挺翅

翔雲　瞥鶴　捕鶴　追拏

小撲　大撲　敗飛　穿雲

空戰　掠草　平沙　鶴鳴

脫縱　歸巢

月兒高十段：（六字調。卽廣寒曲。）

海島冰輪　海嶠躊躇　銀蟾吐綵　素娥旖旎

皓魄當空　瓊樓一片　銀河橫度　玉宇千層

蟾兒炯炯　玉兔西沉

普庵呪十六段：（正宮轉調。）

佛頭　起咒　蓮臺現瑞　旃檀海岸

起咒　法讚　魚山梵唱　日映曇花

起咒　寶讚　鐘聲　鼓聲

鐘鼓　鳴鐘和鼓　尾聲　清江引

江南派琵琶目補：（已見前者，不錄。）

得勝令　合歡令　哪吒令　平沙落雁（與王派小曲異。）

漢宮秋月　陳隋調（一名安公子曲。）　霓裳羽衣以上大曲。　玉盤珠

夕陽簫鼓以上中曲。　纏珠簾　皓月朧吟以上小曲。

按停雲譜指法，其右手：不按而彈，曰『空』；食指向下出弦，曰『彈』；大指向上出弦，曰『挑』；大指向下入弦、食指向上入弦，皆曰『勾』；又有『搖指』、『夾彈』、『雙彈』、『分』、『扣』、『撫』、『提』、『勾搭』、『拂』、『掃』、『輪』十一法，而輪之法又分『單輪』、『雙輪』、『長輪』、『滿輪』、『扣輪』、『掃輪』、『吟猱輪』、『雙單輪』、『雙雙輪』、『雙長輪』、『勾輪』十一法。其左手彈：挑，曰『泛』；按弦往來搖動，曰『吟猱』；在彈後左名指隨帶其

聲重按而輕放之，曰『帶』；食指按弦，彈後將名指下一二品搯弦得聲，曰『擻』；又有『打』、『推』、『煞弦』、『絞弦』四法。

大指一挑一勾，連而勿斷，多至數十次，曰『搯指』。一弦上大指挑，食指彈，得二聲，曰『夾彈』。食指彈兩弦如一聲，於兩弦音叶處用之，曰『雙』。大指挑，食指彈，挑彈並下，曰『分』。大指勾，食指彈，勾彈並下，曰『扣』。大指勾纏，食指勾子，兩弦齊勾，曰『摭』。左按弦，右大食兩指摘起一弦即放，如弦斷聲，曰『提』。大指先將別弦一勾，然後食指於本弦上一彈，一勾一彈，共得三聲，或二，或一，曰『勾搭』。大指挑子至纏，急用力挑上，曰『拂』。禁、名、中、食四指，縱纏作急勢一齊掃下，曰『掃』。先以禁、名、中、食四指次第彈下，然後大指挑上，曰『單輪』。緊板用單輪，寬板用雙輪或長輪。四弦齊輪曰『滿輪』。先勾而後輪，曰『勾輪』。先扣而後輪，曰『扣輪』。先掃而後輪，曰『掃輪』。隨吟揉而輪，曰『吟揉輪』。外有雙單輪、雙雙輪、雙長輪，謂先雙而後輪。

食指按弦，彈後將名指卽打下一二品得微聲，曰『打』。名指按弦，急向右推過一二弦，然後右彈始得變音，如推凡同六，推上同尺，曰『推』。左指按子弦，略搓過，將指甲抵住中弦，右彈中弦，得聲於指甲上，須有煞聲，曰『煞弦』。名指按子弦，向右推至品頭，將中指勾中、老、纏三弦，疊在子弦之上，食指於上二品重重按住，卽將名指退出，中指放弦，然後右手滿輪，謂之『絞四弦』。又用中、老二弦，亦如前法，謂之『絞三弦』。其聲大於煞弦，而多暴響。又有絞四弦、絞三弦之法。以上皆左手指法。

宋劇

官本雜劇段數武林舊事

（即綠腰，中呂調古曲名，又入南呂調，又入仙呂調。）

爭曲六幺（王灼碧鷄漫志云：『琵琶六幺，一名「綠腰」，其曲中有一疊名「花十八」。』）

扯攔六幺（三哮。）　教聲六幺　鞭帽六幺　衣籠六幺

廚子六幺　孤奪旦六幺　王子高六幺　崔護六幺

骰子六幺　照道六幺　鶯鶯六幺　大宴六幺

驢精六幺　女生外向六幺　慕道六幺　三偌慕道六幺

雙攔哮六幺　趕厥夾六幺　羹湯六幺

案：王氏知新錄云：『通疋曰：「丁度云：幺乃詞令名，有六幺詞。」正字通云：「六幺本於骰子之小

點。」又讀書通云：「舞曲有六幺，趂蹋踘。琶琵曲有六幺，樂工進曲，錄其要者，後訛爲錄腰、六幺云。」』

索弄瀛府（瀛府，正宮調大曲名，又入南呂。）　厚熟瀛府　哭骰子瀛府

醉院（一作『縣』）君瀛府　懊骨頭瀛府（懊，一作『燠』。）　賭錢望瀛府

四僧梁州（梁州，正宮調大曲名，又入南呂宮。）　三索梁州　詩曲梁州

頭錢梁州　食店梁州　法事饅頭梁州　四哮梁州（一作『伊州』。）

領伊州（伊州越調大曲名，又入歇指調。山堂肆考：『商調曲，西涼節度蓋嘉運所進也。前五疊爲歌，後五疊爲入破，沿唐舊名。』）

食店伊州　鐵指甲伊州　鬧五伯伊州　裴少俊伊州

燒花新水　桶擔新水（桶，一作『橘』。新水調，雙調大曲。）　雙哮新水

簡帖薄媚（一本無。薄媚，道調宮大曲名，又入南呂宮。塡詞名解，『董穎作，咏西子事。』）

請客薄媚　錯取薄媚　傳神薄媚　九粧薄媚

本事現薄媚　打調薄媚　拜褥薄媚　鄭生遇龍女薄媚

土地大明樂　打球大明樂　三老爺大明樂　列女降黃龍

雙旦降黃龍　柳玼上官降黃龍（玼，一作『比』。）

趕厥胡渭州（胡渭州，小石調大曲名，又入越調。）　單番將胡渭州　銀器胡渭州

看燈胡渭州（三厥。）　入寺降黃龍　楡標降黃龍　打地鋪逍遙樂

病鄭逍遙樂　崔護逍遙樂　灑湎逍遙樂（湎，一作『麵』。）

單打石州（石州，越調大曲名。）　和尚那石州（和尚，一作『石和』。）

趕厥石州　塑金剛大聖樂（大聖樂，道調宮大曲名，一作『大勝樂』。）

單打大聖樂　柳毅大聖樂　霸王中和樂　馬頭中和樂

大打調中和樂

唱貼萬年歡（萬年歡，中呂宮大曲名，太宗製，沿唐敎坊曲名。一名『滿朝歡』。九宮大成譜北詞，中呂調。）

託合萬年歡　迓鼓兒熙州　駱駝熙州　二郎熙州

大打調道人歡（道人歡，中呂調大曲名。）　會子道人歡　雙拍道人歡

越娘道人歡　打勘長壽仙（長壽仙，般涉調大曲名。九宮大成南詞，大石調。）

偌賣妲長壽仙　分頭子長壽仙　棊盤法曲（宋有法曲部。）　孤和法曲

藏餅兒法曲　車兒法曲　病爺老劍器（一本無『老』字。）

霸王劍器（劍器，中呂宮大曲名，又入黃鐘宮。隊舞之制，其二曰『劍器隊』。）

黃傑進延壽樂（延壽樂，仙宮呂大曲名。）　義養娘延壽樂

扯籃兒賀皇恩（籃，一作『檻』。賀皇恩，林鐘商大曲，俗名小石調。）　催粧賀皇恩（三偌。）

封涉中和樂（中和樂，黃鐘宮大曲名。太宗沿唐德宗舊名作新曲。）　唐輔採蓮（採蓮，雙調大曲。）

雙哮採蓮　病和採蓮　諸宮調霸王　諸宮調卦冊兒

相如文君　崔智韜艾虎兒　王宗道休妻（宗，一作『祟』。）

李勉負心　四鄭舞楊花（宋南渡典儀賜筵樂次有舞楊花。）　四偌皇州

檻偌寶金枝（碴瓦。寶，一作保。保金枝爲仙呂宮大曲名。作保是。）　浮漚傳永成雙

浮漚暮雲歸　老孤嘉慶樂　兩相宜萬年芳　進筆慶賽樂

裴航相遇樂　能知他泛清波（泛清波，林鐘商大曲，俗名小石調。）　三釣魚泛清波

五柳菊花新　夢巫山彩雲歸　青陽觀碑彩雲歸　四小將整乾坤

四季夾竹桃花　禾打千秋樂（秋，一作『春』。千春樂，黃鐘羽大曲名，俗名黃鐘調。）

牛五郎罷金鉦　新水爨　三十拍爨　天下太平爨

百花爨　三十六拍爨　四子打三教爨　孝經借衣爨

大孝經孫爨（孫，一作『狐』。）　喜朝天爨　說月爨

風花雪月爨　醉青樓爨　宴瑤池爨

錢手帕爨（小字太平歌。帕，一作拍。）　詩書禮樂爨　醉花陰爨

錢爨
鶻鶊爨（鶻，一作『鶻』。『鶊』字無考。）
借聽爨
大徹底錯爨
黄河賦爨
睡爨
門兒爨
上借門兒爨
抹紫粉爨
夜半樂爨
火發爨
借衫爨
燒餅爨
調燕爨
棹孤舟爨
木蘭花爨
月當廳爨
醉還醒爨
鬧夾棒爨
撲胡蝶爨
鬧八妝爨
鍾馗爨
銅博爨
戀雙雙爨
惱子爨
像生爨
金蓮子爨
思鄉早行孤
睡孤
迓鼓孤
論禪孤
諱藥孤（藥一作『樂』。）
大暮故孤
小暮故孤
老姑遣妲（姑，一作『孤』。）
孤慘
雙孤慘（骨突肉。）
三孤慘
四孤醉留客
四孤夜宴
四孤好
四孤披頭
四孤擂
病孤三鄉題
王魁三鄉題
強偌三鄉題
文武問命
兩同心卦鋪兒
一井金卦鋪兒
滿皇州卦鋪兒
變猫卦鋪兒
白苧卦鋪兒
探春卦鋪兒
慶時豐卦鋪兒
三哮卦鋪兒
三哮揭榜
三哮上小樓
三哮文字兒
三哮好女兒

三哮一檐脚　襤哮合房　襤孝店休妲　襤哮負酸
秀才下酸擂　急慢酸　眼藥酸　食藥酸
風流藥　黃元兒　論淡　醫淡
醫馬　調笑驢兒　雌虎（崔智韜。）　解熊
鶻打兎變二郎　二郎神變二郎神　毀廟　入廟霸王兒
單調霸王兒　單調宿　單背影　單頂戴
單唐突　單折洗　單兜　單搭手
雙搭手　雙厥送　雙厥投拜　雙打毬
雙頂戴　雙園子　雙索帽　雙三教
雙虞候　雙養孃　雙快（快，一作『抉』。）　雙捉
雙禁師　雙羅羅啄木兒　賴房錢啄木兒　團城啄木兒
大雙頭蓮　小雙頭蓮　大雙慘　小雙慘
小雙索　雙排軍　醉排軍　雙賣妲
三入舍（一作『三合入』。）　三出舍（一作『三出舍』。）　三笑月中行　三登樂院公狗兒
三教安公子　三社爭賽　三頂戴　三偌一貫驢

三官一偌　三教鬧著棊　三借衾貨兒　三獻身
三教化　三京下書　三短髭　打三教庵宇
普天樂打三教　滿皐州打三教　領三教　三姐醉還醒
三姐黃鶯兒　賣花黃鶯兒　大四小將　四小將
四國朝　四脫空　四教化　泥孤

陶氏輟耕錄所載院本名目（陶氏謂以下皆金院本。教坊色長魏、武、劉三人鼎新編輯。魏長於念誦，武長於筋斗，劉長於科汎。）

和曲院本

月明法曲　鄆王法曲　燒香法曲　送香法曲
上墳伊州　燒花新水　熙州駱駝
列良羸府（「羸府」乃「瀛府」之誤。）　病鄭逍遙樂　四皓逍遙樂
四酸逍遙樂　賀貼萬年歡　摒廳降黃龍　列女降黃龍

上皇院本

壺春堂　太湖石　金明池　戀鼇山
六變粧　萬歲山　打草陣　賣花燈

錯入內　問相思　探花街　斷上皇

打毬會　春從天上來

題目院本

柳絮風　紅索冷　牆外道　共粉淚

揚柳枝　蔡消閒　方偸眼　呆太守

畫堂前　夢周公　梅花底　三笑圖

窄布衫　呆秀才　隔年期　賀方回

王安石　斷三行　競尋芳　雙打梨花院

霸王院本

悲怨霸王　范增霸王　草馬霸王　散楚霸王

三官霸王　補塑霸王

諸雜大小院本

喬記孤　旦判孤　計算孤　雙判孤

百戲孤　哨店孤　燒槊孤　孝經孤

菜園孤　貨郎孤　合房酸　麻皮酸

花酒酸　狗皮酸　還魂酸　別離酸
王纏酸　謁食酸　三揲酸　哭貧酸
插撥酸　酸孤旦　毛詩旦　老孤遺旦
纏三旦　禾哨旦　哮賣旦　貧富旦
書櫃兒　紙欄兒　蔡奴兒　剁毛兒
喜牌兒　卦册兒　繡篋兒　粥碗兒
似孃兒　卦鋪兒　師婆兒　教學兒
雞鴨兒　黃丸兒　稜角兒　田牛兒
小九兒　醜奴兒　病襄王　馬明王
鬧學堂　鬧浴堂　寬布衫　泥布衫
趕湯餅　紙湯餅　鬧旗亭　芙蓉亭
壞食店　鬧酒店　壞粥店　莊周夢
花酒夢　蝴蝶夢　三出舍　三入舍
瑤池會　八仙會　蟠桃會　洗兒會
藏鬮會　打五臟　蘭昌宮　廣寒宮

鬧結親　倦成親　強風情　大論情
三園子　紅孃子　太平還鄉　衣錦還鄉
四論藝　殿前四藝　競敲門　都子撞門
呆大郎　四酸擂　問前程　十樣錦
長慶館　獺將軍　兩相同　競花枝
五變粧　洪福無疆　白牡丹　赤壁鏖兵
窮相思　金壇謁宿　調雙漸　官吏不和
鬧巡鋪　判不由己　大㔉刀　同官不睦
鬧平康　趕門不上　賣花客　同官賀授
無鬼論　四酸諱偖　鬧溯闌　雙藥盤街
鬧文林　四國來朝　雙捉婿　酒色財氣
醫饊燦　風流藥院　監法童　漁樵問話
門鵪鶉　杜甫遊春　鴛鴦簡　四酸提候
滿朝歡　月夜聞箏　鼓角將　鬧芙蓉城
雙門醫　張生煮海　賒饅頭　文房四寶

謝神天
雙福神
酸賣徠
白雲庵
賣花聲
打五鋪
硬行蔡
劉盼盼
四拍板
滸藍橋
香藥車
趕村禾
陰陽孤
偌賣旦
晉宣成道記

陳橋兵變
院公狗兒
琴劍書箱
迓鼓二郎
進奉伊州
拷梅香
義養孃
牆頭馬
大論談
入桃園
四方和
眼藥孤
提頭巾
是耶酸
院么

雙揭榜
告和來
花前飲
壞道場
錯上墳
四道姑
呫師嬪
刺董卓
摔龍舟
雙防送
九頭頂
兩同心
三索債
怕水酸
海棠軒

矇啞質庫
佛印燒豬
五鬼聽琴
獨脚五郎
醫五方
隔簾聽
論秋蟬
鋸周朴
擊梧桐
海棠春
鬧元宵
更漏子
防送哨
回回梨花院
海棠園

海棠怨　海棠院　魯李王　慶七夕
再相逢　風流壻　王子端捲簾記　紫雲迷四季
張與孟夢楊妃　女狀元春桃記　粉牆梨花院　娓女梨花院
龐方溫道德經　大江東注　吳彥舉　不抽關
不揪簾　紅梨花　玎璫天賜晴媚緣

諸雜院爨

鬧夾棒六幺　鬧夾棒法曲
望瀛法曲（『望瀛』，『望灜』誤也。望瀛爲宋法曲部，道調宮。）
分拐法曲　送宣道人歡　逍遙樂打馬鋪　撘綵延壽樂
諱老長壽仙　夜半樂打明星　歡呼萬里　山水日月
集賢賓打三敎　打白雪歌　地水火風　夜深深三磕胞
佳景摭遊　琴棋書畫　喜遷鶯剗草鞋　大公家敎
十五郎　滕王閣鬧八粧　春夏秋冬　風花雪月
上小樓衮頭子　噴水胡僧　汀注論語　恨秋風鬼點倖
詩書禮樂　論語謁食　下角瓶大醫淡　再遊恩地

累受恩深　送羹湯放火子　擂鼓孝經　香茶酒果
船子和尚四不犯　徐濱黃河　單兜望梅花　皇都好景
四偌大提猴　雙聲疊韵　上皇四軸畫　三偌一卜
調猿卦鋪　倬刀饅頭　河轉迓鼓　背箱伊州
酒樓伊州　簑衣百家詩　埋頭百家詩　偷酒牡丹香
雪詩打僰噲　抹麵長壽仙　四偌賈諢　四偌祈雨
松竹龜鶴　王母祝壽　四偌抹紫粉　四偌劈馬樁
截紅關浴堂　和燕歸梁　蘇武和番　羹湯六幺
河陽舅舅　偌請都子　雙女賴飯　一貫質庫兒
私媒質庫兒　清朝無事　豐稔太平　一人有慶
四海民和　金皇聖德　皇家萬歲　背鼓千字文
變龍千字文　捽盒千字文　錯打千字文　木驢千字文
埋頭千字文　講來年好　講聖州序　講樂章序
講道德經　神農大說藥　食店提猴　人參腦子爨
斷朱温爨　變二郎爨　講百果爨　講百花爨

講蒙求爨　講百禽爨　講心經爨　變柳七爨
三跳澗爨　打王樞密爨　水酒梅花爨　調猿香字爨
三分食爨　煎布衫爨　雙撲紙爨　諱金門爨
跳布袋爨　文房四寶爨　開山五花爨

衝撞引首

打三十　打謝樂　打八哥　錯打了
錯取兒　說狄青　憨郭郎　枝頭巾
小鬧擱　鶯哥猫兒　大陽唐　小陽唐
歇貼韵　三般尿　大驚睡　小驚睡
大分界　小分界　雙雁兒　唐韻六貼
我來也　情知本分　喬捉蛇　鐺鍋斧竈
代元保　母子御頭　觜苗兒　山梨柿子
打淡的　一日一箇　村城詩　胡椒雖小
蔡伯喈　遮截架解　窄磚兒　三打步
窄百倬　盤榛子　四魚名　四坐山

提頭帶
說古人
貪狠覰
啞伴哥
搗練子
賣官衣
柳青娘
論句兒
香供養
己己己
打調劫
說罰錢
相眼
朦啞
多筆

天下樂
山麻楷
通一母
劉千劉義
三峯頭
苗青根白
調劉袞
霸王草
合五百
舞秦始皇
驢城白守
年紀大小
告假
投河
簽押

四怕水
喬道傷
串梆子
歡會旗
酒槽兒
調笑令
請車兒
難古典
妳妳噴
學像生
呆木大
打扇
捉記
略通
扯狀

四門兒
黃風蕩蕩
拖下來
生死鼓
淨餅兒
門鼓笛
身邊有藝
左必來
一借一與
支道饅頭
定魂刀
盤蛇
照淡
調賊
羅打

記水 求楞 燒奏 轉花枝

計頭兒 長嬌憐 歌後語 蘆子語

迴旦語 大支散

拴搐豔段

襄陽會 驢軸不了 鞭敲金鐙 門簾兒

天長地久 衙府則例 金合楞 天下太平

歸塞北 春夏秋冬 鬥百草 叫子蓋頭

大劉備 石榴花詩 啞漢書 說古棒

唱拄杖 日月山河 胡餅大 觜搵地

屋裏藏 罵呂布 張天覺 打論語

十果頭 十般乞 還故里 劉金帶

四草蟲 四廚子 四妃艷 望長安

長安住 罵江南 風花雪月 錯寄書

睡鸜教柱 打婆東 三文兩撲 大對景

小護鄉 少年遊 打靑提 千字文

酒家詩
喬唱諢
喬打聖
請生打納
破巢艷
四王艷
修行艷
快樂艷
衆牟
鞭簇
金鈴
俯飯

打略拴搐

星象名
神道名

三拖旦
桃李子
杏湯來
建成
開封艷
蝗蟲艷
般調艷
慈烏艷
陳蔡
杴扒掃竹
彫出板來
釵髮多
果子名
燈火名

睡馬杓
麥屯兒
謝天地
縛食
鞍子艷
橛子艷
棗兒艷
眼裏喬
范蠡
感吾智
套轡
襄陽府
草名
衣裳名

四生厲
大棻園
十隻脚
毬棒艷
打虎艷
七捉艷
鐙子艷
訪戴
扯休書
諸宮調
舌智
仙哥兒
軍器名
鐵器名

書集名　節令名　蠶菜名　縣道名
州府名　相撲名　法器名　門名
草名　軍名　魚名　菩薩名
賭撲名
照天紅　琴家弄　著棋名　衮骰子
樂人名　悶葫蘆　握龜
官職名
說駕頭　敲待制　上官赴任　押剌花赤
飛禽名
青鶻　老鴉　㪷料　鷹鴿鵰鶻
花名
石竹子　調狗　散水
喫食名
廚難偌　摩菇菜
佛名

成佛板　爺娘佛

雜字兒

盤驢　害字　劉三　一板子

酒下拴

數酒　三元四子

唱尾聲

孟姜女　遮蓋了　詩頭曲尾　虎皮袍

猜謎

杜大伯　大黃

和尚家門

禿醜生　窗下僧　坐化　唐三藏

先生家門

入口鬼　則要胡孫　大燒餅　清閒眞道本

秀才家門

大口賦　六十八頭　拂袖便去　紹運圖

十二月　胡說話　風魔賦　瘵丁賦
捧着駱駝　看馬胡孫

列良家門

說卦象　由命賦　混星圖　柳簸箕
二十八宿　春從天上來

禾丁家門

萬民快樂　咬的響　莫延　九斗一石
共牛

大夫家門

三十六風　傷寒　合死漢　馬屁勃
安排鍬鑊　三百六十骨節　撒五穀　便攤賦

卒子家門

針兒線　田伎庫　軍閙　陣敗

良頭家門

方頭賦　水龍吟

邦老家門

脚言脚語　則是便是賊

都子家門

後人收　桃李子　上一上

孤下家門

朕聞上古　刁包待制　絹兒來

司吏家門

罷筆賦　是故榜

仵作行家門

一遍生活

撅俫家門

受胎成氣

諸雜砌

摸石缸(一作『模石江』,誤。)　梅妃　浴佛　三教

姜武　救駕　趙娥娥　石婦吟

變猫
上料
告子
黃巢
臥草
史宏肇

水母
瞎脚
挾蛇
恰來
衲襖
懸頭梁上

王環（作『玉環』，誤。）
易基
鹿皮
蛇師
封碑

走鸚哥
武則天
新太公
沒字碑（作『汲字碑』，誤。）
鋸周村

今樂考證

著錄一

元雜劇

關漢卿 六十四種

關張雙赴西蜀夢　董解元醉走柳絲亭　丙吉教子立宣帝

薄太后走馬救周勃　太常公主認先皇　曹太后死哭劉夫人

荒墳楳竹鬼團圓　風月狀元三負心

閨怨佳人拜月庭 臧氏元曲選目作「拜月亭」，錢氏也是園藏書目作「王瑞蘭私禱拜月亭」。

沒興風雪瘸馬記　金銀交鈔三告狀　蘇氏進織錦回文

介休縣敬德降唐 一本作「歸唐」。　昇仙橋相如題柱

金谷園綠珠墜樓　漢匡衡鑿壁偷光　劉夫人書寫萬花堂一作『賞花峪』。
呂蒙正風雪破窰記有二本。　晏叔元風月鷓鴣天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
姑蘇臺范蠡進西施　開封府蕭王勘龍衣　杜蕊孃智賞金綫池
柳花亭李婉復落娼　望江亭中秋切鱠旦　甲馬營降生趙太祖
賢孝婦風雪雙駕車　雙提屍冤報汴河冤　老女壻金馬玉堂春
宋上皇御斷媚緣簿　崔玉簫擔水澆花旦　晉國公裴度還帶也是園目作『山神廟裴度還帶』。
隋煬帝牽龍舟　風雪狄梁公　屈勘宣華妃
月落江梅怨　煙月舊風塵元曲選作『趙盼兒風月救風塵』。　孫康映雪
管甯割席　白衣相高鳳漂麥　溫太眞玉鏡臺
唐明皇哭香囊　唐太宗哭魏徵　關大王單刀會也是園目作『關大王獨赴單刀會』。
鄧夫人哭存孝也是園目作『鄧夫人痛苦哭存孝』。　武則天肉醉王皇后
翠華妃對玉釵元曲選作『對玉梳』，一本作『對玉釧』。　劉盼盼鬧衡州一作『邢州』。
漢元帝哭昭君　劉夫人救啞子
呂無雙銅瓦記瓦一作『丸』。　風流孔目春衫記　蘐艸堂玉簪記
楚雲公主酹江月

錢大尹鬼報緋衣夢 也是園目鬼報作『智勘』，元曲選目分緋衣夢與鬼報錢大尹爲二種，誤。

魯元公主三啜赦　醉孃子三撒嵌　詐妮子調風月 以上錄鬼簿目

劉夫人慶賞五侯讌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感天動地竇娥冤

狀元郎陳母教子 以上四種，見也是園書目。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 元曲選

古汴鍾醜齋嗣成云：『漢卿，大都人，太醫院尹，號已齋叟。』仁和翟晴江灝云：『元關漢卿、王實甫俱撰蒙正風雪破窰記，當以石龜傳訛。其與蒙正共淪躓者，母劉氏也，今傳奇乃謂蒙正妻劉因蒙正爲妻父並逐，又沒龍門寺僧，而牽飯後鐘事鑯之，皆謬甚。』

梁子章廷枏云：『關漢卿玉鏡臺溫嶠上場，自點絳唇接下七曲，只將古今得志不得志兩種人鋪敍繁衍，與本事沒半點關照，徒覺滿紙浮詞，令人生厭耳。律以曲法，須於泛敍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歆彼美，計賺婚姻，文義方成一串；否則突如其來，閱之者又增一番錯愕也。』

高文秀 三十三種

黑旋風詩酒麗春園 曲選目云：『有三本』。　黑旋風大鬧牡丹園

黑旋風數演劉耍和　老郎君養子不及父　黑旋風鬬雞會

黑旋風窮風月　黑旋風喬放學

黑旋風雙獻頭元曲選作『雙獻功』，也是園目作『雙獻頭武松大報讐』。

黑旋風借屍還魂

禹王廟霸王舉鼎

忠義士班超投筆曲選目云：『有二本』。

五鳳樓潘安擲果

好酒趙元遇上皇

木叉行者鎖水母一本鎖作『鏁』。

豹子令史干請俸干，一本作『乾』。

豹子秀才不當差

窮秀才雙棄瓢

病樊噲打呂青元曲選目作『呂胥』。

豹子尚書慌秀才

劉先主襄陽會

烟月門神訴寃

須賈誶范雎一本須賈下有『大夫』二字。

周瑜謁魯肅

風月害夫人有二本。

伍子胥棄子走樊城

太液池兒女並頭蓮

鄭元和風雪打瓦罐

醉秀才戒酒論杜康

相府門廉頗負荊

御史臺趙充辭金

志公和尚問啞禪

宣帝問張敞畫眉以上錄鬼簿。

保成公竟赴澠池會也是園目補入。

鍾氏云：『文秀，東平人，府學生，早卒。』

鄭廷玉二十三種

楚昭王疎者下船一本作『昭公』。

齊景公駟馬奔陣一本作『四馬投唐』，誤。

采石渡漁父辭劍

冷臉劉斌料到底

布袋和尚忍字記

孟縣宰因禍致福　風月郎君雙教化　寃報寃貧兒乍富

宋上皇御斷金鳳釵　包待制智勘後庭花　吹簫女悔教鳳皇兒

尉遲公鞭打李道煥選目作『李煥』。　子父夢秋夜欒城驛

賣兒女沒興王公綽　一百二十行販揚州

看錢奴寃家債主也是園目作『看財奴買寃家債主』。又一種『崔府君斷寃家債主』，豈當時有二本耶？或係誤分。

奴殺主因福折福　曹伯明復勘贓　漢高祖哭韓信

蕭丞相復勘贓　孟姜女送寒衣　風月七眞堂以上錄鬼簿。

孫恪遇猿元曲選目補入。

鍾氏云：『廷玉，彰德人。』按：廷玉，或作『庭玉』。

梁氏云：『鄭廷玉作楚昭公劇，第一、二折，曲詞平易，尚無大出色處；至昭公送申包胥乞師秦國，云：「你去後我夜夢到明，明憂到晚。若是那秦公子將卿傲慢，你則索將火性兒全然都放坦，是必休便冒瀆容顏。」數語已暗逗起七日哭庭之意。第三折以下，則字字珠璣，言言玉屑。自尾倒嘗，漸入佳境。論者謂「元人雜劇至第四折爲強弩之末」，未盡然也。』

白仁甫十五種

秋江風月鳳凰船　鴛鴦簡牆頭馬上也是園目作『裴少俊牆頭馬上』。

蕭翼智賺蘭亭記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韓翠蘋御水流紅葉
楚莊王夜讌絕纓會　祝英台死嫁梁山伯　董秀英花月東牆記
蘇小小月夜錢唐夢、薛瓊月夜銀箏怨　唐明皇遊月宮一本遊作『幸』。
漢高祖斬白蛇　閻師道趕江有二本。　泗上亭長選目作『高祖歸莊』。
崔護謁漿俱錄鬼簿。

鍾氏云：『仁甫，文舉之子，名樸，眞定人，號蘭谷先生，贈嘉議大夫，掌禮儀院太卿。』

梁氏云：『言情之作，貴在含蓄不露，意到即止。其立言，尤貴雅而忌俗。然所謂雅者，固非浮詞取厭之謂。此中原有語妙，非深入堂奧者不知也。元人每作傷春語，必盡情極態而出。白仁甫牆頭馬上云：「誰管我衾單枕獨數更長？則這半牀錦褥枉呼做鴛央被。流落的男游別郡，躭閣的女怨深閨。」偶爾思春，出語那便如許淺露。況此時尙未兩相期遇，不過春情偶動相思之意，並未實着誰人，則「男游別郡」語，究竟一無所指。至云「休道是轉星眸上下窺，恨不的倚香顋左右偎，便錦被翻紅浪，羅裙作地席。則待要暗偸期，咱先有意，愛別人可捨了自己。」此時四目相覷，閨女子公然作此種語，更屬無狀。大抵如此等類，確爲元曲通病，不能指摘一人一曲而索其瑕也。』

又云：『其鵲踏枝一曲云：「怎肯道負花期惜芳非，粉悴胭憔也綠暗紅稀。九十日春光如過

隙，怕春歸早又春歸。」如此，則情在意中，意在言外，含蓄不盡，斯爲妙諦。惜其全篇不稱也。』

庾吉甫十五種

隋煬帝江月錦帆舟　孟嘗君雞鳴度關　會稽山買臣負薪
薛昭誤入蘭昌宮　封騭先生罵上元　英烈士周處三害
楊太眞霓裳怨　楊太眞華清宮　常何薦馬周一本上有『中郎將』三字。
裴航遇雲英　列女青綾臺　玉女琵琶怨
秋夜淩波夢　秋月蕊珠宮　蘇小春麗春園有二本。俱錄鬼簿。元曲選目同。

鍾氏云：『吉甫名天錫，大都人，中書省掾，除員外郎，中山府判。』

馬致遠十三種

劉阮誤入桃源洞一作『誤入桃園』。　江州司馬青衫淚
風雪騎驢孟浩然錄鬼簿載此目，又載凍吟詩踏雪尋梅目，當是一劇誤分爲二，今删去。也是園書目作『孟浩然踏雪尋梅』。
太華山陳摶高臥　大人先生酒德頌　呂太后人彘戚夫人
呂洞賓三醉岳陽樓選曲目云：『第三折花李郎作，第四折紅字李二作。』

王祖師三度馬丹陽也是園書目作『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孟朝雲風雪歲寒亭

呂蒙正風雪飯後鐘一本作『齋後鐘』。

孤雁漢宮秋也是園目作『破幽夢孤雁漢宮秋』。以上錄鬼簿。

開壇闡教黃粱夢　半夜雷轟薦福碑二種見也是園目

鍾氏云：『致遠，大都人，號東籬，任江浙行省務官。』

王伯良驥德云：『勝國諸賢，蓋氣數一時之盛。王、關、馬、白，皆大都人也，今求其鄉，不能措一語矣。大都，即今北京。』

又云：『人之賦才，各有所近。馬東籬、王實甫皆勝國名手。馬於黃粱夢、岳陽樓諸劇，種種妙絕，而一遇麗情，便傷雄勁；王於西廂、絲竹芙蓉亭之外，作他劇多草草不稱。尺有所短，信然。』

又云：『元人作劇，曲中用事，每不拘時代先後。馬東籬三醉岳陽，賦呂純陽事也。寄生艸曲云：「這的是燒豬佛印待東坡，抵多少騎驢魏野逢潘閬。」俗子見之，有不訾爲唐人用宋事耶？』

梁氏云：『漢宮秋混江龍云：「料必他珠簾不掛，望昭陽一步一天涯。疑了些無風竹影，恨了些有月牕紗。他每見弦管聲中巡玉輦，恰便似斗牛星畔盼浮槎。是誰人偷彈一曲？寫出嗟呀。

莫便要忙傳聖旨，報與他家，我則怕乍蒙恩把不定心兒怕。驚起宮槐宿鳥，庭樹棲鴉。」又滌煞云：「你是必悄聲兒接駕，我則怕六宮人扳例撥琵琶。」寫情寫景，出色當行，元曲中第一義也。中有可議者：尚書勸元帝以昭君和番，駕唱云：「怎下的教他環珮影搖青塚月，琵琶聲斷黑江秋？」明妃死于北漠，其葬地生草，後人因以「青塚」名之。未出塞時，安得有此二字？且其第三折昭君跳在黑龍江，番王明云：「就葬此江邊，號爲『青塚』者」，此白又與曲自相矛盾矣。』

又云：『元人雜劇多演呂仙度世事，疊見重出，頭面強同。馬致遠之岳陽樓，即谷子敬之城南柳，不惟事蹟相同，即其中關目線索，亦大同小異，彼此可以移換。其第四折，必於省悟之後，作列仙出場，現身指點，因將羣仙名籍，數說一過，此岳伯川之鐵拐李、范子安之竹葉舟諸劇皆然，非獨岳陽樓、城南柳兩種也。』

又云：『東籬薦福碑云：「如今越聰明越受聰明苦，越癡呆越享了癡呆福，越糊塗越有了糊塗富。則這有銀的陶令不休官，無錢的子張學干祿。」此雖憤時嫉俗之言，然言之最爲痛快。讀至此，不泣數行下者，幾希矣。』

翟晴江灝云：『馬致遠陳摶高臥曲云「睡時節幕天席地，二三年喚不起」，較百餘日之說已夸誕矣，而世俗云「一臥千年」，尤無理之甚。』

又云：『飯後鐘，據北夢瑣言爲段文昌事；據摭言，爲王播事。今以移屬呂文穆，乃自元人馬致遠劇始。』

李文蔚十二種

漢武帝死哭李夫人

蔡逍遙醉寫石州慢

盧亭亭擔水澆花旦

張子房圯橋進履

報冤臺燕青博魚也是園目作『同樂臺燕青博魚』。

濯錦江魚雁傳情

謝安東山高臥趙公輔次本，題咸韻。

謝玄破苻堅也是園書目作『破苻堅蔣神靈應』。

金水題紅怨

秋夜芭蕉雨

風雪推車記

燕青射雁

鍾氏云：『文蔚，眞定人，江州路瑞昌縣尹。』

李直夫十二種

念奴教樂府

武元皇帝虎頭牌一作『便宜行事虎頭牌』。

潁考叔孝諫莊公一本作『孝諫鄭莊公』。

鄧伯道棄子留姪

風月郎君怕媳婦

尾生期女渰藍橋選目作『水渰藍橋』。

宦門子弟錯立身選目有二本。也是園入無名氏。

俏郎君占斷風光好

謊郎君壞盡風光好

歹門孃子勸丈夫歹門，一作『反門』。

晏叔原風月夕陽樓以上錄鬼簿。　火燒祆廟曲選目補入。

鍾氏云：『直夫，女直人，德興府住。即蒲察李五。』

唐三藏西天取經曲選目云：『有六本。』按所行西遊記院本二十四折，署『王昌齡作』。古劇每本例四折，此云有六本，即爲是劇。西遊記之名，後人所易也。後卷院本不復列。

吳昌齡十一種

張天師夜祭辰勾月一本作『辰鉤』。按：元曲選有張天師斷風花雪月，當另一種，補列于右。

張天師斷風花雪月　浣花女抱石投江　哪吒太子眼睛記

浪子回回賞黃花一作『黃花峪』。

鬼子母揭鉢記西天取經劇有揭鉢折，不當別列此目。或另是一種。

月夜走昭君　狄青撲馬　貨郎末泥以上錄鬼簿。

搜胡洞曲選目補入。

（花間四友東坡夢元曲百種補入。）

鍾氏云：『昌齡，西京人。』

梁氏云：『昌齡風花雪月一劇，雅馴中饒有韵致，吐屬亦淸穌婉約。帶白能使上下串連，一無滲漏；布局排場，更能濃淡疏密相間而出。在元人雜劇中，最爲全璧，洵不多覯也。』

王實甫十四種

東海郡于公高門曲選云：『有二本。』　孝父母明達賣子

曹子建七步成章　才子佳人拜月庭此種與關漢卿同目。曲選目作『多月亭』。

韓采雲絲竹芙蓉亭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曲選云：『有五本。』按：五本之說，則西廂本有二十折，但未指後四折爲關氏續耳。焦氏曲考列入院本。茲依錄鬼簿。

蘇小郎月夜販茶船有二本。　四大王歌舞麗春堂一作『四丞相』。

呂蒙正風雪破窰記與關氏同目。曲選云：『有二本。』　趙光普進梅諫曲選云：『有二本。』

詩酒麗春園與高文秀同目。曲選云：『有二本。』　陸績懷橘

雙渠怨曲選目作『雙題怨』。

鍾氏云：『實甫，大都人。』

王伯良云：『世稱曲手，必曰關、鄭、白、馬，顧不及王，要非定論。』

又云：『李中麓序刻喬夢符、張小山二家小令，以方唐之李、杜。夫李則實甫，杜則東籬，始當，張、喬蓋長吉、義山之流，喬多凡語，似又不如小山更勝也。』

又云：『古戲必以琵琶西廂稱首，遞爲桓、文。然琵琶終以法讓西廂，故當離爲雙美，不得

合爲聯璧。』

又云：『西廂組豔，琵琶修質，其體故然。何元朗並訾之，以爲「西廂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殊寡本色」。夫本色尙有勝二氏者哉？過矣！』

又云：『實甫西廂，千古絕技。微辭奧旨，未易窺測。筆之所錄，總不逮口之所宣。曾與吳文仲、莊冠甫諸君合三十餘人於米仲詔繕部湛園，邀予口悉其義，諸君莫不解頤，擊節稱快。冠甫謂：「實甫有知，當含笑地下。」』

秀水沈景倩德符云：『自北有西廂，南有拜月，雜劇變爲戲文，以至琵琶遂演爲四十餘折，幾十倍雜劇。然西廂到底不過描寫情感。予觀北劇，儘有高出其上者，世人未曾遍觀，逐隊吠聲，詫爲絕唱，眞井蛙之見耳。』

周櫟園亮工云：『輝縣褚邱去百泉四十里，寺傍有白馬將軍祠。土人多崔姓者，而近又有鄭村。有於褚邱演崔、鄭傳奇，土人以石擊優人，訟之官。張蓑居有過褚邱詩云：「玉勒追風下古鄉，鴛鴦隊裏陣雲黃。怪底褚邱春社上，無人敢去演西廂。」』

華亭董閬石含云：『昔之談詞者曰：「元詞家一百八十七人。王實甫如花間美人，自是絕調。」其品題不過如是而已。乃聖歎恣一己之私見，本無所解，自謂別出手眼，尋章摘句，瑣碎割裂。觀其前所列八十餘條，謂「自有天地，即有此妙文，上可貫串風、疋，追配馬、莊」，或證

之以禪語，或擬之於著作，忽而吳歌，忽而經典，雜亂不倫。且曰：「讀聖歎所批西廂記，是聖歎文字，不是西廂文字。」直欲竊為己有。噫！可謂迂而愚矣！』

梁應來兆壬云：『考曠園雜志載唐鄭太常恆及崔夫人合葬墓，在淇水西北五十里，即古淇澳地。明成化間，淇水氾溢，古塚石出，秦給事貫所撰志銘在焉。志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則會眞一記，特寓言八九耳。』

胡應麟云：『西廂記與鶯傳悉合，獨鄭恆爭姻之說不可曉。唐雜說柳參軍傳云：「柳遊曲江，邂逅崔氏女，目成焉。崔母王姓舅為執金吾，致崔母欲令子娶其女。女潛遣青衣輕紅往薦福寺達意于生，生即納聘挈歸，金吾不知也。既而崔母亡，柳夫婦來赴，金吾子見之，因訟于官，崔女卒歸王氏。」此不知與微之孰先後。女皆崔，婢皆紅，皆期僧寺中，特王、柳二姓差異。鄭恆之爭，斷出于此事附會矣。』趙德麟侯鯖錄記王性之辨雙文傳奇事甚詳，可參考也。

梁子章云：『王實甫之撰西廂，見太和正音譜。王弇州曲藻謂：「實甫原本，至碧雲、黃花而止矣，後所續為關漢卿筆；世謂止于草橋驚夢者，非也。」今按漢卿所撰曲，多至六十餘本，其目不載西廂，且俗本多鄙陋不倫之句，尤可疑也。』

又云：『世傳實甫作西廂，至「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構想甚苦，思竭，扑地遂死。平心論之，四語非不佳妙，然此等句法，元人所不尚，故元曲中亦少見，今則以

爲小家取巧矣。』

又云：『金聖歎強作解事，取西廂記而割裂之，西廂至此爲一大厄；又以意爲更改，尤屬鹵莽。其實聖歎以文律曲，故每於襯字删繁就簡，而不知其腔拍之不協。至一牌劃分數節，拘腐最爲可厭。所改縱有妥適，存而不論可也。李笠翁從而稱之，過矣。』

又云：『近日嘉應吳石華學博以六十家本、六幻本琵琶本、葉氏本與金本重勘之，科白多用金本，曲多用舊本云。』

案：王氏所撰西廂，太和正音譜目但署『西廂記』三字。周憲王本目，每四折標列一名，曰『王實甫　張君瑞鬧道場劇』，曰『崔鶯鶯夜聽琴劇』，曰『張君瑞害相思劇』，曰『草橋店夢鶯鶯劇』，其後四折曰『關漢卿　張君瑞慶團圓劇』。據此，則後四折爲關續無疑矣。曰新堂本目云：『第一本，焚香拜月；第二本，冰絃寫恨；第三本，詩句傳情；第四本，雨雲幽會；第五本，天賜團圓。』俗本目，如『老夫人開春院』等二十條，爲後人好事者所竄易，已非廬山眞面。元人無名氏有增奕一折用南呂一枝花調，與今所傳演者異。

武漢臣十一種

抱姪携男魯義姑

虎牢關三戰呂布鄭德輝次本。曲選目云：『有二本。』

女元帥掛甲朝天

曹伯明錯勘贓次本，有二本。

窮漢信登壇拜將　趙太子掫立天子班　鄭瓊娥梅雪玉堂春一作『玉壺春』。

謝瓊雙千里關山怨　散家財天賜老生兒　四哥哥神助以上錄鬼簿。

生金閣一云『提頭鬼』。也是園目作『包待制智賺生金閣』，入無名氏。曲選目補入。

鍾氏云：『漢臣，濟南府人。』

梁子章云：『元人多有以本人名姓直入句中，讀之愈覺情文眞切者。然亦止可一部中偶爾一用，多則易傷俚俗。如武漢臣之玉壺春云：「願你個李素蘭常風韻，則這個玉壺生永結緣。」又云：「則這個玉壺生更和這素蘭女，則索告你個柳青孃。」又云：「這的是玉壺生小詞章。」又云：「玉壺生拜辭了素蘭香。」一劇凡數見，固不如其已也。』

又云：『灰闌記、留鞵記、蝴蝶夢、神奴兒、生金閣等劇，皆演宋包待制開封府公案故事，賓白大半從同；而神奴兒、生金閣兩種，第四折魂子上場，依樣葫蘆，略無差別。相傳謂扮演者臨時添造，信然。』

王仲文十種

淮陰縣韓信乞食　洛陽令董宣強項　感天地王祥臥冰

七星壇諸葛祭風　漢張良辭朝歸山　齊賢母三教王孫賈

諸葛亮秋風五丈原　趙太祖夜斬石守信有二本。　救孝子賢母不認屍

孟月梅寫恨錦香亭一作『錦江亭』。

鍾氏云：『仲文，大都人。』

李壽卿十種

說專諸伍員吹簫　月明三度臨歧柳一作『月明和尙度柳翠』。

船子和尙秋蓮夢　呂太后定計斬韓信　呂太后夜鎭鑑湖亭

司馬昭復奪受禪臺有二本。　鼓盆歌莊子歎骷髏　呂太后祭滻水

呂無雙遠波亭　辜負呂無雙與遠波亭關目同。

鍾氏云：『壽卿，太原人，將仕郎，徐縣丞。』

翟灝云：『咸淳臨安志載紹興間尹臨安者二十五人，除、罷月日，秩然無紊，並無柳宣教之姓名。五燈會元：「淸了，字眞歇。」亦無月明之號。惟張邦基侍兒小名錄載：「五代時僧至聰，脩行十年，自以戒行具足。一日下山，於道旁見一美人號紅蓮者，一瞬而動，遂與合歡。明起沐浴，與婦人俱化。」此紅蓮事，又其僧不名玉通。李壽卿所撰月明三度臨歧柳，其楔子云：「觀世音淨缾內楊柳枝葉，偶汙微塵，罰往人世爲妓。旣三十年，令十六羅漢月明尊者點化返元。」則柳翠之虛假顯然。若今燈夕所演，乃武林舊事所載元夕舞隊之耍和尙，其和尙與婦人俱未嘗有名目也。』

尙仲賢十種

張生煮海

尉遲恭三奪搠也是園作『單鞭奪搠』。　　崔護謁漿十六曲次本。白仁甫有此目。

陶淵明歸去來辭一作『歸去來兮』。

鳳皇波越孃背燈　　洞庭湖柳毅傳書　　沒興花前秉燭旦

武成廟諸葛論功『武成廟』，一本作『玉淸殿』。　　海神廟王魁負桂英

漢高祖濯足氣英布俱錄鬼簿目。曲選目此種入無名氏。

鍾氏云：『仲賢，眞定人，江浙行省務官。』

案：也是園書目仲賢作『仲賓』，誤。

石君寶十種

士女秋香怨　　呂太后醢彭越　　柳眉兒金錢花選目作『金錢記』。

窮解子紅綃驛選目作『紅綃傘』。　　魯大夫秋胡戲妻

東吳小喬哭周瑜　　李亞仙詩酒曲江池　　趙二世醉走雪香亭

張天師斷歲寒三友　　諸宮調風月紫雲亭

鍾氏云：『君寶，平陽人。』

梁子章云：『繡襦記傳奇、曲江池雜劇，皆鄭元和、李亞仙事也。元和之父曰鄭公弼，爲洛陽縣尹；繡襦記作鄭儋，爲常州刺史，各不相符。曲江之張千，即繡襦之來興。曲江以元和

授官縣令，不肯遽認其父；繡襦則謂狀元出參成都軍事，父子萍逢。兩劇雖屬冰炭，要於曲義無關。惟亞仙刺目勸學一事，繡襦極意寫出，曲江概不敍入，似乎疎密判然。第雜劇限于四折，且正名以「李亞仙花酒曲江池」爲題，似此閒筆，亦可無庸煩縷也。』

楊顯之八種

劉泉進瓜　　黑旋風喬斷案　　醜駙馬射金錢

臨江驛瀟湘夜雨　　蕭縣君風雪酷寒亭曲選目云：『旦末二本。』也是園目蕭縣君作『鄭孔目』。

蒲魯忽劉屠大拜門　　大報冤兩世辨劉屠選目作『小劉屠』。

借通縣跳神師婆旦

鍾氏云：『顯之，大都人。與漢卿莫逆交，凡有珠玉，與公較之。』

紀天祥六種

驢皮記　　曹伯明錯勘贓武漢臣亦有此目。

李元眞松陰記　　趙氏孤兒冤報冤也是園目作『大報讐』。

韓湘子三度韓退之　　信安王斷復販茶船

鍾氏云：『天祥，大都人，與李壽卿、鄭廷玉同時。』

文林云：『世以史記趙氏孤兒作雜劇，是以雜劇爲史記也。史遷好摭拾不經之言爲傳，不怪

其然也。又或辨其有無者，噫，不足辨也。經曰：「趙盾弒其君。」則盾固未嘗殺於靈公也。盾之善終，又何嘗死於屠岸賈也耶？史之言，不足信者多。』

案：天祥，也是園曲目、選目俱作『君祥』。

于伯淵 六種

白門斬呂布　呂太后餓劉友　丁香回回鬼風月

莽和尚復奪珍珠旗　尉遲恭病立小秦王　狄梁公智斬武三思

鍾氏云：『伯淵，平陽人。』

戴善甫 五種

伯俞泣杖　宮調風月紫雲亭 與石君寶同目。

關大王三捉紅衣怪　陶秀寶醉寫風光好　柳耆卿詩酒玩江樓 俱錄鬼簿。

鍾氏云：『善甫，眞定人，江浙行省務官。』

案：曲選目作『善夫』。

王廷秀 四種

鹽客三告狀 選目作『雙告狀』。　秦始皇坑儒焚典 一作『焚典坑儒』。

周亞夫屯細柳營　石頭和尚草庵歌

鍾氏云：『廷秀，山東益都人，淘金千戶。』

張時起四種

昭君出塞　　賽花月秋千記六折。選目作『鞦韆怨』。

霸王垓下別虞姬　　沈香太子劈華山

鍾氏云：『時起字才英，東平府學生，長蘆居。』

費唐臣三種

斬鄧通　　漢丞相韋賢籯金　　蘇子瞻風雪貶黃州

鍾氏云：『唐臣，大都人，君祥之子。』

趙子祥三種

崔和擔土　　風月害夫人次本。高文秀有此目。

太祖夜斬石守信次本。王仲文有此目。

姚守中三種

漢太守郝連留錢一作『郝廉』。　　神武門逢萌掛冠

褚遂良扯詔立東宮選目作『立中宗』。

鍾氏云：『守中，洛陽人，牧庵學士姪。平江路吏。』

李好古三種

張生煮海選目云：『二本。』尚仲賢有此目。

趙太祖鎮凶宅　　巨靈劈華嶽曲選目作『巨靈神劈華山』。

鍾氏云：『好古，保定人。或云西平人。』

趙天錫二種

試湯餅何郎傅粉　　賈愛卿金錢翦燭

鍾氏云：『天錫，汴梁人。鎮江府判。』

梁進之二種

趙光普進梅諫選目云：『有二本。』王實甫同目。

東海郡于公高門選目云：『二本。』王實甫同目。此係旦本。

鍾氏云：『進之，大都人，警巡院判，除縣尹，又除大興府判，次除知和州。與漢卿世交。』

王伯成二種

張騫泛浮槎　　李太白貶夜郎

鍾氏云：『伯成，涿州人，有天寶遺事諸宮調行世。』

孫仲章三種

卓文君白頭吟　金章宗斷留遺文書二種錄鬼簿。

張鼎勘頭巾也是園目有『河南府』三字。曲選目補入。

鍾氏云：『仲章，大都人。或云李仲章。』

案：選目作『孫仲辛』。

趙明道二種

陶朱公范蠡歸湖　韓湘子三赴牡丹亭

鍾氏云：『明道，大都人。』

案：選目作『趙明遠』。也是園目有韓退之雪擁藍關記，疑卽三赴牡丹亭。

趙公輔二種

晉謝安東山高臥汴本。有二本。　棲鳳堂倩女離魂有二本。

鍾氏云：『公輔，平陽人，儒學提舉。』

李子中二種

崔子弒齊君　賈充宅韓壽偷香

鍾氏云：『子中，大都人，知事，除縣尹。』

李進取三種

窮解子破傘雨　神龍殿欒巴噀酒　司馬昭復奪受禪堂李壽卿有此目。

鍾氏云：『進取，大名人，官醫大夫。』

案：元曲選目也是園書目俱作『李取進』。

岳伯川二種

羅光遠夢斷楊貴妃　呂洞賓度鐵拐李岳也是園目作『鐵拐李借屍還魂』。

鍾氏云：『伯川，濟南人。或云鎮江人。』

康進之二種

黑旋風老收心　梁山泊黑旋風負荆

鍾氏云：『進之，棣州人。一云陳進之。』

顧仲清二種

陵母伏劍　滎陽城火燒紀信

鍾氏云：『仲清，東平人，清泉場司令。』

石子章二種

秦脩然竹塢聽琴　黄貴孃秋夜竹窗雨

鍾氏云：『子章，大都人。』

侯正卿一種

關盼盼春風燕子樓

鍾氏云：『正卿，眞定人，號艮齋先生。』

史九散人一種

花間四友莊周夢

鍾氏云：『史九散人，眞定人，武昌萬戶。』

案：元曲選目作『史九敬先。』

孟漢卿一種

張鼎智勘魔合羅一本張鼎作『張孔目』。

鍾氏云：『漢卿，亳州人。』

李寬甫一種

漢丞相丙吉問牛喘

鍾氏云：『寬甫，大都人，刑部令史，除廬州合肥縣尹。』

李行甫一種

包待制智賺灰欄記一作『灰攔』，一本作『灰闌』。

鍾氏云：『行甫，絳州人。』

費君祥一種

才子佳人菊花會

鍾氏云：『君祥，大都人，唐臣父，與漢卿交，有愛女論行于世。』

江澤民一種　當以『汪澤民』爲是。澤民嘗序王逢原吉梧溪集，至正時新安人。

糊突包待制

鍾氏云：『澤民，眞定人。』

案：元曲選目作『汪澤民』。

陳寧甫一種

風月兩無功

鍾氏云：『寧甫，大名人。』

案：也是園目作『陳定甫』。

陸顯之一種

宋上皇碎冬凌

鍾氏云：『顯之，汴梁人。』

狄君厚一種

晉文公火燒介子推

鍾氏云：『君厚，平陽人。』

孔文卿一種

秦太師東窗事犯有二本。

鍾氏云：『文卿，平陽人。或云一本爲楊駒兒作。』

明郎仁寶瑛云：『岳武穆戲文何立鬧酆都，世皆以爲假設之事，乃爲武穆泄冤也。予嘗見元之平陽孔文仲有東窗事犯樂府，杭之金人傑有東窗事犯小說，與今所傳大略相似。』

張壽卿一種

謝金蓮詩酒紅梨花

鍾氏云：『壽卿，東平人，浙江省掾吏。』

劉唐卿二種

蔡順摘椹養母

李三孃麻地捧印一作『麻地傍印』。

鍾氏云：『唐卿，太原人，皮貨所提舉，在王彥博左丞席上曾咏「博山銅細裊香風」者。』

彭伯威一種

四不知月夜京孃怨

鍾氏云：『伯威，保定人。或云此劇爲郭安道作。』

案：伯威，曲選目作『伯城』。

李時中一種

開壇闡教黃粱夢馬致遠有此目。

鍾氏云：『時中，大都人，中書省掾，除工部主事。此劇第一折馬致遠，二折李時中，三折花李郎學士，四折紅字李二，合作。』

羅貫中一種

宋太祖龍虎風雲會

案：貫中名本，杭人。郎仁寶云：『三國、「宋江」二書，其所編也。』或列入明人，誤。

趙明鏡三種

渡孟津武王伐紂

官門子弟錯立身次本。與李直夫同目。也是園書目入無名氏。

張果老度脫啞觀音

案：錄鬼簿作：『趙文殷，彰德人，教坊色長。』

張酷貧四種

羅李郎一種，作『張國瑤』，瑤又『寶』字之誤。

漢高祖衣錦還鄉　　薛仁貴衣錦還鄉　　相國寺公孫汗衫記

羅李郎大鬧相國寺

案錄鬼簿作：『張國寶，即喜時營教坊勾管。』

趙子昂云：『院本中有娼夫之詞，名曰「綠巾詞」，雖有絕佳者，不得並稱樂府。如黃番綽、鏡新磨、雷海青，皆古名娼，止以樂名呼之，亘世無字。今趙明鏡訛傳趙文敬，張酷貧訛傳張國賓，皆非也。』

紅字李二三種

病楊雄　　板踏兒黑旋風選目作『板沓兒』。

折擔兒武松打虎

鍾氏云：『京兆人，劉耍和壻。』

花李郎二種

憋懆判官釘一釘　　莽張飛大鬧相府院選目作『勸吉平』。

鍾氏云：『劉耍和壻。或云張國寶作。』

案：酷貧訛爲『國賓』，以音相同也。後遂訛賓爲『寶』，又以其字形相類耳。花李郎既屬教坊色長，而鍾氏稱爲『花李郎學士』，殊不可解。

今樂考證

著錄二

元雜劇

宮天挺六種

嚴子陵釣魚臺　會稽山越王嘗膽　死生交范張雞黍

濟飢民汲黯開倉　宋仁宗御覽托公書　宋上皇御賞鳳皇樓

鍾氏云：『天挺字大用，大名開州人，歷學官，除釣臺書院山長。爲權豪所中，事獲辨明，亦不見用。卒於常州。先君與之莫逆交，故余常得侍坐，見其吟咏文章，筆力人莫能敵。樂章歌曲，特餘事耳。』

鄭光祖十七種

紫雲孃　齊景公哭晏嬰　周亞夫細柳營王廷秀有此目。

李太白醉寫秦樓月　齊醜后無鹽破連環也是園目作『鍾離春智勇定齊』。

陳後主玉樹後庭花　三落水鬼泛采蓮船一本船作『舟』。

王太后摔印哭孺子元曲選目另有哭孫子劇，即此劇誤分爲二，孺誤『孫』。

放太甲伊尹扶湯也是園目作『立成湯伊尹耕莘』。

秦趙高指鹿爲馬　㑳梅香翰林風月也是園目香字下有『騙』字。

醉思鄉王粲登樓　周公輔成王攝政　迷靑瑣倩女離魂趙公輔有此目。

虎牢關三戰呂布有二本。武漢臣有此目。　謝阿蠻梨園樂府

崔懷寶月夜聞箏

鍾氏云：『光祖字德輝，平陽襄陵人，以儒補杭州路吏。爲人方直，不妄與人交，故諸公多鄙之；久則見其情厚，而他人莫之及也。病卒，火葬於西湖之靈芝寺，諸弔送各有詩文。公之所作，不待備述，名香天下，聲振閨閣。伶倫輩稱鄭老先生，皆知其爲德輝也。惜乎所作貪於俳諧，未免多於斧鑿，此又別論焉。』

梁子章云：『倩女離魂，通劇中無甚出色，在元曲可列中等。惟末折喜遷鶯云：「據才郎心性，莫不是向天公買撥來聰明？」二語靈心慧舌，其妙無對，較之「小姐多丰采，君瑞濟川

才」，眞胥壞矣。』

又云：『德輝傷梅香如一本小西廂，前後關目、插科、打諢，皆一一照本摹擬：張生以白馬解圍而面訂婚姻，白生亦因挺身赴戰而預聯姻好，一同也；鄭夫人使鶯鶯拜張生爲兄，裴亦使小蠻見白而改稱兄妹，二同也；張生假館於崔，而白亦借寓于裴，三同也；鶯鶯動春心不使紅娘知而紅娘自知，樊素亦逆揣主意而勸使遊園，四同也；張生琴訴衷曲，白亦琴心挑逗，五同也；張生積思成病，白亦病眠孤館，六同也；張生向紅娘訴情，白亦於樊素前盡傾肺腑，七同也；張生跪求紅娘，白亦向樊素折腰，八同也；張生倩紅傳寄錦字，素亦與白密遞情詞，九同也；鶯鶯窺簡佯怒，小蠻亦見詞罪婢，十同也；紅娘佯以不識字自解，樊素亦反問詞中所語云何，十一同也；紅見責而戲言將告夫人，樊亦被詰而詐爲出首，十二同也；鶯鶯答詩自訂佳期，小蠻亦答詩私約夜會，十三同也；張生誤以紅娘爲鶯鶯，白亦誤將樊素作小蠻，十四同也；鶯鶯燒香，小蠻亦燒香，十五同也；崔夫人拷紅，裴亦打問樊素，十六同也；紅娘堂前巧辯而歸罪於崔，樊素亦據理直陳而諉過於裴，十七同也；崔夫人促張應試，裴亦使白赴京，十八同也；鶯鶯私以汗衫、裹肚寄張，蠻亦有玉簪、金鳳贈白，十九同也；張衣錦還鄉，白亦狀元及第，二十同也。不得謂無心之偶合矣。』

又云：『傷梅香混江龍云：「孔安國傳中庸、語、孟，馬融集春秋祖述著左邱明，演周易關

西夫子，治尙書魯國伏生，校禮記舛譌揚子雲，作毛詩箋注鄭康成：無過是闡大道發揚中正，紀善言答問詳明。」元人曲詞，每多腐語，如此等類，直是一幅策論，豈復成聲律耶！又況出自閨閣兒女之口也？』

又云：『㑳梅香載白敏中父參裴度軍，陣中救度，受傷頻死，度以女小蠻許字敏中。度死，度妻韓夫人將背前約。有侍婢樊素者，從中撮合，始克成婚。其大致如此。按雲溪友議：「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旣邁，而小蠻方豐豔，因作楊柳詞以托意。」又按女世說：「樊素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柳。樂天以己年高，將放之。適馬有名駱者，同時議鬻。馬出而首反顧。素聞馬嘶，泣拜曰：駱將去，其鳴哀；素將去，其辭苦；豈主君獨無情哉！」』然則兩人爲樂天愛妾，恩至義盡，具有明徵。敏中爲樂天從祖弟，史稱其與樂天相友愛者，乃妄以其兄之妾爲其弟之妻且婢，使千古而下閱者，疑敏中有陳平爲盜之謗，朕栖欲治之心，顚倒倫常，莫斯爲甚。彼琵琶之厚誣伯喈者，抑無論矣。』

金仁傑七種

蔡琰還朝次本。　秦太師東窗事犯孔文卿同目。選目云：『有二本』。

周公旦抱子設朝喜春來按。　蕭何月夜追韓信

長孫皇后鼎鑊諫　　玉津園智斬韓太師　　蘇東坡夜宴西湖夢

鍾氏云：『仁傑字志甫，杭州人。余自幼聞公之名，未得與之見也。公小試錢穀，給由江浙，遂一見如平生歡，交往二十年如一日。天歷元年戊辰冬，授建康崇甯務官。明年己巳正月，敍別。三月，其二子護櫃來杭，知氣中而卒，嗚呼惜哉！所述雖不駢麗，而其大概多有可取焉。』

范康二種

曲江池杜甫遊春　　陳季卿悟道竹葉舟

鍾氏云：『康字子安，杭州人，明性理，善講解，能詞章，通音律。因王伯成有李太白貶夜郎，乃編杜子美遊曲江，一下筆卽新奇，蓋天資卓異，人不可及也。』

案：元曲選目分曲江池與杜甫遊春爲二種，誤。

曾瑞一種

王月英元夜留鞋記一作『才子佳人誤元宵』。也是園目入無名氏。

鍾氏云：『瑞字瑞卿，大興人，自北來南，喜江浙人才之多，羨錢塘景物之盛，因而家焉。神采卓異，衣冠整肅，優游於市井，洒然如神仙中人。志不屈物，故不願仕，自號褐夫。江淮之達者，歲時餽送不絕，遂得以徜徉卒歲。臨終之日，詣門弔者以千數。余嘗接音容，獲承言話，勉勵之語，潤益良多。善丹靑，能隱語小曲。有詩酒餘音行於世。』

沈和六種

祈甘雨貨郎朱蛇記　徐駙馬樂昌分鏡記　鄭玉娥燕山逢故人

鬧法場郭興何楊選目作『阿楊』。　歡喜寃家

瀟湘八景

鍾氏云：『和字和甫，杭州人，能詞翰，善談謔，天性風流，兼明音律。以南北調合腔，自和甫始。如瀟湘八景、歡喜寃家等曲，極爲工巧。後居江州，近年方卒。江西稱爲「蠻子關漢卿」者是也。』

鮑天祐八種

王妙妙死哭秦少游　史魚尸諫衛靈公　忠義士班超投筆高文秀有此目。

貪財漢爲富不仁　摘星樓比干剖腹　英雄士楊震辭金一作『畏金』。

漢丞相宋宏不諧　孝烈女曹娥泣江

鍾氏云：『天祐字吉甫，杭州人，初業儒，長事吏。簿書之役，非其志也，跬步之間，惟務搜奇索古而已，故其編撰多使人感動咏歎。余與之談論節要，至今得其良法。才高命薄，今猶古也，竟至崑山州吏而止。』

陳以仁二種

錦堂風月　十八騎誤入長安

鍾氏云：『以仁字存甫，杭州人，以家務雍容，不求聞達，日與南北士大夫交遊。僮僕輩以茶酒湯果爲厭，公未嘗有難色，然其名因是而愈重。能博古，善謳歌。其樂章間出一二，俱有駢麗之句。』

趙良弼一種

春夜梨花雨

鍾氏云：『良弼字君卿，東平人，總角時與余同里閈，同發蒙，同師鄧善之、曹克明、劉聲之三先生，又於省府同筆研。公經、史問難，詩、文酬唱，及樂章、小曲、隱語、傳奇，無不究竟。所編梨花雨，其辭甚麗。後補嘉興路吏，遷調杭州。天歷元年冬，卒于家。公之風流醞籍、開懷待客，人所不及，然亦以此見廢。能裁字，善丹青，但以末技，故不備錄。』

喬吉甫十一種

怨風月嬌雲認玉釵　杜牧之詩酒揚州夢　玉簫女兩世姻緣

死生交托妻寄子選目入無名氏。　馬光祖勘風塵一作『勘風情』。

荆公遺妾　唐明皇御斷金錢記也是園目作『李太白匹配金錢記』。

節婦牌　賢孝婦　九龍廟

燕樂毅黃金臺

鍾氏云：『吉甫字夢符，太原人，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美容儀，能詞章，以威嚴自飭，人敬畏之。居杭州太乙宮前。有題西湖梧葉兒百篇，名公爲之序。江湖間四十年，欲刊所作，竟無成事者。至正五年二月，病卒於家。』

陶宗儀云：『喬孟符吉博學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鳳頭、豬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

李中麓開先云：『元以詞名代，而夢符其翹楚也。無問遠、近，識、不識，皆知有太原喬夢符云。評其詞者，以爲「若天吳跨神鼈，噀沫於大洋，波濤洶湧，有截斷中流之勢」，此特言其雄健而已，要之未盡也。以予論之：「蘊藉包含，風流調笑，種種出奇而不失之怪，多多益善而不失之煩，句句用俗而不失其爲文。」自可謂與之傳神。夢符復生，當必首肯。』

厲樊榭鶚云：『吳興臧晉叔曾刻其雜劇數種于元人百種曲，章邱李中麓又刻其小令一卷，皆笙鶴翁之桓譚也。僕尤好其小令，洒落俊生，如遇翁之風韻於紅牙錦瑟間爾云。』

梁子章云：『以白引起曲文，曲所未盡，以白補之，此作曲周密處，元人百種多未見及。金錢記第三折韓飛卿占卦，白中連篇累牘，接下紅綉鞋一曲，並未照應一字。後人每事勝前人，

即此一節已然矣。還魂記云：「轉過這勺藥闌前，緊靠着這湖山石邊。」通曲已膾炙人口，而不知實以喬孟符金錢記「恰行這牡丹亭，又轉過勺藥圃、薔薇後」數語爲藍本也。』

案：焦里堂曲考目明人院本載喬夢符金縢記，當誤。豈明人另有喬夢符耶？姑附此存疑，以俟博洽者。

睢景臣三種

千里投人　鶯鶯牡丹記　楚大夫屈原投江

鍾氏云：『景臣後字景賢。大德七年，公自維揚來杭州，余與之識。自幼讀書，以水沃面，雙眸紅赤，不能遠視。心性聰明，酷嗜音律。維揚諸公，俱作高祖還鄉套數，惟公哨遍製作新奇，皆出其下。又有南呂一枝花題情云：「人間燕子樓，被冷鴛鴦錦，酒空鸚鵡盞，釵折鳳皇金。」亦爲工巧，人所不及也。』

周文質四種

孫武子教女兵元曲選目云：『有二本。』　春風杜韋娘

持漢節蘇武還鄉也是園目作『英雄士蘇武持節』。　敬新磨戲諫唐莊宗

鍾氏云：『文質字仲彬，其先建德人，後居杭州，因而家。體貌清癯，學問該博，資性工巧，文筆新奇。家世儒業，俯就路吏。善丹青，能歌舞，明曲調，諸音律。性尚豪俠，好事敬客。

余與之交二十年，未嘗跬步離也。元統二年六月，余自吳江回，公已抱病，盛暑中止以爲癰癤之毒，而不經意也。醫是踵門，病及五月，而無瞑眩之藥，十一月五日卒於正寢。』

吳仁卿五種

子房貨劍　火燒正陽門　醉遊阿房宮

楚大夫屈原投江與睢景臣同目。　手卷記此種元曲選目。

鍾氏云：『仁卿字宏道，號克齋先生，歷仕府判，致仕。有金縷新聲行於世。』

秦簡夫五種

東堂老勸破家子弟　夭壽太子邢臺記曲選目入無名氏。

玉溪館　義士死趙禮讓肥一作『孝義士趙禮讓肥』。

陶賢母翦髮待賓

鍾氏云：『見在都下，擅名。近歲來杭，回。』

趙善慶七種

孫武子教女兵有二本。周文質同目。　唐太宗驪山七德舞

醉寫滿庭芳　村學堂　燒樊城糜竺收資

姜肱共被　執笏諫二種曲選目。

鍾氏云：『善慶字文賢，饒州樂平人，善卜術，任陰陽學正。又別作趙文寶名孟慶。』

屈子敬五種

田單復齊　孟宗哭竹　敬德撲馬

昇仙橋相如題柱關漢卿有此目。　宋上皇三恨李師師

正音譜以田單火牛劇入無名氏。

鍾氏云：『子敬，英甫之姪，與余同窗，有樂府。所編有田單復齊等套數。以學官除路教諭卒。樂章華麗，不亞于小山。』

蕭德祥五種

四春園　小孫屠　王脩斷殺狗勸夫也是園目入無名氏。

四大王歌舞麗春園王實甫有此目。　包待制三勘胡蝶夢關漢卿有此目。

鍾氏云：『德祥，杭州人，以醫爲業，號復齋。凡古文，俱櫽括爲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戲文等。』

陸登善二種

開倉糶米　張鼎勘頭巾孫仲章有此目。

鍾氏云：『登善字仲良。一云姓陳。祖父維揚人。江淮改浙江，其父以典掾來杭，因而家焉。

爲人沈重簡默，能詞，能謳，有樂府、隱語。』

朱凱二種

孟良盜骨殖一作『昊天塔』。還目入無名氏。　黃鶴樓

鍾氏云：『凱字士凱，自幼孑立不俗，與人寡合。小曲極多。所編昇平樂府及隱語，包羅天地。謎、韵皆余作序。』

王曄三種

臥龍崗　雙賣華

破陰陽八卦桃花女一作『智賺桃花女』。也是園書目入無名氏。

鍾氏云：『曄字日華，杭州人，體豐肥而善滑稽。能詞章、樂府，臨風對月之際，所製工巧，有與朱士凱題雙漸小卿問答，人多稱賞。』

王仲元三種

東海郡于公高門王寶甫、梁進之俱有此目。　私下三關一作『謝金吾』。

袁盎却坐

鍾氏云：『仲元，杭州人，與余交有年矣。所編于公高門等。』

孫子羽一種

杜秋娘月夜紫鸞簫

鍾氏云：『子羽，儀眞人。』

張鳴善二種　陶宗儀輟耕錄有張明善作北樂府譏時水仙子。

包待制判斷烟花鬼　　黨金蓮夜月瑤琴怨

鍾氏云：『鳴善，揚州人，宣慰司令史。』

江陰王逢梧溪集：『張鳴善名擇，湖南人，以晦迹擢江浙提學。今謝病隱吳江。』

范冰壺一種

鷫鸘裘

臧晉叔云：『第二折施君美、第三折黃德潤、第四折沈拱之作。』鍾錄一條宜補入。

鍾氏云：『范居中字子正，號冰壺，杭州人。父玉壺，前輩名儒，假卜術爲業，居杭之三元樓前。冰壺善操琴，能書法。其妹亦有文名，大德間被旨赴都，冰壺亦北行。以才高，不見遇。』

柯丹邱十二種

瑤天笙鶴一本作『松鶴』。　　冲漠子獨步大羅天　　卓文君私奔相如

齊桓公九合諸侯　　豫章三害　　勘妒婦

白日飛昇　　蕭清瀚海　　辨三教

烟花判　　客窗夜話　　楊娭復落娼

丹邱名九思，字敬仲，官博士。

鍾嗣成 七種

錢神論 一本作『錢神論』。　　章臺柳　　馮諼焚券

鄭莊公　　詐遊雲夢　　蟠桃會

斬陳餘

朱士凱云：『大梁鍾醜齋，善之鄧祭酒、克明曹尚書之高第。其樂府小曲、大篇長什，傳之于人，傳之於人，每不遺稿，故未能就編焉。右七種皆在他處按行，故近者不知，人皆易之。』

案：元曲選目七種俱入無名氏。

無名氏 一百種

諸葛亮博望燒屯　　馮玉蘭夜雨泣江舟　　龐涓夜走馬陵道

鄭月蓮秋夜雲窗夢　　忠義士豫讓吞炭　　風雨像生貨郎旦

硃砂擔滴水浮漚記　　下高麗敬德不伏老　　賢達婦荆娘盜果 一作『京娘』。

劉千病打獸角牛　　蘇子瞻醉寫赤壁賦　　施仁義劉宏嫁婢

玎玎璫璫盆兒鬼
玉清庵錯送鴛鴦被
雁門關存孝打虎
閥閱舞射柳蕤丸記
二郎神醉射鎖魔鏡
王鼎臣風雪漁樵記
薩眞人夜斷碧桃花
錦雲堂美女連環記 記，一作『計』。
金水橋陳琳抱粧合
拂塵子
燕山夢
袁覺托笆
月夜杜鵑啼
罟罟旦
張願水裏報怨

劉玄德醉走黃鶴樓 疑即朱凱劇。
孝順賊魚水白蓮池
狄青復奪襖衣車
逞風流王煥百花亭
漢鍾離度脫藍采和
行孝道郭巨埋兒
趙匡義智娶符金錠
神奴兒大鬧開封府
夢天台
彩扇題詩
收心猿意馬
張千替殺妻
敬德撾怨鼓
任貴五顆頭

孟光女舉案齊眉
摩利支飛刀對箭 一作『跨海東征』。
龍濟山埜猿聽經
李雲英風送梧桐葉
包待制賺合同文字
張公藝九世同居
凍蘇秦衣錦還鄉 還目分凍蘇秦與蘇秦還鄉爲二種誤。
霍光鬼諫
望思臺
火燒阿房宮
趙宗讓肥 疑即秦簡夫趙禮讓肥。
智賺三件寶
四窗旦
繼母大賢

紙扇記
智賺鬼擘口
盧仝七椀茶
夜月荆娘墓
打毬會
打陳平
策立陰皇后
墾姑姑
明皇村院會佳期
任千四顆頭
桂花精
黃花寨
銷金帳
望香亭
哀哀怨怨後庭花

還牢旦
搥碎黃鶴樓
千里獨行
卓文君駕車
刀劈史鴉霞
田眞泣樹
螺螄末尼
黃魯直到打底
搬運太湖石
化胡成佛
柳成錯背妻
佳人寫恨
陶侃拿蘇峻
才子留情
危太僕衣錦還鄉

一丈青鬧元宵
包待制雙勘丁
賢孝牌
昇仙會
楊香跨虎
祭三王
魯元公主
三賢婦
雙門醫
風流娘子兩相宜
雪裏報冤
水簾寨
風雪待制
郭桓盜官糧

從太和正音譜、元曲選目、也是園藏書目校定。其有撰人名氏可考者，均節去。

也是園錢氏藏古今無名氏雜劇目 一百二十一種

伍子胥鞭伏柳盜跖　十八種臨潼鬥寶　田穰苴伐晉興齊
後七國樂毅圖齊　吳起獻秦掛帥印　守貞節孟母三移
莊周半世蝴蝶夢　羊角哀鬼戰荊軻　四公子夷門元宵宴
巫娥女醉赴陽臺夢

以上十種，春秋故事。

漢公卿衣錦還鄉　運機謀隨何騙英布　隨何賺風魔蒯通
韓元帥陰度陳倉　司馬相如題橋記

以上五種，西漢故事。

馬援撾打聚獸牌　雲臺門聚二十八將　漢姚期大戰邳彤
寇子翼定時捉將　鄧禹定計捉彭寵　邳鄲璋昆陽大戰
金谷富郭況遊春　施仁義岑母大賢

以上八種，東漢故事。

十樣錦諸葛論功　曹操夜走陳倉道　陽平關五馬破曹

走鳳雛龐操四郡　周公瑾得志娶小喬　張翼德單戰呂布
莽張飛大鬧石榴園　諸葛亮掛印氣張飛　諸葛亮石伐陸遜
諸葛亮隔江鬥智　老陶謙三讓徐州　壽亭侯五關斬將
關大王月夜斬貂蟬　關雲長古城聚義　關雲長單刀劈四寇
米伯通衣錦還鄉　壽亭侯怒斬關平　關雲長大破蚩尤
劉關張桃園三結義　張翼德三出小沛　張翼德大破杏林莊

以上二十一種，三國故事。

陶淵明東籬采菊

以上一種，六朝故事。

長安城四馬投唐　立功勛慶賞端陽　賢達婦龍門隱秀
招涼亭賈島破風詩　衆僚友喜賞浣花溪　魏徵改詔風雲會
程咬金斧劈老君堂　徐茂功智降秦叔寶　尉遲恭鞭打單雄信
小尉遲將鬥將認父　十八學士登瀛州　唐李靖陰山破虜

以上十二種，唐代故事。

李存孝大戰葛存周　狗家疃五虎困彥章　朱全忠五路犯太原

李嗣源復奪紫泥宣　飛虎峪存孝打虎　壓關樓疊掛午時牌
　以上六種，五代故事。
存仁心曹彬下江南　八大王開詔救忠臣　楊六郎調兵破天陣
焦光贊活拿蕭天祐　趙匡允打董達　穆陵關上打韓通
宋大將岳飛精忠　十探子大鬧延安府　蘇東坡誤入佛遊寺
　以上九種，宋代故事。
張于湖誤宿女貞觀　王閏香夜月四春園　李瓊奴月夜江陵怨
海門張仲村樂堂　崔驢兒指腹成婚　女姑姑說法陞堂記
清廉官長勘金環　雷澤遇仙記　若耶溪漁樵閒話
徐伯株貧富興衰記　薛包認母　認金梳孤兒尋母
鵲奔亭蘇娥自訴　四時花月賽嬌容　王文秀渭塘奇遇
秦月娥誤失金鐶記　賽金蓮花月南樓記　風月南牢記
慶豐門蘇九淫奔記　僧尼共會
　以上二十種，雜傳故事。
釋迦佛雙林坐化　觀音菩薩魚籃記

以上二種，釋氏故事。

許眞人拔宅飛升　孫眞人南極登仙會　呂翁三化邯鄲店
呂純陽點化度黃龍　呂洞賓戲白牡丹　邊洞玄慕道升仙
李雲卿得悟升眞　王蘭卿服信明貞傳　證無爲作太平仙記
瘸李岳詩酒玩江亭　太乙仙夜斷桃符記　南極星度脫海棠仙
時眞人四聖鎖白猿　猛烈哪吒三變化　二郎神鎖齊天大聖
灌口二郎鎖健蛟

以上十六種，神仙故事。

魯智深喜賞黃花峪　梁山五虎大刦牢　梁山七虎鬧銅臺
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　王矮虎大鬧東平府　小李廣大鬧元宵夜
宋公明劫法場　宋公明喜賞新春會

以上八種，水滸故事。

奉天命三保下西洋　保國公安邊破虜　英國公平定安南

以上三種，明代故事。

右劇有明代事，當不盡係元人作，姑以類從，附元劇後。

附也是園所藏教坊編演各本目二十種

寶光殿天眞祝萬壽　祝聖壽金母獻蟠桃　降丹墀三聖慶長生
衆神聖慶賀元宵節　祝聖壽萬國來朝　爭玉板八仙過滄海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　南極仙金鑾慶壽　賀萬壽拜舞黃金殿
獻禎祥祝延萬壽　西王母祝壽瑤池會　紫微宮慶賀長春壽
駕萬壽五龍朝聖　衆天仙慶賀長生會　慶冬至共享太平宴
賀升平羣仙祝壽　慶千秋金母賀延年　廣成子祝賀齊天壽
黃眉翁賜福上延年　感天地羣仙朝聖

右目如宋時南渡典儀天基聖節所需之樂，時代已不可考，姑附存之。

元劇總論

涵虛子曰：『古今羣英樂府，各有其目：馬東籬如朝陽鳴鳳，張小山如瑤天笙鶴，白仁甫如鵬搏九霄，李壽卿如洞天春曉，喬孟符如神鼇鼓浪，費唐臣如三峽波濤，宮大用如西風鵰鶚，王實甫如花間美人，張明善如彩鳳刷羽，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白无咎如太華孤峯，貫酸齋如天馬脫羈，鄭玉賓如幽谷芳蘭，滕玉霄如碧漢閒雲，鮮于去矜如奎壁增輝，商政叔如朝霞散采，范子安如竹裏鳴泉，徐甜齋如桂林秋月，楊淡齋如碧海珊瑚，

李致遠如玉匣昆吾，鄭廷玉如佩玉鳴鑾，劉庭信如摩雲老鶻，吳西逸如空谷流泉，秦竹邨如孤雲野鶴，馬九皋如松陰鳴鶴，石子章如清風爽籟，朱庭玉如百卉爭芳，庾吉甫如奇峯散綺，楊立齋如風烟花柳，楊西菴如花柳芳妍，胡紫山如秋潭孤月，張雲莊如玉樹臨風，元遺山如窮厓孤松，高文秀如金瓶牡丹，阿魯威如鶴唳清霄，呂止庵如晴霞結綺，荊幹臣如珠簾鸚鵡，薩天錫如天風環珮，薛昂夫如雪窗翠竹，顧均澤如雪中喬木，周德清如玉笛橫秋，不忽麻如閒雲出岫，杜善夫如鳳池春色，鍾繼先如騰空寶氣，王仲文如劍氣騰空，李文蔚如雪壓蒼松，楊顯之如瑤臺夜月，顧仲清如陽鶚冲霄，趙文寶如藍田美玉，趙明遠如太華晴雲，李子中如清廟朱瑟，李取進如壯士舞劍，吳昌齡如庭草交翠，武漢臣如遠山疊翠，李直夫如梅邊月影，馬昂夫如秋蘭獨茂，梁進之如花裏啼鶯，紀君祥如雪裏梅花，于伯淵如翠柳黃鸝，王廷秀如月印寒潭，姚守中如秋月揚輝，金志甫如西山爽氣，沈和甫如翠屏孔雀，睢景臣如鳳管秋聲，周仲彬如平原孤隼，吳仁卿如山間明月，秦簡夫如峭壁孤松，石君寶如羅浮梅雪，趙公輔如空山清嘯，孫仲章如秋風鐵笛，岳伯川如雲林樵響，趙子祥如馬嘶芳草，李好古如孤松挂月，陳存甫如湘江雪竹，鮑吉甫如老蛟泣珠，戴善夫如荷花映水，張時起如雁陣驚寒，趙天錫如秋水芙蓉，尙仲賢如山花獻笑，王伯成如紅鴛戲波，王子一如長鯨飲海，王文昌如滄海明珠，谷子敬如崐山片玉，藍楚芳秋風桂子，陳克明如九畹芳蘭，李唐賓如孤鶴鳴皋，穆

仲義如洛神凌波，湯舜民如錦屏春風，賈仲名如錦帷瓊筵，楊景言如雨中之花，蘇復之如雲林文豹，楊彥華如春風飛花，楊文奎如匡廬疊翠，夏均政如南山秋色，唐以初如仙女散花。前九十八人，已經題目。此外一百五人，並稱傑作，未可以優劣論也。其姓名列如左：黃解元、盧疎齋、鮮于伯機、馬海粟、趙子昂、李溉之、曾褐夫、班彥功、童童學士、孛羅御史、郝新菴、陳敍寶、劉時中、徐子方、馬彥良、闞志學、孫子羽、曹以菴、王繼學、康進之、張子益、陳子厚、孫叔順、呂元禮、李茂之、亢文苑、曹子眞、左山、孟漢卿、徐容齋、嚴忠齋、董君瑞、任則明、呂濟民、查德卿、武林隱、王元鼎、里西瑛、衛立中、李伯瞻、趙顯宏、劉通菴、杲元啓、唐毅夫、孫周卿、高則誠、李愛山、宋方壺、姚牧庵、景元啓、曾瑞卿、李伯瑜、吳克齋、李德載、王和卿、杜遵禮、程景初、趙彥暉、王敬甫、鄧學可、沙正卿、趙明道、王仲誠、夢簡、李邦基、呂天用、睢玄明、王仲元、高安道、張子友、侯正卿、史九敬先、李寬甫、彭伯成、李行道、趙君祥、汪澤民、陸顯之、孔文卿、秋君厚、張壽卿、費君祥、陳定甫、劉唐卿、阿里耀卿、王愛山、奧敦周卿、渚察善長、范冰壺、施君美、黃德潤、沈拱之、劉聰、張九、廖宏道、陳彥實、吳中立、錢子雲、高敬臣、曹明善、張子堅、王日華、王舉之、陳德和、邱士元。

案：涵虛子所列二百有三人，如東籬等，已有著錄者；惟李時中、屈子敬、蕭德祥、陸登善、

朱士凱、張明善，均不列名。其餘多見於明陳藎卿北宮詞紀所載：貫酸齋有『小扇輕羅』，任則明有『織雲曳晚紅』，朱廷玉有『客裏過黃鍾』，孛羅御史有『懶簪獬豸冠』，李溉之有『驛路西風』，鮮于伯機有『江天暮雪』，楊西庵有『秋水粼粼』，沙正卿有『荒陂寒雁』，馬彥良有『潤夭桃』，唐毅夫有『不呈六出祥』，夢蘭有『魚尾紅（詞紀蘭作「簡」）』，呂天用有『數聲孤雁』，鄧玉賓有『一團兒和氣』，薩天錫有『紅香襯臉霞』，馬昂夫有『些些並蒂紅』，景元啓有『一春常費買花錢』，荆幹臣有『鴛鴦浦』，董君瑞有『雪浪銀濤』，顧君澤有『梅顋退』，藍楚芳有『春初透（詞紀本藍作「蘭」）』，王和卿有『冬天易晚』，闞志學有『香徑泥融』，高安道有『香燕龍涎』，王元鼎有『涎涎瞪瞪』，張小山有『花落春歸』，徐子方有『風吹散楚岫雲』，班彥功有『透疎簾』，程景初有『落紅滿地』，童童學士有『絲遍天涯』，姚牧庵有『梅花一夜』，黃德潤有『一夜秋聲（詞紀本黃作「蘭」）』，商政叔有『莫雲樓閣（商作「高」）』，朱方壺有『落日遙岑』，李邦基有『百歲光陰（與東籬作異）』，流風遺韻，讀之如見其人。外如蓋西邨之『柳花風』，孫季昌之『鴛鴦被』，吳仁卿之『幽鳥正調舌』，李子中之『情淚流』，王嘉用之『鶯花伴侶』，劉庭信之『絲絲楊柳風』，周仲彬之『落紅風裏』，皆卓然爲元代作手，均不列於二百三人中，知遺珠之尙多也。

又案：陳氏引涵虛子之論，謂『蓋西村如清風爽籟』。今所傳本俱作石子章，似所論已爲

後人竄改，非原本矣。

又案：鍾氏所錄，自漢卿等有著錄外，以董解元爲首，次太保劉公秉忠、商政叔學士、杜善夫散人、閻仲章學士、張子益平章、王和卿學士、盍志學學士、楊西菴參政、胡紫山宣慰少凱、盧疎齋學士處道、姚牧菴參政、徐子方憲使、不忽木平章、史中丞、張九元帥、荊漢臣參政、陳草菴中丞、張夢符憲使、陳國賓憲使、劉中庵承旨、馬彥良都事、趙子昂承旨、閻彥舉學士、白無咎學士、滕玉霄應奉、鄧玉賓同知、馮海粟待制（涵虛子論馮作『馬』）、貫酸齋學士、曹光輔學士、張洪範宣慰、郝新庵左丞、曹以齋尚書克明、劉時中待制、薩天錫照磨、李溉之學士、曹子貞學士、馬昂夫總管、班恕齋知州彥功、馮雪芳府判、王繼學中丞，皆有樂府行世者。次則：黃天澤德潤，杭人，沈和甫同母弟，聽補州吏，不用，著有樂府；沈拱拱之，杭人，所編樂府最多；陳無妄彥實，東平人，官福建道；廖毅字宏道，建康人；吳本世中立，有本道齋樂府小藁；胡正臣，杭州，與志甫、存甫交；李顯卿，東平人；王思順，有『題包巾』及『鏡兒縷帶』等套數；蘇彥文，有『地冷天寒』越調及諸樂府；屈彥英，字英甫，編一百二十行及看錢奴院本等；李齊賢，亦工樂府；李用之，松江人；有戲謔樂府；劉宣子——字叔昭，顧廷玉——松江人，俞仁夫——杭州人，張以仁——湖州人，俱有樂府；黃公望大癡，吳人；張可久小山，慶元人，以路吏轉首領官；錢霖，字子雲，松江人，號素庵；

徐再思，字德可，嘉興人，號甜齋；顧德潤，字君澤，號九山，松江人，以杭州路吏遷平江；曹明善，衢州路吏，樂府不在小山下；汪勉之，慶元人，由學官歷浙東帥府令史，鮑吉甫所編曹娥泣江，勉之作二折；高克禮，字敬德，號秋泉，縣尹；王庸，字守中，蘆花場司令；吳朴，字純卿，平江人；高可通，工小曲；董君瑞，眞定冀州人；李邦傑、高安道，均工樂府；亦多二百三人中所未列者，錄之以備參考，而元人之工樂府者，可得其崖略矣。

又案：二百三人中，亦多訛處。如曾褐夫卽曾瑞卿，兩列其名；列景元啓又列杲元啓，不究『杲』字爲別本『景』字之誤；睢元明爲睢景臣之字，亦兩列；馮海粟爲馬海粟，誤馮爲『馬』：均宜改正者。

王伯良云：『正音譜所列元人，各有品目，然不足憑。涵虛子於文理原不甚通，其評語多足付笑。又前八十二人有評。（案：今傳本均作九十二人，茲云八十二人，有後人所增損無疑。）後一百五人漫無可否，筆力竭耳，非眞有所甄別其間也。（案：梁子章云：『曲話以涵虛曲論爲最先，如云「馬東籬如朝陽鳴鳳」之類，其題目雖佳，然未必人人切當不移也。』其所論與王氏同。）

又云：『胡鴻臚言：「元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皆其國人爲之；中州人每沈抑下僚，志不獲展，如關漢卿乃太醫院尹，馬致遠江浙行省務官，宮大用釣臺山長，鄭德輝杭州路吏，張小山首領官，於是多以有用之才，寓於聲歌，以抒其怫鬱感慨之懷，所謂不得其平而鳴也。」

然其時如貫酸齋、白无咎、楊西菴、胡紫山、盧疎齋、趙松雪、虞邵菴輩，皆昔之宰執貴人也，而未嘗不工於詞。以今之宰執貴人，與酸齋諸公角，而不勝；以今之文人墨士，與漢卿諸君角，而又不勝也。蓋勝國時，上下成風，皆以詞爲尙，於是業有專門。今吾輩操管爲時文，旣無暇爲染指，迨起家爲大官，則不勝功名之念，致仕居鄕，又不勝田宅子孫之念，何怪其不能角而勝之也！』

又云：『元人諸劇，爲曲皆佳，而白則猥鄙俚褻，不似文人口吻，蓋由當時皆教坊樂工先撰成間架說白，却命供奉詞臣作曲，謂之「塡詞」。凡樂工所撰，士流恥爲更改，故事款多悖理，辭句多不通。不似今作南戲者盡出一手，要不得爲諸君子疵也。』

又云：『元人雜劇，其體變幻者固多，一涉麗情，便關節大略相同，亦是一短。又古新奇事迹，皆爲人做過。今日欲作一傳奇，無論好手難遇，卽求一典故新采可動人者，正亦不易得耳。』

沈景倩云：『涵虛子所記雜劇名家，凡五百餘本；通行人間者，不及百種。然更不止此：今教坊雜劇約有千本，然率多俚淺，其可閱者十之三耳，元人未滅南宋時，以此定士子優劣，每出一題，任人塡曲，如宋宣和畫學，出唐詩一句，恣其渲染，選其能得畫外趣者登高第，以故宋畫、元曲，千古無匹。元曲有一題而傳至四五本者，予皆見之。總只四折。蓋才情有

限，北調又無多，且登場雖數人，而唱曲止一人，作者與扮者力量俱盡現矣。』

又云：『雜劇如王粲登樓、韓信胯下、關大王單刀會、趙太祖風雲會之屬，不特命詞之高秀，而氣象悲壯，自足籠蓋一時。至若㑳梅香、倩女離魂、牆頭馬上等曲，非不輕俊，然不出房幃窠臼，以西廂例之可也。他如千里送荆娘、元夜鬧東京之屬，則近粗莽；華光顯聖、目連入冥、大聖收魔之屬，則太妖誕；以至三星下界、天官賜福種種喜慶傳奇，皆係供奉御前，呼嵩獻壽，但宜教坊及鍾鼓司肄習業之，并勳戚貴璫輩贊賞之耳。』

梁子章云：『臧晉叔家藏元人秘本雜劇最多，復從劉延伯借所錄御戲監本二百種，參伍校訂，擇其佳者百種，以甲乙釐爲十集梓行。其所棄而不入者，不可得見，亦一恨事。』

今樂考證

著錄三

明雜劇

周憲王三十種

天香圃牡丹品
十美人慶賞牡丹圖
蘭紅葉從良煙花夢
瑤池會八仙慶壽
河嵩神靈芝慶壽
四時花月賽嬌容
南極星度脫海棠仙
文殊菩薩降師子
關雲長義勇辭金
惠禪師三度小桃紅
搊搜判官喬斷鬼
豹子和尚自還俗
甄月娥春風慶朔堂
美姻緣風月桃源會
宣平巷劉金兒復落娼
福祿壽仙宮慶會
神后山秋獮得騶虞
黑旋風仗義疎財

小天香半夜朝元　張天師明斷辰勾月吳昌齡有此目。

李妙清花裏悟眞如　洛陽風月牡丹仙　李亞仙花酒曲江池石君寶同目。

清和縣繼母大賢元無名氏同目。　趙貞姬身後團員夢

劉盼春守志香囊怨　紫陽仙三度長春壽　東華仙三度十長生

羣仙慶壽蟠桃會元無名氏有此目。　呂洞賓花月神仙會

沈景倩德符云：『我朝塡詞高手如陳大聲、沈青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作傳奇。惟周憲王所作雜劇最夥，其刻本名誠齋樂府，至今行世，雖警拔稍遜古人，而調入絃索，穩愜流利，猶有金、元風範。』

徐釚云：『周憲王諳曉音律，所作雜劇散曲百餘種，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牛左史恆詩云「唱徹憲王新樂府，不知明月下樊樓」，祝允明詩云「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上月如霜」是也。』

朱彝尊云：『周憲王有燉，周定王長子，高皇帝孫，遭世隆平，勤學好古。所著誠齋樂府傳奇，音律諧美，流傳內府，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

王子一四種

悞入桃源一作劉阮天台。也是園目作劉晨阮肇悞入天台。　海棠風

楚岫雲　花間四友一作鶯燕蜂蝶。元史九散人有此目。

劉東生二種

嬌紅記二本。與元王實甫同目。　　月下老世間配偶

谷子敬三種

呂洞賓三度城南柳　　枕中記　　雪恨門陰司

梁子章云：『雜劇目正名、題目各一句，多用七字。其八九字者，雖有而少。惟城南柳、風光好、蝴蝶夢、撷頭巾等劇，正名、題目各二句耳。』

案：唐李泌枕中記載呂仙邯鄲道上事，疑子敬此劇卽城南柳，誤分爲二。俟考。

湯舜民二種

嬌紅記與劉東生同目。　　風月瑞仙亭

案：舜民名式，號菊莊，元末明初四明人。臧曲選目諸書，俱誤湯爲『楊』。

楊景賢三種

風月海亭　　史敎坊斷生死夫妻　　馬丹陽度脫劉行首也是園目入元無名氏。

案：景賢別本有作『景言』者，非兩人也。據曲選目以海亭、史敎坊二種屬景言作，另列馬丹陽一種爲景賢作，誤。

黃元吉一種

黃庭道夜走流星馬　呂洞賓桃李昇仙夢

賈仲名四種。南詞新譜作『賈仲明』。

鐵拐李度金童玉女即金安壽。　荆楚臣重對玉梳記

蕭淑蘭情寄菩薩蠻

意馬心猿賈仲明作。即收心猿意馬。曲選目入無名氏。

楊文奎四種

翠紅鄉兒女兩團員　玉盒記　王魁不負心

封陟遇上元

李致遠一種

大婦小妻還牢末

案：以上數家，臧氏有刻入元曲選者，誤。今據也是園藏書目列入明人。

陳大聲二種

花月妓雙偷納錦郎　鄭耆老義配好姻緣

沈景倩云：『沈青門、陳大聲輩，南詞宗匠，皆本朝化、治間人。』

又云：『今傳誦南曲，如「東風轉歲華」，云是元人高則誠，不知乃陳大聲與徐髯仙聯句也。

又「東野翠烟消」，乃元人子母冤家戲文中曲，今亦屬之高筆，訛以傳訛至此。且今人但知陳大聲南調之工耳，其北一枝花「天空碧水澄」全套，與馬致遠「百歲光陰」，皆咏秋景，眞堪伯仲。又題情新水令「碧桃花外一聲鐘」全套，亦緜麗不減元人，本朝詞手似無勝之者。陳名鐸，號秋碧，大聲其字也，金陵人，官指揮使。』

王九思一種

杜子美沽酒遊春即曲江春。

九思字渼陂，關中人。

王伯良云：『何元朗謂「杜甫遊春劇，金、元猶當北面」。此劇蓋借李林甫以罵時相者，其詞氣雄宕，園陵歷一時，然亦多雜凡語，何得便與元人抗衡。王元美謂其「聲價不在關、馬下」，亦過情之論也。』

又云：『甬東薛千仞遺筆餘二卷中載：「王渼陂好爲詞曲，客有規之者曰：『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何不留意經世文章？』渼陂應聲曰：『子不聞其次致曲乎？』」足稱雅謔。」』

陳藎卿云：『敬夫將塡詞，以厚貲募國工，習琵琶、三絃，盡其技然後爲之。』

沈景倩云：『康對山、王渼陂二太史俱以北擅場，並不染指于南。渼陂初學塡詞，先延名師，

閉門學唱三年而後出手，其專精不汎及如此。』

沈李英士仲云：『渼陂高才廢處，作曲江春以嘲時相，悲憤唏噓，如怨如訴。其寄生草云：「他空皮袋無學問，惡心腸忒忌狠，笑冷冷掌定三台印，慢騰騰送了千人俊，亂紛紛造下孤辰運，吃緊的把太眞妃送在馬嵬坡，唐明皇走入益門鎭。」蓋指林甫也。』

徐釚云：『王九思敬夫，鄠縣人，與德涵放逐鄠杜間，日夕過從，徵歌度曲，以相娛樂。』

康對山一種

東郭先生悞救中山狼

王伯良云：『對山亦忤於時。放情自廢，與渼陂皆以聲樂相尙，彼此酬和不輟。康所作尤多，非不莽具才氣，然喜生造，喜堆積，喜多用老生語，不得與王並驅；所製沜東樂府，多不足取。』

沈景倩云：『王渼陂之杜甫遊春，則指李西厓及湯石埜、賈南塢三相。康對山之中山狼，則指李崆峒。』

徐釚云：『康德涵名海，落職家居，以聲伎自娛。間作樂府，使青衣被之絃索。尤妙於歌彈，酒酣以往搊彈按歌，與渼陂更起爲壽。今所傳沜西行樂詞，風流餘韵，猶令人想見也。』

陳蓋卿云：『康對山名海，字德涵，陝西武功人，狀元。』

王世貞云：『德涵既罷官，居鄠杜，葛巾野服，自隱聲酒。時有楊侍郎庭儀者，少師介夫弟，因以使事北上，過康。康固氣分不薄，大喜，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楊徐謂：「家兄居相念君，但得一書，爲吾道地史局。」語未畢，康大怒罵：「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格胡床迸碎。楊踉蹌走免。』

陳眉公云：『讀中山狼劇，眞救世仙丹，使無義男見之不覺毛骨顫戰。』

沈林宗泰云：『「中山狼劇，獨攄瀋宕，一洗綺靡，直掩金、元之長，而滅鄭、關之價矣。韵絕！快絕！』

楊升庵三種

宴清都洞天元記　蘭亭會　太和記

王伯良云：『升庵北調，未盡嫻律。』

沈景倩云：『向年曾見刻本太和記，按二十四氣，每季塡詞六折，用六古人故事，每事必具始終，每人必有本末，齣既蔓衍，詞復冗長，若當場演之，一折可了一更漏，雖似出博洽人手，然非本色當行，又南曲居十之八不可入絃索。後聞之一先輩云「是升庵太史筆」，未知然否。翊國公郭勛亦刻有太和傳。郭以科道聚劾，下鎭撫司究問，尋奉世宗聖旨「勛曾贊大禮，幷刻大傳奇」，可知。然余未見郭書，不敢臆斷。且北詞九宮譜，本名太和正音，又似

與音律相關，未可曉也。升庵生平塡詞甚工，遠出太和之上，今所傳俱小令，而大套則失之矣。』

沈泰云：『馮具區先生謂蘭亭序欹歛滿紙，金谷序正自不及。今升庵譜入北調，悲歌更盡其致。』

案：此劇二十四齣，故事六種，每事四折。也是園書目入院本類，曲考入雜劇類，從曲考爲的。

葉紹良一種

獨樂園司馬入相

案：一本葉作『桑』，俟攷。

葉六桐九種

灌將軍使酒罵座記　金翠寒衣記　北邙說法

俏佳人巧合團花鳳　壯荆卿易水離情即易水寒。　夭桃紈扇

碧蓮繡符曲考作碧蓮紈繡符。　丹桂鈿合　素梅玉蟾

六桐名憲祖，號槲園居士，句餘人，一字桐柏。

王辰三璣云：『遷史荆軻傳是顧虎頭王摩詰畫手，六桐易水寒是馬東籬、關漢卿作手，千載

下猶有生氣。』

黃嘉惠云：『六桐北邙劇，妙諦不減風旛，當令曹溪汗下。』

徐文長四聲猿四種

狂鼓吏漁陽三弄　玉禪師翠鄉一夢　雌木蘭替父從軍

女狀元辭凰得鳳

王伯良云：『徐天池先生所爲四聲猿，高華爽俊，穠麗奇偉，無所不有，稱詞人極則，追踪元人。』

又云：『先生四聲猿，故是天地間一種奇絕文字。木蘭之北，與黃崇嘏之南，尤奇中之奇。先生居，與余僅隔一垣，作時每了一劇，輒呼過齋頭，朗誦一過，津津意得。今拈所警絕以復，則舉大白以醻，賞爲知音。中月明度柳翠一劇，係先生早年之筆；木蘭、禰衡得之新瘕；而女狀元則命余更覓一事以足四聲之數，余舉楊用脩所稱黃崇嘏春桃記爲對，先生遂以春桃名嘏。今好事者以女狀元幷余舊所譜陳子高傳稱爲男王后，並刻以傳，亦一的對，特不敢與先生四耳。先生好談詞曲，每右本色，於西廂、琵琶皆有口授心解；獨不喜玉玦，目爲「板漢」。先生逝矣，遂成千古，以方古人，蓋眞曲子中縛不住者，則蘇長公其流哉！』

袁中郎宏道云：『漁陽弄劇語氣雄越，擊壺和筑，同此悲歌。』

汪南溟四種　補一種

楚襄王陽臺入夢　陶朱公五湖泛舟　張京兆戲作遠山

陳思王悲生洛水

即焦里堂曲考所載高唐夢、五湖遊、遠山戲、洛水悲四種也。南溟名道昆，字伯玉，一號南明，新都人，官司馬。

唐明皇七夕長生殿

沈景倩云：『曾見汪太函四作，爲宋玉高唐夢、唐明皇七夕長生殿、范少伯西子五湖、陳思王遇洛神，俱非當行。』按此說，則南溟又有長生殿一種矣，因補錄之。

陳玉陽三種

昭君出塞　文姬入塞　袁氏義犬

玉陽名與郊，海昌人。

沈君庸三種

杜秀才痛哭霸亭秋　儍狂生喬臉鞭歌妓　揚升庵詩酒簪花髻一本作簪花記。

君庸名自徵，松陵人。

孟子若六種

桃花人面柳枝集作桃源三訪。唐伯虎千金花舫緣柳枝集作花前一笑

死裏逃生　紅顏年少　英雄成敗

陳教授泣賦眼兒媚

陳洪綬云：『子塞諸劇，蘊藉旖旎，的屬韵人之筆；而氣味更自不薄，故當與勝國諸大家爭席。』

子若名稱舜，一本字子塞，越人。

王辰玉四種

哭倒長安街　杜祁公藏身眞傀儡　鬱輪袍

沒奈何

王伯良云：『近年王辰玉太史衡所作眞傀儡、沒奈何諸劇，大得金、元本色，可稱一時獨步；然此劇但四折，用四人各唱一折，或一人共唱四折，故作者得逞其長，歌者亦盡其技；王初作鬱輪袍，乃多至七折，其眞傀儡諸劇，又只以一大折了之，似尙隔一塵。』

沈德符敝帚齋餘談云：『王辰玉發解時，名噪海內。後以口語，兩度不入試，或不竟試而出。至辛丑登第，則踰不惑矣。房師温太史語之曰：「予讀兄戊子鄉卷時，甫能文耳，不謂今日結衣鉢之緣。」，王爲憫然擗袂。』

案：盛明雜劇刻本署眞傀儡一種爲『綠野堂無名氏作』，誤。

梁伯龍二種

紅線女夜竊黃金合　紅綃妓手語情傳一作昆侖奴。

梅禹金一種

崑崙奴

案：此劇與伯龍紅綃妓同一故事，刻入盛明雜劇中，或爲另一種耶？抑相傳而誤者？

卓珂月一種

花舫緣

徐野君翽云：『向見孟子若製唐伯虎花前一笑劇，易奴爲傭書，易婢爲養女，十分迴護，反失英雄本色。珂月戲爲改正，覺後來者居上。』

徐翽二種

小青孃情死春波影　奇女子風裏絡冰絲

案：翽字野君，其里居不詳。焦氏曲考、支氏曲目新編，並署『許翽作』，誤。

汪廷訥一種

廣陵月重會姻緣

案：廷訥字昌朝，一本作昌期，新都人。

許潮 七種

武陵春　龍山宴　午日吟

南樓月　赤壁遊　同甲會

寫風情

案：盛明雜劇本，許潮字時泉，楚黃人。

又案：或云右劇俱楊用修作，托名許時泉者，故沈士俊評武陵春云：『弇州誚升庵「多川調，不甚諧南北本腔」，說者謂此論似出於妬。今特遴數劇，以商之知音者。』

黃嘉惠云：『寫風情，原本多穢語，特刪正之。午日吟賓白純用詩句，閱之一過，勝讀少陵集矣。四節記亦有赤壁一折，恰不如此劇感慨淋漓，墨酣筆飽。』

朱孟山煒云：『雨中讀南樓月劇，忽如明月朗朗入懷，悶中差爲一快。』

林章 一種

青虬記

王伯良 五種

男王后　救友　雙鬟

招魂　離魂

其自序云：『予昔譜男后劇，曲用北調，而白不純用北體，爲南人設也。已爲離魂，并用南調。鬱藍生謂：「自爾作祖，當一變劇體。」旣遂有相繼以南詞作劇者。後爲穆考功作救友，又於燕中作雙鬟及招魂二劇，悉用南體，知北劇之不復行於今日也。』

毛以燧云：『余侍先君子山陰署中，獲同王伯良先生硏席。先生於談藝之□，每及詞曲，津津乎有味其言之。吾邑詞隱先生爲騷壇盟主，持法之嚴，鮮所當意，獨服膺先生，謂有冥契；諸所著撰，往來商榷。有方諸館樂府二卷，悉散套與小令，家繕部兄方爲剞之金陵。』

案：盛明雜劇刻本署男王后爲秦樓外史作。

徐陽初一種

一文錢

栩菴居士云：『此劇足爲錢虜針砭，宗門棒喝。』

案：陽初卽徐復祚，陽初其號也。此種刻入盛明雜劇，署曰『破慳道人作』。

朱仲誼二種

玉嬌春　鴛鴦塚

徐元輝二種

有情癡　　　　　　　　脫囊穎

元暉名陽暉，鄖人。

馮北海二種

梁狀元不伏老玉殿傳臚記　　　　　　　　僧尼共犯

北海卽海浮，刻有海浮山堂詞稿。名琦，一字海粟。

王雲來一種

逍遙遊

雲來名應遴，越人。

黃嘉惠云：『此劇塡詞賓白，一韵押成，從史記龜策傳宋元王一段得來。』

車柅齋一種

蕉鹿夢

案：盛明劇刻本署『舜水蘧然子編』。

李日華二種

園林午夢　　　　　　皮匠參禪

沈景倩云：『本朝能雜劇者不數人，自周憲王以至關中康、王諸公，稍稱當行；其後則山東

馮、李亦近之，然如小尼下山、（即北海僧尼共犯。）園林午夢、皮匠參禪等劇，俱太單薄，僅可供笑，亦教坊耍樂院本之類耳。』

周亮工云：『公所著雜劇如園林午夢類，總名曰一笑散。』

案：日華當作『伯華』，即章邱李中麓開先也。

王澹翁一種

櫻桃園（一作櫻桃夢。）

明劇刻署『會稽澹居士作』。

陳太乙一種

紅蓮債

明劇刻署『古越函三館編』。焦氏曲考、支氏曲目俱作『亟三館』，誤。

祁元孺一種

錯轉輪

明劇刻署『太室山人編』。曲考、曲目俱入無名氏。

凌初成一種

虬髯翁正本扶餘國

初成名濛初，吳興人。
汪椁云：『初成劇眞堪伯仲周藩，非復近時詞家可比。』
吳中情奴一種
相思譜
竹癡居士一種
齊東絕倒
案：居士秣陵人。
蘅蕪室一種
再生緣
僧湛然一種
魚兒佛
案：僧系越人。
神廟時大內院本三種
盛世新聲　雍熙樂府　詞林摘豔
右三種當係選本。曲考列此目，今附存之。支氏云：『三種見金鶯退食筆記。』

按：國朝雜劇，焦氏考中載林於閣四種，曰義犬記，卽陳作；曰中山狼，卽康作；蔡文姬，卽入塞，亦陳作；淮陰侯，無考。然均係明人作，列之國朝，一誤也；四種爲林於閣選本，非其所著，曰「林於閣作」，二誤也。

今樂考證

著錄四

國朝雜劇

吳梅村二種

通天臺　臨春閣

刻本署灌隱主人。

黃九煙一種

試官述懷

毛僧曇五種

蘇園翁　秦廷筑　金門戟

鬧門神　雙合懽

僧曇字孝若。

西神鄭瑜四種

汨羅江　黃鶴樓　滕王閣

鸚鵡洲

鄭瑜字無瑜。

葉小紈女史一種

鴛鴦夢

小紈名蕙綢，吳江人，沈詞隱先生孫婦。其劇刻午夢堂集中。曲考、曲目均署「葉小鸞作」，誤。

袁令昭一種

雙鶯

刻本署幔亭仙史。

查伊璜一種

續西廂

吳騫拜經樓詩話云：『查孝廉晚益耽聲伎之樂。家蓄女伶，並一時妙選。嘗自製鳴鴻度等新樂府，登場搬演，覩湯玉茗所云「傷心拍遍無人會，自掐檀痕教小伶」者，未免生党姬之妬矣。厲樊榭云：「查家旦色，皆以『些』爲名，故西河有『祇有柔些頻顧影，猜人不欲近闌干』之句。」』

伊璜名繼佐，海甯人，別署東山釣史。

薛旣揚一種

昭君夢

鄒仲愔一種

風流塚

高應玘一種

北門鎖鑰

李天根三種

紫金鐶　白頭花燭　顚倒鴛鴦

天根，江陰人。

黃九烟二種

惜花報　試官述懷

笠閣評目有惜花報一種，署爲『王丹麓作』，非。蓋此劇九烟爲丹麓紀事作也。

尤悔庵五種

讀離騷　黑白衞　弔琵琶

桃花源　清平調一名李白登科記

自序云：『予所作讀離騷，曾進御覽，令教坊內人裝演供奉，此自先帝表忠微意，非洞簫玉笛之比也。王阮亭最喜黑白衞，攜至雉皋，付冒辟彊家伶，親爲顧曲。』

彭孫遹云：『悔庵負絕世之才，發憤之作，所撰黑白衞塡詞，惝恍離奇，勝讀龍門一傳。是雖寄託所爲，亦足令天下無義氣丈夫心悸。』

周亮工云：『西堂所著雜劇，悲歌激楚，不異玉茗主人、青藤居士。王阮亭寄詩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飄零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

丁澎一種

演騷

其序西堂樂府云：『余居東無事，嘗傳喬補闕綠珠篇，作演騷一劇以寄志。』澎，西陵人。

元成子三種

藍采和　阮步兵　鐵氏女

合刻一編，題曰『秋風三疊』。

犖玉山樵 四種

盧從史　老客歸　長門賦

燕子樓

右四種名鋤經堂樂府。

黃石牧

鬱輪袍　夢揚州　飲中仙

藍橋驛

陳元龍云：『石牧四才子劇，憤激牢騷，寓言於聲音、酒色、神仙之域。太倉相國每宴會，必奏之。』

案：石牧名之雋，號唐堂，松江人，著有香屑集。

又案：右四目乃刻本所署。今查曲考列裴航遇仙、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鬱輪袍三種爲石牧作，又列王維、裴航、飲中八仙、杜牧四種爲無名氏四才子劇，殊未深考。

徐坦庵 四種

買花錢　大轉輪　浮西施

拈花笑

　坦庵字又陵，名石麒，江都人。

　支氏曲目列黍香集、錢難爲六種，誤。二種乃散曲也。

鄒叔介一種

空堂話

　叔介名兌金，無錫人。

洪昉思一種

節孝坊

南山逸史五種

半臂寒　長公妹　中郎女

京兆眉　翠鈿緣

黃方印七種

倚門　再醮　淫僧

險期　督妓　孌童

懼內

右七種合刻曰『陌花軒雜劇』。

放偸　　買嫁

毛西河擬連廂詞二種

王叔盧二種

擬元兩劇佚其名。

梁子章云：『擬元兩劇，蕭山王叔盧撰。以質吳江沈長康，謂「不合宮調」，令其改作。及改，而仍不合，乃就毛西河商之。無何叔盧死，西河哀其志，而爲更定其詞。會兵變，失去。夜臥嵩山，夢叔盧來，曰：「予詞寄君所，未見還。」醒而異之。後復購得其稿。會病，又夢叔盧曰：「脫君死，予詞奈何？」因中夜力疾起，校補而梓行之。故西河序其首，謂「靈均作涉江、懷沙，慮其遺亡，乃於晉咸安之季，白晝見形，向顧珏自誦之」，以比叔盧之入夢。夫身後之名，才人所愛，雖至死而甚，魂魄猶將戀戀；且雖詞曲小道，而鄭重珍惜一至於此，是誠不可解者矣。』

萬紅友八種

珊瑚球　　舞霓裳　　藐姑仙

青錢賺　焚書鬧　罵東風

三茅宴　玉山庵

案：曲考、曲目，珊瑚球作『珊瑚珠』，玉山庵作『玉山宴』，誤。

空觀主人一種

蕎忽姻緣

西泠野史、無枝甫合作四種

鈿合奇緣　蟾蜍佳耦　義妾存姑

人鬼夫妻

二鄉亭主人一種

祭皋陶

稽留山一種

讀離騷與悔庵同目異辭。

案：曲考、曲目俱兩種，其一種爲揚州夢，不知揚州夢乃院本，非雜劇也。

唐雋公五種

笳騷　蘆花絮　長生殿補闕

轉天心　虞兮夢

案：曲考曲目所載祇兩種，署『蝸寄居士作』。雋公名英，官九江榷使。一作『俊公』。

周芥庵二種

夢幻緣　孤鴻影

芥庵名如璧。

土室道民一種

鸝詩讖

碧蕉軒主人一種

不了緣

張來宗一種

櫻桃宴

陳晚菴一種

西臺記

晚菴名世廉。

伊令堵廷芬一種

衞花符

黃家舒一種

城南寺

家舒字漢臣。

張掌霖一種

旗亭燕

掌霖字龍文。

孫源文一種

餓方朔

元文字笨庵。

張國壽二種

脫穎　茅廬

吳雪舫二種

赤豆軍　美人丹

田氏二種

蓬島瓊瑤　花木題名

吳秉鈞一種

電日書

秉鈞，山陰人。

蔣心餘八種

四絃秋　（采樵圖）　一片石

采石磯　第二碑又名後一片石。　康衢樂

忉利天　長生籙　昇平瑞

梁子章云：『乾隆十六年，恭逢皇太后萬壽，江西紳民遠祝純擬雜劇四種，心餘手編，曰康衢樂，曰忉利天，曰長生籙，曰昇平瑞。徵引宏富，巧切絕倫，倘使登之明堂，定爲承平雅奏，不僅里巷風謠已也。』

平聖臺云：『蔣定甫作一片石，後婁妃嘗降乩致謝。』

桂未谷續四聲猿四種

李昌谷　白香山　蘇東坡

陸放翁

未谷名馥，曲阜人。

裘蕉郵四種，又有女崑侖院本二卷，渾天合傳奇。

昆明池　集翠裘

旗亭館　鑑湖隱

蕉郵名璉，慈谿人。其合刻四種，署名『明翠湖亭四韻事』。

迎鑾新曲二種

羣仙祝壽　百靈效瑞

上折錢唐國子生吳城作，下折厲鶚作。杭世駿、全祖望序之。

呂叔訥康衢新樂府十種

萬年輯瑞　萬壽蟠桃　萬福朝天

萬寶屢豐　萬花先春　萬里安瀾

萬騎騰雲　萬卷瑯嬛　萬舞鳳儀

萬國梯航

右十種爲己卯萬壽衢歌，直隸制府命贊皇令呂叔訥塡之。叔訥名星垣，常州人，其詩古文辭有聲於世。韓城師亮采禹門爲序此劇刻之，謂『和聲鳴盛，可以遠媲虞球』也。

王夢樓迎鑾新曲九種

三農得澍　　龍井茶歌　　祥徵冰繭
海宇歌恩　　燈燃法界　　葛嶺丹爐
仙醞延齡　　瑞獻天台　　瀛波清宴

梁子章云：『乾隆中，高宗純皇帝第五次南巡，族父森時服官浙中，奉檄恭辦梨園雅樂。先期命下，卽以重幣聘王夢樓編脩文治塡造新劇九折，皆卽地卽景爲之，選諸伶藝最佳者充之，在西湖行宮供奉。每演一折，先寫黃綾底本，恭呈御覽，輒蒙褒賞，賜予頻仍。今日重披法曲，猶仰見當年海宇乂安，民康物阜，古稀天子省方問俗桑麻阡陌間，與百姓同樂，一種雍熙氣象，爲千古所希有，眞盛典也。』

柳山居士太平樂事

燈賦　　山水清音　　太平有象
風花雪月　　龍袖驕民　　貨郎擔
日本燈詞　　賣癡獃　　豐登大慶

擊壤民

萬壽圖

右二種以類次。

梁子章二種

圓香夢　江梅夢

右二種合夢樓迎鑾曲梓行，署曰『藤花館樂府』。子章名廷枏。

花韻庵花間九奏九種

伏生授經　羅敷采桑　桃葉渡江

桃源漁父　梅妃作賦　樂天開閣

賈島祭詩　琴操參禪　對山救友

劉漢翔一種

楊狀元進諫謫滇南一名議大禮。

漢翔名翬，號藹堂，南徐人。

吳江徐爔榆村一種

寫心劇

榆村爲虹亭先生之孫，靈胎先生之子。

青霞寓客一種

北孝烈 一名鐵塔冤。

曲考入院本無名氏，誤。

惜春主人 一種

魚水夢

楊笠湖吟風閣劇三十二種

新豐店馬周獨酌
黃石婆授計逃關
溫太眞晉陽分別
開金榜朱衣點頭
魯仲連單鞭蹈海
魏徵破笏再朝天
莘表柱延陵挂劍
韓文公雪擁藍關
偷桃捉住東方朔
諸葛亮夜祭瀘江
大江西小姑送風
快活山樵歌九轉
邯鄲郡錯嫁才人
夜香臺持齋訓子
荷花蕩將種逃生
動文昌狀元配瞽
東萊郡暮夜却金
荀灌娘圍城救父
換扇巧逢春夢婆
凝碧池忠魂再表
李衛公替龍行雨
窮阮籍醉罵財神
賀蘭山謫仙贈帶
汲長孺矯詔發倉
淮口二郎初顯聖
感天后神女露筋
下江南曹彬誓衆
信陵君義葬金釵
西塞山漁翁封拜
大葱嶺隻履西歸

寇萊公思親罷宴　翠微亭卸甲閒遊

湯曾輅大奎云：『無錫楊笠湖，少以詩筆著名。中年絲竹陶寫，寄情聲律，嘗著吟風閣雜劇，深得元人三昧。昔人論製曲須是鉅才，與詩詞另是一副筆墨，旣宜傳演，又耐吟諷，摹神繢影，中人性情，斯爲能事。東塘、昉思而後，笠湖其嗣響矣。』

王述菴昶云：『楊潮觀字笠湖，金匱人，乾隆元年舉人，官至瀘州知州。性情倜儻，工畫竹，詩亦多傑句。尤工度曲，所著吟風閣傳奇，如諸葛公夜渡瀘江、寇萊公思親罷宴諸劇，聲情磊落，思致纏綿，雖高則誠、王實甫無以過也。』

案：笠湖此劇，每折各自製解題於首，意蓋援古事以鐸世耳。

王仲瞿六種

玉鉤洞天　萬花緣　歸農樂

遼蕭皇后　十香傳　魚籠鬢

仲瞿，秀水人，名曇。

無名氏三幻集三種

萬家春　萬古情　豆棚閒話

右見焦氏曲考。

無名氏五種

勘鬼獄　瑤池會　翠微亭

補天夢　可破夢

右五種，焦氏列雜劇末，續列石牧王維、裴航等四種，曰『名四才子。以上無名氏。』而支氏曲目承其誤，改署於下曰『右九種名四才子，無名氏作』。不誤益加誤耶。亦不思焦氏『四才子』三字，專屬王維四種言之也。是不僅當以粗略責之矣。

舒鐵雲缾笙館修簫譜四種

卓女當壚　樊姬擁髻　酉陽脩月

博望訪星

鐵雲名位，字立人，大興人，著有缾水齋集。

小弇山人一種

列子御風

或云亦鐵雲作，未刻。

嶜鷗漫叟青溪笑十六種

贖雛鬟司業義捐金　棄微官監州貪倚玉　桃葉渡吳姬泛月

海棠軒楚客吟秋　謝秋影樓上品詩牋　王翹雲閣中擲金釧

解語花浣紗自嘆　侯月娟贈婕私盟　紗帽巷報信傷春

牡礪園尋秋說豔　排家宴四美祝花朝　助公車羣賢爭雪夜

鵝羣閣雙豔盟心　田雞營六雞識俊　莫愁湖江釆蘋命字

鷲峯寺唐素君皈禪

叟有邗江百愛詩、金閶竹枝詞，俱膾炙人口。

雪樵居士一種

牡礪園

鷗波亭長一種

夢花因

林奕構二種

奔月　畫薔

殷問樵六種

紅樓新曲　同心言　奇花鑑

吞氈報　雙烟記　孟蘭夢

問樵名保庸，字伯常，丹徒人。

覃湘湖 一種

四時春

湘湖名瑤田，蕭山人。

黃韻珊 一種

凌波影

韻珊名憲清，海鹽人。

王彥卿 一種

豔禪

彥卿名復，吳門人。

何芷香 一種

梨花夢

芷香名珮珠，天都女史。

吳蘋香 一種

飲酒讀騷

蘋香，錢塘女史。葛慶曾云：『此吾杭女士吳蘋香自製曲。女士少工詩，既喜作詞，清微婉妙，慧心獨出，茲以侘傺懊咿之情，發之於歌，而不自知其涕之何從也。女史名藻，著有花簾詞行世。』

方外畸人擬鷓鴣天彈詞一種

相思鏡

無名氏

香山宦跡　天寶燈遊　盤絲洞

快樂吟　紅玉簪　鬥嬋娟

梅妃怨　靈泉介祉

右八種俱寫本。

附燕京本無名氏花部劇目四十五種

金陵許苞云：『弋陽梆子秧腔，事不皆有其微，人不盡屬可考，有時以鄙俚俗情，入當場科白，一上氍毹，即堪捧腹，如詩中之變，史中之逸，聊助詼諧。』

馬騙三縫皮　鄭恩打熊一名打猩猩。　張三李四推戲

思凡羅漢　打磨串戲　胡老兒看燈

楊七郎引路
拐店
張麗容探府
北餞非西遊曲。
孫秀雲擂臺
張堂搶親
武松奪快活林
送親
洗不清麪缸
胡媽媽探親
尹老求親
香蓮對舌
花鼓
縫搭膊
滾樓

揚州阿二拾珠
邱旺告判
馬乞退婚
胖姑兒非西遊曲
武大郎搬家一作搬場拐妻，西秦腔。
牛皋水戰
薛永賣拳
過莊
鬧店
趙大朋觀榜
秦公子鬧學
尉遲認子非元人本。
烤火
三英記
王大孃補缸

周廟
過關
假崔照難辨
十字坡落店
古城非古本。
水擒盧俊義
雙配
盜韓
增壽
拜門
對拳偷雞
賣餑餑
打門吃醋
弔孝

賣胭脂
龍蛇鎮
背娃子
思春
樊梨花送枕
拐磨
葫蘆架
打蓋飯
雪擁藍關梆子。
淤泥河
花大漢別妻
斬貂
落店偸雞
三休樊梨花
砍柴

王婆駡雞
小寡婦上墳
打竈王
金蓮蒲桃架
擂臺訂姻
大鬧銷金帳
雙麒麟烤火以下，燕蘭小譜。
廣舉
楊七郎陰送乱彈。
上街連廂
梅龍戲鳳
借靴
清風亭赶子
宮門掛帶
大審玉堂春

鎖雲囊
浪子踢毬
別妻
吉星臺
打櫻桃
桂花亭
閻王廟
毛把總上任以上揚州畫舫錄。
小妹子
借妻回門
何文秀私行算命
擋馬
請師斬妖以上錢氏曲選。
秦瓊表功

今樂考證

著錄五

金元院本

董解元一種

絃索西廂

陶宗儀云：『董解元西廂，作於金元宗時，世代未遠，尚罕傳者，何況今曲之冗。』

梁子章云：『董解元西廂今傳者爲楊升庵定本，繪象則唐伯虎筆，刻極工緻。石華最賞其「愁何似，似一川煙草黄梅雨」二語，謂「是南唐人絕妙好詞」，可謂擬於其倫。其後王實甫所作，蓋探源於此，然未免瑕瑜不揜，不如王實甫之玉璧完全也。石華手錄佳者十餘調，附刻所定西廂記後，較元本詞字略有增損，如「燈兒一點被風吹滅」，元作「甫能吹滅」；又「披衣獨

步冷清清，看那斷橋月色」，元作「披衣獨步在月明中，凝睛看天色」；又「待趕上個夢兒，睡也再睡不着」，元作「媚媚的不乾，抑也抑得着」。所改特有神韻，電白邵子言學博亦亟稱之。』

高則誠一種

琵琶

徐文長渭云：『永嘉高經歷明，避亂四明櫟社，惜伯喈之謗，乃作琵琶記雪之，用清麗之詞，一洗古作者之陋，於是村坊小伎，進與古作者相參，卓乎不可及也。相傳則誠坐臥一小樓，三年而後成。其足按拍處，板皆爲穿。嘗夜坐自歌，二燭忽合而爲一，交輝久之乃解。好事者以其妙感鬼神，爲搆瑞光樓旌之。我高皇帝卽位，聞其名，使使徵之。則誠佯狂不出，高皇不復強。亡何，卒。時有以琵琶記進呈者，高皇笑曰：「四書、五經，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記，如山珍、海錯，富貴家不可無。」既而曰：「惜哉，以宮錦而製鞵也！」由是日令優人進演。尋患其不可入絃索，命教坊奉鑾史忠計之。色長劉杲者，遂撰腔以獻。南曲北調，可於箏琵被之，然終柔緩散戾，不若北之鏗鏘入耳也。』

又云：『或以則誠「也不尋宮數調」句爲不知律，非也，此正見高公之識。夫南曲本市里之談，卽如今吳下山歌，北方山坡羊，何處求取宮調？必欲宮調，則當取宋之絕妙詞選，逐一

按出宮商，乃是高見。彼既不能，盡亦姑妄於淺近。大家胡說可也，奚南九宮爲？」

又云：『或言：琵琶記高處在慶壽、成婚、彈琴、賞月諸大套，此猶有規模可尋。惟食糠、嘗藥、築墳、寫眞諸作，從人心流出。嚴滄波言：「水中之月，空中之影，最不可到。」如十八答，句句是常言俗語，扭作曲子，點鐵成金，信是妙手。』

王伯良云：『琵琶遣意嘔心，造語刺骨，似非以漫得之者，顧多蕪語、累字，何耶？』

又云：『琵琶工處甚多，然時有語病。如第二折引「風雲太平日」，第三折引「春事已無有」，三十一折引「也只爲我門楣」，皆不成語。又蔡別後，趙氏寂寥可想矣，而曰「翠減祥鸞羅幌，香消寶鴨金爐，楚館雲閒，秦樓月冷」，後又曰「寶瑟塵埋，錦被羞鋪，寂寞瓊窗，蕭條朱戶」等語，皆過富貴，非趙所宜。二十六折馳馬廳「書寄鄉關」二曲，皆本色。「悟中着啼痕，緘處翠綃斑」二語，及「銀鉤飛動綵雲牋」之語，皆不搭色，不得爲之護短。至後八折，眞傖父語。或以爲朱教諭所續，頭巾之筆，當不誣也。』

又云：『弇州謂琵琶「長空萬里」完麗而多蹈襲，似誠有之。元朗謂其無蒜酪氣，如王公大人之席，駝峯、熊掌，肥腯盈前，而無蔬、筍、蜆、蛤，遂欠風味。余謂：使盡廢駝峯、熊掌，抑可以羞王公大人耶？此亦一偏之說也。』

沈景倩云：『蔡中郎贅入牛府一事，知賢者受冤；但其被誣之故，始終未明。或以爲牛思黯

之女，或以爲鄧生事附會，如王弇州、胡元瑞輩，皆有說甚辨，而實未必然。又傳聞元人實有是事，蓋不花丞相逼狀元入贅，作此以譏之，因元人語以牛、馬爲「不花」也。此說似近理。但予觀陸務觀詩云：「斜陽古道柳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則伯喈受謗，在宋時已不能雪，不始於高則誠造口業也。弇州諸公辨證，徒詞費耳。陸詩有云劉後邨作者，誤。』

黃溥言云：『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四年進士，歷任慶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於時。見方國珍來據慶元，避世於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作琵琶記，用雪蔡伯喈之恥。其曲調拔萃前人。』

周亮工云：『虎林昭慶寺僧舍中有高則誠爲中郎傳奇時几案，當按拍處，痕深寸許。則誠名明，永嘉平陽人，旅寓虎林之崇儒里。博學洽聞。仕元終福建行省都事。弟誠字則明，亦有文名。以琵琶記進上，屬後人附會之語。則誠之詞誠工，恐未敢以此等書上進也。予又見續文獻通考以琵琶記、水滸傳列之經籍志中，雖稗官小說，古人不廢，然羅列不倫，何以垂遠！』

董含云：『後漢書注曰：「蔡邕父名稜，字伯直。」周氏書影云：「邕早喪二親，年踰三十，叔父撫之，猶若童稚。」此邕喪父母久矣。高氏傳奇何不杜撰姓名，乃一無影響，厚誣古人，殊不可解。按周達觀雜說云：「唐牛相國僧孺有子名繁，與鄉人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

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氏，力辭不得，遂成婚。氏與趙相得甚懽。蔡後至節度使。」則誠借用此事，乃必以邕之名實之，可怪也。』

梁子章云：『臧晉叔以琵琶梁州序、念奴嬌序二曲不類永嘉口吻，意謂後人竄入。』

黃振云：『琵琶爲南曲之祖，然用韵太雜：支思、齊微通用，音調已是不協；乃更闌入魚模、寒山、桓歡、先天混用，固已牽強；乃更濫入閉口之廉纖，白璧之瑕，遂成千秋遺憾。』

翟灝云：『留青日札曰：「時有王四者，能詞曲，則誠與之友善，勸之仕，登第後，卽棄其妻而贅於太師百花家；（案：「百花」當作「不花」。）則誠悔之，因借此記以諷。名『琵琶』者，取其四王字爲王四云耳；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之牛太師；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也。（案：日札此說，本大園索隱。）高皇微時，嘗賞此戲。登極，捕王四置之極刑。（案：此說本有眞細錄。）」

王弇州藝苑卮言云：「高則誠欲譏當時一士夫，而托名蔡邕。據說郛載唐人小說，云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蔡生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官至節度副使。其姓氏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衊賢者耶！（案：前條董含之說，本此。）」莊岳委談云：「僧孺二子，曰蔚，曰叢，無所謂繁者，恐說郛所載不實。太平廣記引玉泉子云：『鄧敞初以孤寒不第，牛僧孺子蔚謂曰：「吾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爲展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娶李氏矣，顧私利其言，許之。旣登第，

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歸，李氏撫膺大哭。牛知其賣己也，請見，曰：「吾父爲宰相，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本者，廣記也。按：蔡邕父名稜，字伯直，見後漢書注。其母袁氏，曜卿姑也，見博物志。琵琶記作蔡從簡、秦氏，其故爲謬悠歟？抑未考歟？』

梁兆壬云：『琵琶相傳爲刺王四作。駕部許周生先生宗彥嘗謂余云：「此指蔡卞事也。蔡棄妻而娶荆公之女，故人作此譏之。其曰牛相者，謂介甫之性如牛也。」余曰：「若然，則元人紀宋事，斥言之可耳，何必借影中郎耶？」先生曰：「放翁詩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滿城聽唱蔡中郎』，據此則斯劇本起於宋時，或東嘉潤色之耳。」然則宋之琵琶記，爲刺蔡卞，元之琵琶記爲指王四，兩說並存可也。』

案：傳奇家託名寄志，其爲子虛烏有者，十之七八。千載而下，誰不知有蔡中郎者？諸家紛紛之辨，直癡人說夢耳。姑就所見者次錄之，以供流覽，不必定其爲孰是孰非，徒貽沈氏云云所誚耳。然其論文數條，却確有可取。

施君美一種

拜月即幽閨。

鍾嗣成云：『君美名惠。杭州人，居吳山城隍廟前，以坐賈爲業。公巨目美髯，好談笑。余

嘗與趙君卿、陳彥實、顏君常至其家，每承接款，多有高論。詩酒之暇，惟以塡詞和曲爲事。有古今砌語，亦成一集。一云君美姓沈。』

王伯良云：『拜月語似草草，然時露機趣；以望琵琶，尙隔一塵，元朗以爲勝之，亦非公論。』

又云：『世傳拜月爲施君美作，然錄鬼簿及太和正音譜皆載在漢卿所編八十一本中，不曰君美。南戲自來無三字作目者，蓋漢卿所云拜月亭，係是北劇，或君美演作南戲，遂仍其名不更易耳。』

又云：『南戲曲從來每人各唱一隻。自拜月以兩三人合唱，而詞隱諸戲遂多用此格。畢竟是變體，偶一爲之可耳。』

又云：『作南曲者，如高，如施，平仄聲韻往往離錯。作法於涼，馴至今日，蕩然無復底止，則兩君不得辭作俑之罪。眞有幸有不幸也。』

沈景倩云：『何元朗謂拜月亭勝琵琶記，而王弇州力爭，以爲不然，此是王見識未到處。琵琶無論襲舊太多，與西廂同病，且其曲無一句可入絃索者；拜月則字字穩帖，與彈搊膠粘，蓋南詞全本可上絃索者惟此耳。至於走雨、錯認、拜月諸折，俱問答往來，不用賓白，固爲高手；卽旦兒「髻雲堆」小曲，模擬閨秀嬌憨，情態活托逼眞，琵琶咽糠、描眞亦佳，終不及也。向曾與王房仲談此曲，渠亦謂乃翁持論未確，且云：「不特別詞之佳，卽如孤古、陀

滿爭遷都，俱是兩人胸臆見解，絕無奏疏套子，亦非今人所解。」余深服其言。若西廂，才華富贍，北詞大本未有能繼之者，終是肉勝於骨，所以讓拜月一頭地。元人以鄭、馬、關、白爲四大家而不及王實甫，有以也。拜月亭後小半已爲俗工删改，非復舊本矣。今細閱「拜新月」以後，無一詞可入選者，便知此語非謬。』

又云：『往年癸已，吳中諸公子習武，爲江南撫臣朱鑑塘所訐，謂諸公子且反，以其贈客詩云「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托朱家」爲謀反確證。給事中趙完璧因據以上聞。時三相皆吳、越人，恐上遂信爲眞，急疏請行撫按會勘虛實。會朱已去任，有代爲解者曰：「此拜月亭曲中陀滿興福投蔣世隆，蔣因有此句答贈，非創作者。」因取坊間刻本證之，果然，諸公子獄始漸解。王房仲亦諸公子中一人也。今細閱新舊刻本，俱無此一聯，豈大獄興時，懼其連累，削去此二句耶？或云：「拜月初無是詩，特解紛者詭爲此說，以代聊城矢耳。」豈其然乎？』

案：曲考幽閨入明無名氏。此本本名拜月，雖云無考，多傳爲施氏作。幽閨二字，後人所易也。

柯丹邱一種

荊釵

徐文長云：『南曲固是末技，然作者未易臻其妙。琵琶尚矣，其次則玩江樓、江流兒、鶯燕

爭春、荆釵、拜月諸種，稍有可觀。其餘皆俚俗語也。然有一高處：句句是本色語，無今人時文氣。』

周亮工云：『玉蓮，龜齡之女，汝權則佐龜齡劾侂胄者。龜齡傳奇，後人謂侂胄之党爲之以詈公者。然宋時安得有傳奇？或當侂胄之党有爲此語者，流傳人世，以譌傳譌，舛謬如是也。』

翟灝云：『鶴林玉露載：「王龜齡年四十七大魁天下，以書報其弟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案此，則龜齡及第甚晚，已有二子，並非新娶，而其母則已沒。今之荆釵傳奇都不可檢。天錄識餘謂：「玉蓮者，王梅溪先生女。孫汝權，宋進士，與梅溪爲友，敦尚風誼。先生劾史浩八罪，汝權實慫恿之，爲史氏所最切齒，遂妄作荆釵傳奇，謬其事以蠛之。南宋餘姚許浩嘗賦荆釵百咏，蓋卽其事。」楊升庵外集謂：「潛說友乃宋安撫使，今傳奇王十朋有此人，詆以爲錢。」考潛與賈似道同時，而傳奇反以爲梅溪前輩，亦適見其謬矣。』

梁子章云：『荆釵曲、白都近自然，惟赴試折家園離情，路上自不必向朋輩喁喁敍語。且末、淨合唱「蒙囑咐，牢記取，教我成名先寄數行書」，又居然與王十朋心事關照，殊嫌着相。』

無名氏六種

伏虎縧

據焦里堂曲考，相傳爲元人作。

破窰今本易名綵樓記。

楊愼云：『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幷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饋瓜亭，亦緣此附會也。』

周亮工云：『文穆公與其母爲父所出，龍門寺利涉院僧識其爲貴人，延至寺中，爲鑿山岩爲龕居之。今所傳文穆傳奇，似影響於此。第以母事爲妻事，則大可噴飯。』

劉寄奴

卽今本所傳白兎記者。古本曰劉寄奴。

殺狗

梁子章云：『荆、劉、拜、殺，曲文俚俗不堪，殺狗記尤惡劣之甚者。以其法律尙近古，故曲譜多引之。元無名氏有殺狗勸夫劇，四折中已覺舖敍費力，況伸爲全部，無怪其一覽無餘也。』

王伯良云：『稱戲曲曰荆、劉、拜、殺，殆優人戲單語耳。』

又云：『古曲自琵琶、香囊、連環而外，如荆釵、白兎、破窰、金印、躍鯉、牧羊、殺狗勸

夫等記，其鄙俚淺近，若出一手，豈其時兵革孔亟，人士流離，皆村儒野老塗歌巷詠之作耶？

殺狗，頃吾友鬱藍生爲釐韻以飭，而整然就理矣。』

又云：『古戲如荆、劉、拜、殺等，傳之幾二三百年，至今不廢。以其時作者少人，優人戲單無此等名目，便以爲缺典，故幸而久傳。若今新戲日出，人情復厭常喜新，故不過數年即棄閣不行，此世數之變也。』

臥冰

牧羊

上五種焦氏曲考、支氏曲目並列明人無名氏，誤。今從徐文長南詞敍錄編正。

明院本

顯聖公一種

孔子周遊列國大成麒麟記

即麒麟院本。原書之標題如右。曲考入無名氏。

孟子若二種

張玉娘閨房三清鸚鵡墓貞文記

嬌紅與沈壽卿作同目異文。

蘇復之一種

金印

王雨舟一種

連環

沈練川三種

千金　還帶　四節

鄭若庸三種

玉玦　大節　繡襦

沈景倩云：『拜月亭之外，余最愛繡襦記；中鵝毛雪一折，皆乞兒家常口頭話，鎔鑄渾成，不見斧鑿痕跡，可與古詩孔雀東南飛、唧唧復唧唧並驅。余謂：此必元人筆，非化、治間人所能辦也。後問沈甯庵吏部，果曾於元雜劇中見之。恨其時不曾問得出自何詞。余所見鄭元和雜劇凡三本，俱無此曲。』

又云：『四節、連環、繡襦之屬，出於化、治間，稍爲時所稱。』

沈又云：『鄭山人玉玦，使事穩帖，用韻亦諧。內遊西湖一套，尤爲時所膾炙。所乏者，生動之趣耳。』

案：若庸字虛舟。

端鏊一種

屃屓與張鳳翼同日異製。

姚靜山三種

雙忠　金丸　精忠

邵文明一種

香囊

徐文長云：『以時文爲南曲，元末國初未有也，其弊起於香囊記。香囊乃宜興生員邵文明作，習詩經，專學杜詩，遂以二書語句勻入曲中，賓白亦是文語。又好用故事作對子，最爲害事。夫曲本取於感發人心，歌之使奴童婦女皆喻，乃爲得體；經、子之談，以之爲詩且不可，況此等耶！直以才情欠少，未免湊補成篇。吾意與其文而晦，曷若俗而鄙之易曉也！』

又云：『香囊如教坊雷大使舞，終非本色。然有一二套可取者，以其人博記，又得錢西淸、杭道卿諸子幫貼，未至瀾倒。至於效顰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無一句非前場語，無一

處無故事，無復毛髮宋元之舊。何義門云：「此謂梁伯龍，非謂湯若士。」三吳俗子，以爲文疋，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戲之厄，莫盛於今。』

聽濤居士云：『白兎、殺狗諸記，猥鄙俚褻，即斤斤無一字乖調，亦非詞人口吻。若香囊、玉玦，但矜餖飣，安腔檢韻，略而弗論，又化爲鉤輈格磔之聲矣。』

曲考此本署『邵給諫作』，不知何據。

周夷玉二種

紅梅

警心錄云：『陳淳祖爲賈似道之客，守正爲諸客所疾，內人亦惡之。一日，諸姬爭寵，密竊一姬鞋藏淳祖床下，意欲並中二人也。賈入齋見之，心疑焉，夜驅此姬至齋門誘之。淳祖不答，繼以大怒，賈方知其無他，遂鞫諸姬得其情，由是極契淳祖，遂有知南安軍之命。金、元院本演其事。』按：紅梅所演，與此事大反。

單槎二種

露綬　蕉帕

周螺冠一種

錦牋

李開先二種

寶劍　斷髮

沈景倩云：『章邱李中麓太常以塡詞名，與康、王俱石友，而不嫻度曲，即如所作寶劍記，生硬不諧，且不知南曲之有入聲，自以中原音韻叶之，以致吳儂見誚。』

又云：『中麓寶劍記，指分宜父子作。』

錢謙益云：『章邱李伯華，名開先，歸田後多買歌童舞女，徵歌度曲，爲新聲小令，搊彈低唱。嘗自謂「馬東籬、張小山無以過也」。』

周亮工云：『章邱李公中麓，嘗作寶劍記，自言：「音韻勻停，遠出琵琶上。琵琶惟雁魚錦、梁州序、四朝元及甘州歌等六七闋爲可，餘皆鬆懈，更用韻差池，何至神其事曰作記時燭光遂合耶！」公所藏元人曲有百十種，如馬東籬、白仁甫諸曲，皆手自改訂付梓。又最喜張小山、喬夢符小令，嘗刻以行。』

葉堂云：『南西廂，明李日華作。以北改南，煞費苦心，然未免有點金成石之憾。』

李日華

南西廂

按：南西廂據葉氏爲李日華作。考日華字君實，見姜氏韻石齋筆談，不得屬中麓名下，或即

南詞敍錄之李景雲，俟考。

沈壽卿 四種

龍泉　銀絣　三元　嬌紅 與孟本異。

邱璚山 四種

五倫　投筆　舉鼎　羅囊

沈景倩云：『邱文莊淹博，本朝鮮儷，而行文拖沓，不爲後學所式；至塡詞，尤非當行，今五倫全備是其手筆，亦俚淺甚矣。初與王端毅同朝，王謂「理學大儒，不宜留心詞曲」，邱大恨之。因南太宰王僎爲端毅作王大司馬生傳，稱許太過，遂云：「若有豪傑駁之，禍且不測。」又端毅所刻疏稿，凡成化間留中之疏，俱書不報，邱又謂王「故彰先帝拒諫之失。」御醫劉文泰得邱語，因挾仇特疏，而王遂去位——所以報五倫之怨。五倫記至今行人間，眞所謂不幸而傳矣。又聞邱少年作鍾情麗集，以寄身之桑、濮奇遇，爲時所薄，故又作五倫以掩之，未知果否。但麗集亦學究腐談，無一俊語，即不掩亦可。』

陸采 五種

明珠　南西廂　懷香　椒觴

分鞋

王伯良云：『明珠記本唐人小說，事極典麗，第曲白類多蕪蔓。僅「良宵杳」一套，不特詞句婉俏，而轉折亦委曲可念。弇州所謂「其兄浚明給事助之者」耶？然引曲用調名，殊不佳；尾聲及後黃鶯兒二曲俱俚率不稱，若出兩手，何耶？』

沈景倩云：『嘉靖間陸天池名采者，吳中陸貞山黃門之弟也，所撰有王仙客明珠記、韓壽偸香記、陳同甫椒觴記、程德遠分鞋記諸劇，今惟明珠盛行。』

梁子章云：『集牌名成曲，最難自然。明珠記煎茶折長相思云：「念奴嬌，歸國遙，爲憶王孫心轉焦，楚江秋色饒。月兒高，燭影搖，爲憶秦娥夢轉迢，漢宮春信消。」運用自然情致。春蕪記阻遇折偶一爲之，頗覺新異。至鳴鳳之狀子、精忠之頌，皆集曲名而成，然支離牽扯，不足數矣。』

又云：『明珠別母折老旦曲云：「正憶情人在網籠，又傷嬌女去飄蓬。」情人二字，施之白頭兩老，稱謂甚怪。作曲者偶然失檢，便予人可擬，可見此道，一字不容苟下也。』

又云：『懷香記佳會折，全落西廂窠臼，而解袍歡、山桃紅數曲，在旁眼偸窺，寫得歡情如許，十分美滿，較十二紅正啻青出於藍而過於藍。余嘗謂「小姐多丰采，君瑞濟川才」爲元曲中之最庸惡陋劣者，緣落想便俗故也。』（案：「小姐」二句，乃李氏南西廂中句，非元曲中句也。梁氏之言誤。）

案：采字天池。一本字天奇。

陸采，吳縣人，都元敬太僕穆之婿，號天池山人。年十九，卽撰王仙客無雙傳奇。甌山金忠淳云。

又案：湯玉茗西廂骰譜，如『美恩情團員到底』、『雲霄萬里吐虹霓』、『五雲擁出六龍鞶』、『惹狂蜂浪蝶舞翅翩躚』、『峻嶺崇山半吞雲氣』、『雙蛾蹙損春愁重』等句下署李日華；『雙頭好花生扯做片片光』、『照空濛五色間秋波兩點注靈霄何日是完期』、『穩湊合丹山鳳勾引鶯花月』等句下署陸天池，可證南西廂有二本也。日華之南西廂，曲考失載。今世所行演者爲李本。

又案：分鞋記，一本署『湼川居士作』。

孫禹錫一種

琴心

梁子章云：『琴心記榮返折紅衲襖曲「捕魚翁錯認酒家敲」，又「怎許詩人帶月敲」，一曲兩用「敲」韻。明珠記禁怨折一曲兩用「怨」韻，荆釵堂試折亦一曲兩用「錢」韻。』

渾然子一種

錦箋

貞羣案：渾然子爲明張鶴樓翀，見明史九十八列傳。翀字子儀，馬平人，嘉靖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以劾嚴嵩下詔獄。官至刑部右侍郎。有渾然子十八篇，刻入寶顏堂秘笈。

又案：明史有兩張翀，一在列傳第八十，字習之，潼川人，與此異。

更生氏一種

雙紅

案：雙紅有兩本。其一本無名氏作，列後。

葉良表一種

管鮑分金記

祁世祿云：『葉氏管鮑分金記，典而覈，婉而切，順而正。』

魏浣初一種

八黑誅妖寶劍記

案：浣初字仲雪，上虞人。此本乃其取古曲校正者。

戴子普二種

青蓮　　鞦韆

案：曲考、曲目俱作『青連』，誤。

高濂二種

節孝　　玉簪

古今女史載：『宋女貞觀陳妙常尼年二十餘，姿色出羣，詩文俊雅，工音律。張于湖授臨江

令，宿女貞觀，見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詞載名媛璣囊。後與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以計斷爲夫婦。卽俗傳玉簪記是也。』

濂，錢塘人。

程文修二種

玉香　望雲

文修，仁和人。

沈鯨四種

雙珠　鮫綃　靑瑣　分鞋

梁子章云：『雙珠記通部細針密縷，其穿穴照應處，如天衣無縫，具見巧思；惟每人開口，多用駢白，頭面雷同，且中有未盡合口吻，乃爲美玉之玷。』

汪錂一種

春蕪

胡全庵三種

奇貨　犀珮　三晉

全庵，杭州人。

今樂考證

著錄六

明院本

沈璟十七種

桃符　義俠　埋劍　分柑

十孝　分錢　結髮　珠串

雙魚　博笑　四異　墜釵

合衫　奇節　鴛衾　鑿井

紅蕖

王伯良云：『松陵詞隱沈甯菴先生，諱璟，其於曲學法律甚精，汎瀾極博。斤斤返古，力障

狂瀾，中興之功，良不可沒。先生能詩，工行草書。弱冠魁南宮，風標白晳如畫。仕由吏部郎轉丞光祿，值有忌者，遂屏跡郊居。放情詞曲，精心考索者垂三十年。雅善歌，與同里顧學憲道行先生並蓄聲伎，爲香山、洛社之游。所著詞曲甚富，有紅蕖等十七記，散曲曰情癡寱語、曰詞隱新詞二卷，取元人詞易爲南調，曰曲海青冰二卷。紅蕖蔚多藻語。雙魚而後，專尙本色，蓋詞林之哲匠，後學之師模也。又嘗增定南曲全譜二十一卷，別輯南詞韵選十九卷。又有論詞六則、唱曲當知、正吳編及考定琵琶記等書，半以盛行於世。』

又云：『詞隱傳奇，要當以紅蕖爲首。其餘諸作，出之頗易，未免庸率。然嘗與余言，歉以紅蕖爲非本色，殊不其然。生平於聲韻宮調，言之甚悉，顧於己作，更韵、更調，每折而是，良多自恕，殆不可曉耳。』

又云：『臨川之於吳江，故自冰炭。吳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鋒殊拙；臨川尙趣，直是橫行，組織之工，幾與天孫爭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咋舌。吳江嘗謂：「寧協律而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協，是爲中之之巧。」曾爲臨川改易還魂字句之不協者，呂吏部玉繩以致臨川，臨川不懌，復書吏部曰：「彼惡知曲意哉！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其志趣不同如此。鬱藍生謂：「臨川近狂，而吳江近狷，信然哉！」』

又云：『詞隱所著散曲情癡寱語及詞隱新詞各一卷，大都法勝於詞。曲海青冰二卷，易北爲

南，用工良苦。前二種，呂勤之已爲刻行；後一種，勤之旣逝，不知流落何處，惜哉！」

又云：「詞隱墜釵記，蓋因牡丹亭記而興起者，中轉折儘佳，特何興娘鬼魂別後，更不一見，至末折忽以成仙會合，似缺鍼線。予嘗因鬱藍之請，爲補又二十七齣二舅指點修煉一折，始覺完全，今金陵本已補刻。」

沈景倩云：「沈甯庵吏部恪守詞家三尺，如庚青、眞文、桓歡、寒山、先天諸韵，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少假借，可稱度曲申、韓，然詞之堪入選者殊尠。」

又云：「沈寧庵自號詞隱生。按：北宋万俟雅言在徽宗朝直大晟府，亦自稱「詞隱」，豈偶合耶？抑慕而效之也？」

又云：「年來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習文墨者，動輒編一傳奇，自謂乃沈吏部九宮正音之秘，然悠謬粗淺，登場聞之，穢溢廣座，亦傳奇之一厄也。」

又云：「詞隱生所作至三十餘種，其盛行者惟義俠、桃符、紅蕖之屬。沈工韵、譜，每製曲，必遵中原音韵太和正音諸書，欲與金、元名家爭長。」

案：曲考曲目，埋劍作「理劍」，分柑作「分相」，均誤。又紅蕖或作「紅渠」，尙可通。

湯顯祖五種

邯鄲　　南柯　　還魂即牡丹亭。　　紫釵

紫簫

王思任曰：『邯鄲，仙也；南柯，佛也；紫釵，俠也；牡丹亭，情也。往見吾鄉文長批牡丹亭，卷首曰：「此牛有萬夫之稟。」雖爲妬語，大覺頮心。而若士曾語盧氏李恆嶠云：「四聲猿乃詞壇飛將，輒爲之唱演數遍，安得生致文長自拔其舌。」其相引重如此。』

王伯良曰：『臨川湯奉常之曲，當置「法」字無論，盡是案頭異書。所作五傳，紫簫、紫釵第修藻豔，語多瑣屑，不成篇章；還魂妙處種種，奇麗動人，然無奈腐木敗草，時時纏繞筆端；至南柯、邯鄲二記，則漸削蕪纇，俛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辭復俊，其掇拾本色，參錯麗語，境往神來，巧湊妙合，又視元人別一蹊逕，技出天縱，匪由人造。使其約束和鸞，稍閑聲律，汰其賸字累語，規之全瑜，可令前無作者，後鮮來喆，二百年來，一人而已。』

又云：『近於南詞得二人：曰徐天池先生——瑰瑋濃鬱，超邁絕塵。木蘭、崇嘏二作，刳腸嘔心，可泣神鬼。惜不多作！曰臨川湯若士——婉麗妖冶，語動刺骨，獨字句平仄，多逸三尺，然其妙處，往往非詞人工力所及。惜不見散套耳！』

又云：『臧晉叔謂「臨川南曲絕無才情」，夫臨川所詘者法耳，若才情正是其勝場，此言亦非公論。』

又云：『世所謂才士之曲，如王弇州、汪南溟、屠赤水輩，皆非當行。而海若稱射鵰手，而

音律復不諧。曲豈易事哉！』

沈景倩云：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奈不諳曲譜，用韻多任意處，乃才情自足不朽也。』

又云：『湯義仍之紫簫，指當時秉國首揆，纔成其半，卽爲人所議，因改爲紫釵。』

又云：『頃黃貞甫汝亭以進賢令內召還，貽義仍新作牡丹亭記，眞是一種奇文，未知於王實甫、施君美如何，恐斷非近日諸賢所辦也。』

愚谷老人云：『湯若士先生作四夢，最後作牡丹亭，稱今古絕唱。然於字句間，其增減處未諧於譜，時伶難之，遂有起而删改之者，臨川乃興「不是王維舊雪圖」之嘆。』

周亮工云：『湯義仍牡丹亭劇初出，一前輩勸之曰：「以子之才，何不講學？」義仍應聲曰：「我固未嘗不講也。公所講，性；我所講，情。」』

徐釚云：『湯若士詞曲小令擅絕一世。所撰牡丹亭記，西廂並傳，嘗醉後自題云：「玉茗堂開春翠屏，新詞傳唱牡丹亭，傷心拍遍無人會，自掐檀痕敎小伶。」興致可想見也。』

馮家楨云：『湯若士善南，徐青籐善北。』

翟灝云：『李泌枕中記：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於邯鄲邸舍中度盧生。按：此呂翁，非洞賓也。洞賓生貞元十四年，舉咸通進士，翁則開元時已度人矣。元馬致遠黃粱夢劇，謂洞賓遇

鍾離先生終南肆中，鍾離自執炊，呂枕案假寐，夢見一生榮貴如意，最後失勢流落，浩嘆而寤，鍾離炊尙未熟。此卽影襲盧生事。雜劇例多張冠李戴，不必疑其事之巧符也。湯若士以世多熟夢邯鄲，復演盧生付伶人歌之。』

梁子章云：『湯若士邯鄲夢末折合仙，俗呼「八仙度盧」，爲一部之總匯，排場大有可觀，而不知實從元曲學步，一經指摘，則數見不鮮矣。』案：謂岳陽樓、城南柳、鐵拐李、竹葉舟諸劇。

又云：『玉茗四夢，牡丹亭最佳，邯鄲次之，南柯又次之，紫釵則強弩之末耳。』

又云：『南柯情著一折，以法華普門品入曲，毫無勉强，毫無遺漏，可稱傑構。末折絕好收束，排場處復盡情極態，全曲當以此爲冠冕也。牡丹亭對宋人說大明律，春燈記楚國王二竟有「又不怕府縣三司作」之句，作者故爲此不通語，駭人聞聽；然插科打諢，正自有趣，可以令人捧腹，不妨略一見之。至若元人雜劇，凡駕唱多自稱廟諡，如漢某帝、唐某宗之類，眞堪噴飯矣。紫釵記最得手處在觀燈時卽出黃衫客，下文劍合不自覺突，而中借馬折避却不出，便有草蛇灰線之妙。稍可議者：旣有門楣絮別矣，接下折柳陽關，便多重叠，且墮惡套；而款檄折兩使臣皆不上場，亦屬草率。』

案：紫簫記玉茗自製西江月詞，謂此記係紅泉舊本，取而改訂之者。紅泉不知何許人。

卜世臣二種

乞麾　冬青

王伯良云：『自詞隱作詞譜，而海內斐然向風。衣鉢相承，尺尺寸寸守其矩矱者二人：曰吾越鬱藍生，曰檇李大荒逋客。鬱藍神劍、二婚等記，並其科段轉折似之；而大荒乞麾，至終帙不用去上叠字，然其境益苦而不甘矣。』

又云：『冬青一事，係吾家王修竹監簿，以故宋戚畹，不勝痛憤，捐重貲，命家客唐、林二君爲之。而已諱其事，世遂泯泯不白，然見他書可考。大荒逋客嘗一爲冬青記，然亦泥舊聞。余擬另爲一傳，署曰「義陵」，以洗發先烈。倘爾缺，他日終當酬此願耳。』

案：世臣字藍水。

呂天成十種

神女　金合　戒珠　神鏡
三星　雙栖　四相　四元
二婚　神劍

王伯良云：『同舍有呂公子勤之，曰鬱藍生者，從髫年便解摛掞，如神女等劇，迨小劇，共二三十種。惜玉樹早摧，齋志未竟。』

又云：『勤之別號棘津，餘姚人，太傅文安公曾孫，吏部姜山公子；而吏部太夫人孫，則大

司馬月峯公姊氏，於比部孫世行稱表伯父，其於詞學，故有淵源。勤之童年便有聲律之嗜。旣爲諸生，有名，兼工古文詞。孫太夫人好儲，於古今劇戲，靡不購存，故勤之汎瀾極博。所著傳奇，始工綺麗，才藻煜然；後最服膺詞隱，改轍從之，稍流質易，然宮調、字句、平仄，兢兢毖眘，不少假借。詞隱生平著述，悉授勤之，並爲刻播。予所恃爲詞學麗澤者，詞隱先生、孫大司馬、比部俟居及勤之，而勤之尤密邇旦夕。」

案：曲考、曲目載鬱藍生作，祇神鏡一種，均誤天成爲「大成」。

月榭主人一種

釵釧

朱期一種

玉丸

期，上虞人。

李玉田一種

玉鐲

楊之炯一種

玉杵

之炯，餘姚人。

葉憲祖 五種

金鎖　玉麟　四豔　雙卿

鸞鎞

信州鄭仲夔胥師氏冷賞云：『余雋區中品傳奇者詳矣。近始獲覩鸞鎞本，其傳事巧，遣詞俊。至春闈分韵、替人作妾，與考試之以馬命題，尤爲篇中奇絕。斯亦張伯起之流亞也。』

王伯良云：『姚江葉美度進士，工雋摹古，撰玉麟傳奇五種，以及諸雜共十餘種。』

案：沈氏南詞新譜以金鎖爲袁令昭作，當誤。或另是一種。

張鳳翼 七種

紅拂　虎符　竊符　扊扅與端鏊作同目異詞。

祝髮　灌園　平播

沈景倩云：『張伯起少年作紅拂記，演習之者偏國中。後以丙戌上太夫壽，作祝髮記，則母已八旬，而身亦耳順矣。其繼之者，則有竊符、灌園、扊扅、虎符，共刻函爲陽春六集，盛傳於世。可以止矣。暮年値播事奏功，大將楚人李應祥者求作傳奇以侈其勳，潤筆稍溢，不免過於張大，似多此一段蛇足。其曲今亦不行。』

又云：『伯起以意用韻，便俗唱而已。余每問之，答云：「子見高則誠琵琶記否？余用此例，奈何訝之？」』

梁辰魚一種

浣紗

沈景倩云：『崑山梁伯龍辰魚，亦稱詞家，有盛名。所作浣紗記，至傳海外。然止此，不復續筆。其大套、小令，則有江東白苧之刻，尙有傳之者。浣紗記初出時，梁遊靑浦，屠緯眞爲令，以上客禮之，卽命優人演其新劇爲壽。每遇佳句，輒浮大白酬之，梁亦豪飲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擺開」者，屠厲聲曰：「此惡語，當受罰！」蓋已預儲洿水，以酒海灌三大盂，梁氣索，強盡之，大吐委頓。次日，不別竟去。屠每言及，必大笑，以爲得意事。』

又云：『梁伯龍、張伯起俱吳人，所作盛行於世者，若以中原音韻律之，俱門外漢也。』

曹爾堪云：『吳中前輩如張伯起改定紅拂，梁伯龍重編吳越春秋，未嘗不膾炙騷壇，然其所塡詞，淺易流便，大都在里優酒旗歌扇之間耳。』

錢謙益云：『崑有魏良輔者，造曲律。世所謂「崑腔」者，自良輔始。而梁伯龍獨得其傳，著浣紗傳奇，梨園子弟喜歌之。梁亦崑山人。潘景升詩曰：「白苧尙能翻魏譜，紅牙原是按

梁詞。」指二人言也。』

梁子章云：『浣紗記第十三折之虞美人，第十五折之浪淘沙引，皆竊古人名詞，改易數字，雖與本曲情節相同，按之原詞，究多勉強。其十三折竊四石室，以間一曲爲一日，關目尤欠分明也。』

顧大典三種

葛衣　　義乳　　青衫

王伯良云：『顧道行先生美風儀，登第甚少。曾一就教吳越。以閩中督學使者棄官歸田。工書畫，侈姬侍養，有顧曲之嗜。所畜家樂，皆自敎之。所著有青衫、葛衣、義乳三記，略尙標韵，第傷文弱。余嘗一訪先生園亭，先生論詞，亦傾倒弗輟。晚年無疾，爲人作一書與郡公，投筆而逝，亦一奇也。』

徐釚云：『顧道行名大典，吳江人，字衡宇，家居擅園亭池館之勝；揮毫染翰，風華掩映；撰青衫、葛衣諸劇，梨園弟子多歌之。』

案：曲考、曲目以大典作『大輿』，誤。又有風敎編一種，爲道行散套曲。南詞新譜嘗采之，而曲考諸書並列院本目中；且風敎爲『風聲』，亦誤。

梅鼎祚一種

玉合

王伯良云：『宣城梅禹金摛華掞藻，斐亹有致。』

沈景倩云：『禹金玉合記，最爲時所尙，然賓白盡用駢語，餖飣太繁，其曲半使故事及陳語，正如設色枯髏、粉揑化生，欲博人寵愛，難矣。』

按：曲考、曲目俱誤玉合爲『玉石』。

龍膺一種

藍橋

車任遠二種

彈鋏　四夢

黃伯羽一種

蛟虎

李鳴雷一種

淸風亭

鳴雷，天台人。

謝讜一種

四喜
王伯良云：『謝泰興海門之四喜，可入逸品。』案：讜，上虞人。

汪廷訥十種

種玉　　獅吼　　天書　　長生
同昇　　三祝　　高士　　二閣
投桃　　青梅

翟灝云：『蘇詩：「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次公注云：「龍邱居士，指言陳季常也。季常妻柳氏，最悍妒，每季常設客有聲伎，柳氏則以杖擊照壁大呼，客至爲散去，故因詩戲之。」容齋三筆：「黃魯直亦有與季常簡曰：『審柳夫人時須醫藥，今已平安否？公莫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耶？』又一帖云：『承諭老境情味，汯當如是。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不放解事耶？』」則柳氏之妒，名固彰著於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今南劇般演跪池一事，未免已甚；北劇至有變羊一事，尤誕妄絕倫。案：獅吼記院本有跪池一折，亦有變羊一折。翟云北劇，或別本。然事亦有本，但不屬陳季常耳。其事見藝文類聚爲京邑士人婦，如所演之故事也。』

沈自晉四種

耆英會　翠屏山　望湖亭　一種情

案：四種爲沈伯明作，見其所著南詞新譜中。伯明一字鞠通生，詞隱先生之從子也。曲考、曲目俱列詞隱十七種之下，以爲詞隱作者，誤。

陳與郊四種

櫻桃夢　靈寶刀　麒麟罽　鸚鵡洲

麒麟罽，曲考入國朝無名氏。

以上四種，海昌陳與郊玉陽作。其所居曰任誕軒。今曲考、曲目諸書，以櫻桃夢、靈寶刀二種爲任誕先作，誤『軒』作『先』，似另爲一人。後復列鸚鵡洲一種爲陳與郊作。今據其所刻詅癡符四種本正之。麒麟罽，亦四種之一也，並爲補入。

屠隆三種

綵毫　曇花　修文

沈景倩云：『屠長卿之綵毫記，竟以李青蓮自命，未知果愜物情否。』

又云：『甲申歲，刑部主事俞識軒顯卿論劾禮部主事屠長卿隆，得旨，兩人俱革職爲民。俞松江之上海人，爲孝廉時，適屠令青浦，以事干謁之，屠不聽，且加侮慢，俞心恨甚。至是，具疏指屠淫縱，且云與西甯侯宋世恩夫人有私，並及屠帷薄，至云「日中爲市，交易而退」。

又有「翠館侯門，青樓郎署」諸媟語。上覽之，大怒，遂並斥之。屠自邑令內召市年餘，俞第後授官祇數月耳，睚眦之忿，兩人俱敗，終身不復振。人亦有惜屠之才，然終不以登啓事也。西甯夫人有才色，工音律。屠亦能新聲，頗以自炫，每劇場，輒闌入羣優中作技。夫人從簾箔見之，或勞以香茗，因以外傳。至於通家往還，亦有之，何至如俞疏云云也。近年屠作曇花記，忽以木清泰爲主，嘗怪其無謂。一日遇屠於武林，命其家僮演此曲，指揮四顧，自鳴得意。余於席間私問馮開之祭酒云：「屠年伯此記出何典故？」馮笑曰：「子不知耶？木字增一蓋，成『宋』字，清字與『西』爲對，泰即『甯』之義也。」屠晚年自恨往時孟浪，致累宋夫人被醜聲；侯方嚮用，亦因此坐廢。此懺悔文也。」時虞德園吏部在坐，亦聞之，笑曰：「故不如予所作曇花記序云『此乃大雅目連傳，免涉閨閣葛藤』語，差爲得之。」余應曰：「此乃着色西遊記，何必詰其眞僞！」今馮年伯沒矣。其言必有所本，恨不細叩之。』

徐麟云：『綵毫記塗金繢碧，求一眞語、雋語、快語、本色語，終卷不可得。』

鄭之文三種

白練裙　旗亭　勺藥

沈景倩云：『頃歲丁酉，馮開之年伯爲南祭酒，東南名士雲集金陵。時屠長卿年伯久廢，新奉恩詔復冠帶，亦寓此。公慕狹邪寇四兒名文華者，先以纏頭往，至日具袍服頭踏，呵殿而

至，踞廳事南面，呼媼出拜，令寇姬傍侍行酒，更作才語相向。六院喧傳，以爲談柄。有江右孝廉鄭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傳奇名曰白練裙，摹寫屠憨狀曲盡。時吳下王百穀亦在留都，其少時曾眷名妓馬湘蘭名守貞者，馬年已將耳順，王則望七矣，兩人尙講衾裯之好，鄭亦串入其中，備列醜態。一時爲之紙貴。次年，李九我署南禮部，追書肆刻本，毀其板，然已傳播遠近無算矣。予後於都下遇鄭君，詧其塡詞之妙，鄭面發赤，囑予勿再告人。』

徐釚云：『吳兆字非熊，休甯人，少警敏，工傳奇、詞曲。萬歷中遊金陵，留連北里，與新城鄭應尼作白練裙雜劇，譏嘲馬湘蘭，靑樓人皆指目，有樊川薄倖之名。』

余聿文一種

量江

陸弼一種

存孤

弼字無從，江都人。

王百穀一種

全德

徐元暉一種

青雀舫

沈蘇門二種

一盒相　　丹晶墜

磊道人、癯先生合作一種

撮盒圓

陳汝元二種

金蓮　　紫懷

汝元，會稽人。

許潮一種

泰和

潮，靖州人。

張太和一種

紅拂與伯起同目異文。

太和，錢塘人。

錢直之一種

忠節

章大綸一種

符節

直之、大綸，俱錢塘人。

金天垢一種

呼盧

天垢，鄞縣人。一本作全無垢。

陸濟之一種

題橋

濟之，無錫人。

張午山一種

雙烈

吳世美一種

世美，烏程人。

顧懋仁一種

五鼎

顧懋儉一種

椒觴與陸天池同目。

湯賓陽一種

玉魚

朱春霖一種

牡丹

今樂考證

著錄七

明院本

王世貞一種

鳴鳳

梁子章云：『鳴鳳記河套一折，膾炙人口；然白內多用駢儷之體，頗礙優伶搬演。上場純用小詞，亦新耳目；但多改用古人名作爲之，大雅所弗尙也。至爭寵一折，赤肚子不上場，只用道童答應，省却許多頭緒。在俗子必於末折作神仙示現報應，又多一番結束矣。』

徐叔回一種

八義

翟灝云：『程嬰、屠岸賈事，始見說苑復恩篇，公孫杵臼別見新序節士篇，左傳却無一字及之也。今八義劇所演鉏麑、提彌明、靈輒三事，乃詳宣二年傳中，而晉因韓厥之言以立趙武，則在成四年傳。』

史叔考十一種

夢磊即巧雙緣。　合紗即雙緣舫。　櫻桃　鴛釵

雙鴛　孿甌　瓊花　青蟬

雙梅　檀扇　焚書　吐絨即唾紅，曲考入無名氏。

信州鄭仲夔冷賞云：『曾見唾紅記，爲「鬱金丸」事，極曲中奇幻。唾紅取名未善，余改爲「唾絨」。』

王伯良云：『叔考於十一種外，又有散曲曰齒雪餘香。』

案：曲考、曲目分夢磊、巧雙緣爲二種，誤。

王澹翁四種

雙合　金桃　紫袍　蘭佩

王伯良云：『其散曲曰欸乃編。』

又云：『吾友王澹翁好爲傳奇。予嘗謂澹翁：「若無更詩爲，第月染指一傳奇，便足持自愉

鈇，無異南面王樂。」澹翁曰：「何謂？」予謂：「卽若詩而青蓮、少陵，能令豔冠裳而麗粉黛者日日作渭城唱乎？」澹翁大笑鼓掌，以爲良然。一時戲語，然亦不失爲千古快談也。』

祝金粟 一種

題紅 與伯良改其大父本異。

王爐峯 一種

題紅 本名紅葉。

王伯良云：『余大父爐峯公博學高才，著述甚富，有集數十卷。往與王方湖、王眞翁兩先生齊名，鄉人士稱爲「於越三王」。少時曾草紅葉一記，都疋婉逸，翩翩有風人之致。遺命秘不令傳，今藏家塾。余弱歲臥病，先君子命稍更其語，別爲一傳，易名題紅。爲屠緯眞儀部強序入梓。然其時所窺淺近，遺聲畧韻，間有出入；今輒大悔，懼人齒及。顧傳播已多，不可禁止。昨入都，一中貴爲余言：「頃業曾進御。」可發一大笑也。』

陸江樓 一種

玉釵

楊柔勝 一種

綠綺

柔勝，武進人。

盧鶴江一種

禁烟

鶴江，無錫人。

庚生子一種

歌風

庚生子，杭州人。

雨宜居士一種

鋸鋙

秋閣居士一種

奪解

王恆一種

合璧

鹿陽外史一種

雙環

朱鼎一種

玉鏡臺

鼎，崑山人。

吳鵬一種

金魚

鵬，宜興人。

張從懷一種

純孝

王玉峯一種

焚香

梁子章云：『焚香記寄書、拆書，關目與荆釵記大段雷同。金員外潛隨來京，孫汝權亦下第留京，一同也；賣登科人寄書，承局亦寄書，二同也；同歸寓所寫書，同調開肆中飲酒，同私開書包，同改寫休書，無不之同，當是有意勦襲而爲之。』

又云：『曲有抄襲上文，仍襲用前曲，如西廂之鎖南枝、焚香之玉交枝，皆不復增減一字。』

吳大震一種

龍劍

大震，徽州人。

楊第白二種

龍膏

錦帶

案：錦帶本，一署『四德堂作』。

黃惟楫一種

龍綃

惟楫，台州人。

心一子一種

遇仙

心一子，杭州人。

顧懷琳一種

佩印

懷琳，杭州人。

張漱濱一種

分釵
　漱濱，溧陽人。
趙心武一種
溉園
　心武，上虞人。
鄒海門一種
覓蓮
　海門，溧陽人。
汪宗姬一種
丹管
　宗姬，德州人。
馮時可一種
護龍
　時可，彭澤人。
沈祚一種

指腹

祚，溧陽人。

黃廷奉一種

白璧

謝天祐二種

狐裘　靖虜

天祐，杭州人。

邱瑞吾一種

合釵

金懷玉九種

繡被　香裘　妙相　八更

望雲與程文修同目異詞。　完福　寶釵　桃花

摘星

懷玉，會稽人。

龍渠翁一種

藍田

徐復祚三種

紅梨　梧桐雨　宵光劍

案：紅梨刻本署陽初子，卽復祚，亦號破慳道人——一文錢劇中署名也。宵光劍本，曲考入無名氏。

翟灝云：『漢書衞靑傳：「靑姊子夫得入宮，有身。大長公主聞而妬之，使人捕靑，欲殺之。其友騎郞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故得不死。」敖，義渠人，後封合騎侯。今院本演此事，謂敖爲銕力奴，未詳所出。』

葉堂云：『紅梨詞旨亦極爾雅，嫌其筆力稺弱，每一二曲後卽有捉衿露肘之態。』

太華山人一種

合劍

無心子一種

千祥

曲考入無名氏。

涵陽子一種

策杖

王光魯一種

想當然

曲考署『大名盧次楩枏作』。

周亮工云：『元人作劇，專尚規格，長短既有定數，牌名亦有次第。今人任意增加，前後互換，多則連篇，少爲數闋，古法蕩然矣。惟予門人邗江王漢恭名光魯所作想當然，猶有元人體裁，其曲分視之則小令，合視之則大套，插入賓白則成劇，離賓白亦成疋曲，不似今人全賴賓白敷衍也。今托盧次楩之名以行，實出漢恭手。』

孫仁孺二種

東郭　　　　醉鄉

梁子章云：『明曲齣目多四字，國朝多二字。惟東郭記皆用孟子語爲之，玉鏡臺則或二字，或三字、四字，參差不一，蓋變例也。』

案：二種合刻曰『白雪樓二種』，故曲考署『白雪道人作』，編入國朝院本，誤也。

又案：白雪用韻，有嘉華、簫韶、車夫、東紅、清明、何和、齊微、金音、邦陽、支時、寒間、南三、鸞端、車邪之目，惟齊微與通叶之韻目同，餘皆易字以示新也。

沈嵊三種

息宰河　綰春園　宰戌

宗：嵊字孚中，一字唵庵，或稱孚中道人。今曲考、曲目入此三種於明院本，而別入一種綰春園於國朝院本，署名曰『孚中道人作』，改綰作『倌』，改嵊作『孚中道人』。綰與倌雖誤，而孚中卽嵊，亦未考耶？至宰戌記一種，曲考諸書謂卽殺狗記。殺狗係古曲，誰不知者？以爲卽殺狗，亦誤。或另是一本耳，姑存之俟考。

阮大鋮六種

雙金榜　牟尼合一名馬郎俠。　忠孝環　春燈謎一名十錯認。

燕子牋　獅子賺

梁溪夢鶴居士云：『嘗怪百子山樵所作傳奇四種，其人率皆更名易姓，不欲以眞面目示人；而春燈謎一劇，尤致意於一錯、二錯，至十錯而未已。蓋心有所歉，詞輒因之，乃知此公未嘗不知其生平之謬誤，而欲改頭易面以示悔過也。』

徐釚云：『秀水姚澣字北若，爲姚尙書思仁之孫，嘗載酒徵歌，大會復社同盟於秦淮河上，幾二千人。時阮大鋮集之塡燕子牋傳奇，盛行于白門，是日勾隊無有演此者。』

王士禛云：『宏光時，阮司馬以吳綾作朱絲闌，書燕子牋進宮中。』

周亮工云：『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於嚴東樓，東樓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懷甯自爲劇，命家優演之。懷甯死，優兒散於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爲懷甯所撰諸劇，輒辭不能，復約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觸起，尚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撰劇，座客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以不能爲善也。」此優勝金優遠矣。不知懷甯地下何以見此優。』

葉堂云：『阮圓海專以尖刻爲能。自謂學玉茗堂，其實全未窺見。笠翁惡札，從此濫觴矣。』

楊復吉云：『春燈迷末折收句曰：「認眞的請把這部傳奇仔細想。」蓋言已之附逆，不過錯認耳。因作四絕句題其後云：「窮途心事付紅牙，鬼蜮偏工舌粲花。世事何堪經幾錯，金甌撞破自君家。」「就錯曾封合算章，犬羅貝錦媚貂璫。不知悔過眞耶假，贏得金陵又破亡。」「蒼生貽誤衒邊才，誰把春燈啞謎猜？傀儡燈場淆鹿馬，南朝狎客一于鬆。」「舊事重提漫主臣，六州鑄鐵曲翻新。請公入甕桃花扇，粉墨還塗賣國人。」』

梁子章云：『燕子箋一曲，豔交兩美，燕合雙姝，設景生情，具徵巧思。春燈謎之十錯認，似有悔過之意，隱然露於楮墨之外；然其人既已得罪名教，卽使陽春白雪，亦等諸彼哉之例，置而不論可矣，況其文章之未必能醉人心脾！』

延陵姜紹書韻石齋筆談云：『崇禎末年，不惟文氣萎弱，卽新聲詞曲，亦皆靡靡亡國之音。

阮圓海所度春燈謎、雙金榜、牟尼合、燕子箋諸樂府，音調旖旎，情文宛轉，而憑虛鑿空，半是無根之謊，殊鮮博大雄豪之致。』

案：圓海諸種，自署爲『石巢傳奇』。牟尼合，曲考、曲目皆以合作『盒』。此合字於本傳作『分合』解，不能以『盒』字通也。

遺民外史一種

虎口餘生即鐵冠圖。

葉堂云：『元人散曲「兀的不」一套——鐵冠圖借用之——幽豔蒼涼，得未曾有。惜不知其誰撰。其曲中云裴別駕，元人之打諢者。』

案：鐵冠圖原本未嘗借用『兀的不』一曲，殆後人所竄入者，今所演夜樂折是也。原本此折用出隊子惜奴嬌兩三曲而已。

無名氏五十五種

王煥

曲考、曲目俱作『玉煥』，誤。

張叶　孤兒　玉環　教子

百順　鸞釵　躍鯉

翟灝云：『今院本躍鯉記，傳後漢書列女傳廣漢姜詩妻事也。惟鄰女感姑及子溺死二事，不與傳符。』

雙紅與更生氏本不同。　四景　尋親　金雀

梁子章云：『金雀記苦無淨、丑，至強以左太冲、張孟陽當之，亦不善挪虛步，閱之輒不滿人意。』

水滸

案：此本或假屠赤水名者，非。

鶼釵　雙孝　玉佩　口口

羅衫　異夢　七國　黑鯉

題門　投梳　金花　瑞玉

蟠桃　口口　衣珠　四豪

三桂　花園　青樓　磚碟

紅絲一云四合堂作。　霞牋　贈書　犀盒

赤松　鑲環　綈袍　箜篌

東牆　江流　鴛簪　五福

離魂　菱花　金臺　南樓

節俠　飛丸有兩本。　四賢　運甓

目連一作目連救母勸善記。　春桃見升庵集，失名。

附錄徐文長南詞敍錄所載南曲目。

宋、元舊編：

趙貞女蔡三郎

即蔡伯喈棄親背婦，爲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實爲戲文之首。

王魁負桂英尚仲賢北詞有此目。

王魁名俊民，以狀元及第。亦里俗妄作也。周密齊東野語辨之甚詳。

陳巡檢梅嶺失妻

鬼元宵

王祥臥冰即本錄臥冰本。

王十朋荆釵記當即柯本。

殺狗勸夫即本錄殺狗本。

朱買臣休妻記

鶯鶯西廂記 非關、王北曲。即李、陸之南劇，亦出其後，是南西廂有三本。

司馬相如題橋記 北曲亦有此目。琴心記亦出其後。

陳光蕊江流和尚 本錄明無名氏江流本，未知即此否。

孟姜女送寒衣 鄭廷玉北詞目同。

裴少俊牆頭馬上 元北詞亦有此目。

柳耆卿花柳翫江樓 戴善夫北詞有此目。

劉錫沈香太子

賀憐憐煙花怨

史宏肇故鄉宴

蘇小卿月夜販茶船 北詞有此目。

陳叔萬三負心

京孃怨燕子傳書

歡喜冤家

樂昌公主破鏡重圓

呂洞賓三醉岳陽樓 馬致遠北劇有此目。

周處風雲記

王月英月下留鞋曾瑞卿北劇有此目。

劉致遠白兔記當卽本錄劉寄奴。

趙氏孤兒元北劇有此目。本錄明無名氏孤兒本，未知卽此否。

蘇秦衣錦還鄉元北劇亦有此目。

趙普進梅諫元北劇亦有此目。

董秀英花月東牆記元北劇亦有此目。本錄明無名氏東牆本，未知卽此否。

朱子京鷓鴣天

詐妮子鶯燕爭春元北劇有此目。

蔣世隆拜月亭當卽施君美作。

崔君瑞江天暮雪

王公綽

柳文其正旦賀新年

秋夜欒城驛

秦檜東牕事犯北劇亦有此目。

王孝子尋母

馮京三元記

朱文太平錢

薛雲卿鬼做媒

呂洞賓黃粱夢北劇亦有此目。

賈似道木棉菴記

何推官錯勘屍

柳毅洞庭龍女北劇亦有柳毅傳書。

呂蒙正破窰記當即本錄破窰本。

蘇武牧羊記當即本錄牧羊本。

孟月梅錦香亭

張孜鴛鴦燈

林招得三負心

唐伯亨八不知音

百花亭王煥故事，未知卽本錄明無名氏王煥本否。

冤家債主元北劇有此目。

劉文龍菱花鏡未知即本錄明無名氏菱花本否。

劉盼盼

生死夫妻

寶妝亭

敎子尋親未知即本錄入明無名氏尋親本否。

劉孝女金釵記

借燭尋珠

多月亭北劇亦有此日。

閔子騫單衣記原注『高則誠作』。

蔡伯喈琵琶記當即高本。

王俊民休書記在玉峯焚香本之前。

右錄六十五種。

明人編本：

李景雲編崔鶯鶯西廂記王、李之外，又一本矣。

李景雲編王十朋荆釵記何義門云：『今人不知荆釵兩本。』
教坊本天賜温涼㲲
溧陽人作賈雲華還魂記
教坊本蘭蕙聯芳記
教坊本瓊奴傳
陳可中剔目記
玉簫兩世姻緣
用禮重編岳飛東牕事犯
商輅三元記當即沈壽卿作。
馮京三元記原注『多市井語』。
鄒知縣湘湖記原注『多實事』。
馮國珍衣錦還鄉
高漢卿羅囊記當即邱瓊山作。
裴度還帶記
韓信築壇拜將遯王云：『追賢一折乃元曲。』

張良圯橋進履
八不知犀合記已入本錄。
桂英誣王魁當卽焚香本。
姜詩得鯉當卽躍鯉本。
張許雙忠記當卽姚靜山作。
孟宗泣竹
繡鞋記
芙蓉屏記
花園記
銀絣記當卽沈壽卿作。
鄧攸棄子抱姪
金錢記
羅帶記
高文舉
羅帕記

邱文莊五倫全備已入本錄。

鴛鴦記

右錄三十三種。

何義門焯補錄明人編本：

邵文明作香囊記　龍泉記當卽沈壽卿作。　口益記　孫皓使虜記

李白宮錦袍記　嬌紅記當卽沈壽卿作。　破鏡重圓　竹林四景

麗情四集　方諭生作忠孝節義　口行傳　鄭若庸作玉玦記

王陽明平逆記　中山狼白猿　唐僧西遊記

右補錄十五種。

案文長所錄南詞本，無論宋、元人編什亡其七八，卽明人編者亦什不存三四矣，聊附錄之，以繫餼羊之意，俟博洽者考定云。

附沈伯明南詞新譜所引諸曲未入本錄者。

韓壽　舊傳奇，非今青瑣記。　古南西廂　非李日華作。風月亭

一夜闕　章臺柳　舊傳奇。　新荊釵記當卽李景雲所編。　風流合三十

盜紅綃傳奇　馬湘蘭作三生傳　紅繡鞵

分鏡記　古本，非合鏡記。　同庚會　瓊花女

三負高漢臣　韓玉箏　鄭孔目　蔣西宿作白玉樓

張資傳奇　鄭信　舊傳奇。　許盼盼　舊傳奇。　情緣記

同夢記　即串本牡丹亭。　楊景夏作認氈笠　覓衣記　李婉傳奇——復落娼。

顧來屏作摘金圜　風流夢　馮猶龍改還魂。　吳千頃作雙遇蕉

沈友聲作麗鳥媒　王子高　舊傳奇　臧晉叔改本還魂　李寶

琵琶怨　舊傳奇。

案：新譜所引，已著本錄者，不錄；見徐氏敍錄者，不錄。得若干種，或有名異而某本即某本者，俟考定。

今樂考證

著錄八

國朝院本

吳偉業一種

秣陵春一名雙影記。

其自序略云：『客有問于余曰：「秣陵春何爲而作也？幽婚冥媾，毋乃誕乎？」余笑曰：「彼夫文人學士，放誕窮愁，怨女貞姬，憂思鬱結，惝兮若亡，恍兮若見，竊兮冥兮，無所不之，而又何疑于余之說乎？余端居無憀，感慕若會有托而然耶？果無託而然耶？余不自知也。」』其

范香令十種

鴛本署灌隱主人。

花筵賺　鴛鴦棒　倩畫姻　勘皮鞾

夢花酣　金明池　花眉旦　雌雄旦

歡喜冤家　生死夫妻

案：香令，松江人。余所見者，花筵賺、鴛鴦棒二種而已。自署其刻本曰『博山堂稿』，自署其名曰『吳儂荀鴨撰』，或署曰『荀鴨檀郎』。其托姓荀者，荀令香之意耶？其託名鴨者，博山鴨爐意耶？亦一奇已。上五種，焦氏曲考列其目。下五種，自沈氏南詞譜補入也。但歡喜冤家二種似雜劇題，未敢臆斷，姑附之。

陳貞禧一種

梅花夢

貞禧，陽羨人。

吳石渠五種

畫中人　療妬羹　綠牡丹　西園

情郵

周亮工云：『近虞山云：「小青本無其人，其邑子譚生造傳及詩。曰小青者，離情字，正書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鍾，合「鍾情」二字。虎林徐野君譜爲春波影，荆溪吳石渠譜爲療妬

羹，詞皆綺麗可觀。或語予云：「小青夫馮某，尙在虎林。」則實有其人矣。』

梁子章云：『李笠翁謂：「湯若士之牡丹亭、邯鄲夢傳奇，得以盛行於世，吳石渠之綠牡丹、畫中人得以偶登於場，非文至必傳之理也。」語見所著閒情偶寄。石渠才情綺麗，撰曲四種，甚爲藝林所稱。笠翁引與玉茗並論，不爲無見。』

又云：『石渠四種中，以綠牡丹爲最，療妒羹、畫中人次之。療妒羹題曲一折，逼眞牡丹亭，如云「一任拍斷紅牙，拍斷紅牙，吹酸碧管，可賺得淚紛沾袖，總不如牡丹亭一聲河滿，便潸然四壁如秋。半晌好迷留，是那般憨愛，那般癆瘦。只見幾陣陰風涼到骨，想又是梅月下俏魂游。天那！若都許死後自尋佳耦，豈惜留薄命活作羈囚！」此等曲情，置之還魂記中，幾無復可辨。』

又云：『西園記末道場一折，車遮韵，用入聲，尖刻流利，允稱神技。』

烏程張鑑書綠牡丹院本後云：『此吾鄉溫氏啓釁於復社之原，近日讀而知其故者，鮮矣。書中以管色爲烏有、亡是之辭，其實柳五柳、車尙公、范思訶，據復社紀略，各有指斥。其於越人，疑亦王元趾、陳章侯一流。而吳興沈重者，以在朝則影黎媿庵、倪三蘭，在野則影張天如、楊子常、周介生輩。大致如風箏誤、燕子箋，亦明季文字風氣所趨；而語語譏切社長，極嬉笑怒罵之致，宜媿菴當日按試，械時相鬧人，究及書肆賈友，而毀板厲禁之。但今玩其

編簡，已經蠹缺，無頭訖可撿，不知是原刊抑系後來重雕。要其詞藻有不能沒者，蓋相國子弟育仁暨二子儼、伉儷人爲之，謝英、顧粲，直用自況，惜乎名氏湮沒。世苟有鍾醜齋，不又取以入錄鬼簿歟？如以爲三百年國祚所關，則一莖草現丈六金身，又安得以宋、元雜劇少之！』

退菴主人題情郵記云：『吾思：郵者，「寄」也。作者命名，殆自寫其寄托之遙深耶？』

案：山陰呂先生洪烈嘗言：『粲花先生曲有五種。』而曲考所載，次情郵一種於無名氏中。近得刻本，始知爲粲花所作，遂足五種之數。

袁令昭 六種

西樓　　合浦珠與後夫容山樵作同目異辭。　　珍珠衫

戰荆軻　　竇娥寃　　鷫鸘裘

吳梅村云：『袁爲吳郡佳公子，風流才調，詞曲擅名。』

尤西堂云：『擇庵守荆州，一日謁某道，卒然問曰：「聞貴府有三聲。」——謂圍棋聲、鬥牌聲、唱曲聲也。袁徐應曰：「下官聞公亦有三聲。」道詰之，曰：「算盤聲、天平聲、板子聲。」袁竟以此罷官。』

程迓亭云：『袁韞玉名于令，號擇庵，一字令昭，歷官荆州知府。』

宋牧仲云：『袁籜庵以西樓傳奇得名，每與人談及西樓記，輒有喜色。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門，其家方宴賓，演霸王夜宴。輿人云：「如此良夜，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籜庵聞之，狂喜，幾至墜輿。吳之紀春日袁荆州過訪百花洲贈詩云：「契闊經今兩白頭，建牙吹角古荆州。東山嘯咏西樓夢，故國重逢話昔游。一曲方成新樂府，十千隨到付纏頭。當時記得輕分手，王粲高樓鸚鵡洲。」』

梁子章云：『堯峯文鈔：「袁褒曾孫于令，官荆州知府。吳梅邨集有贈荆州守袁大韞玉詩四首，云「詞客開元擅盛名」，又云「彈絲法曲楚江情」，然則西樓作于籜庵。于叔夜者，以名爲姓耳。」』

葉堂云：『西樓名震一時，然佳篇甚少。惟俠試一折，氣魄雄偉。』

袁枚云：『西樓傳奇，乃袁鳧公水部所作。于叔夜，卽鳧公之托名，事在康熙初年。王子堅先生曾親見，鳧公短身赤鼻，莫素輝亦中人之姿，而微麻而娃耽筆墨，故兩人交好云。』

雪樵居士云：『西樓舊址，前臨牛市，後俯秦淮。嘉慶初，楚南許公兆桂搆而葺之，亭臺窈折，水木清華，自號西樓寓客。』

釀花使者云：『籜庵遺亂北都，佐藩西楚，尋以失職空囊，僑寓白門，扁舟歸里，惆悵無家。與穆交好，爲趙萊所忌，故假趙伯將以刺之。龔合肥詩云：「詞客幸隨明月在，新聲應逐彩雲

飛。」』

雪橋居士又云：『袁韞玉西樓記初成，就正於馮猶龍。覽畢，置案頭，不致可否。袁惘然而別。馮方絕糧，室人以告，馮曰：「無憂，袁大今夕餽我矣。」家人皆以爲誕妄。袁歸，躊躇至夜，忽呼燈，持百金就馮。及至，門尚開。問其僕，曰：「主方秉燭在書室相待。」驚趨而入。馮曰：「吾固料子之必至也。詞曲俱佳，尚少一齣，今已爲增入。」——乃錯夢也。袁不勝折服，今尤膾炙人口。事載堅瓠集。按：西樓址在秦淮河武定橋下，自許公香岩脩葺後，又經易主。若非法菊流傳，亦安有過而問者！』

全椒金兆燕云：『有奇可傳，乃爲塡詞。雖不妨於傅會，最忌出情理之外。西樓記於撮合不來之時，突出一須長公殺無罪之妾以刼人之妾，而贈萍水之友以爲妻，結構至此，不謂之苦海得乎？』

案：令昭一字白賓，又自號爲幔亭仙史。

馬亘生四種

索花樓　荷花蕩一名蓮盟。　十錦塘　梅花樓

亘生，吳縣人，或作更生。

案：荷花蕩刻本署『上黨擷芳主人編』。或云索花樓只梅花樓，姑俟考。

劉晉充三種

羅衫合　天馬媒　小桃源

薛旣揚十六種

書生願　醉月緣　戰荆軻與袁令昭同目。　昭君夢

狀元旗　續情鐙　蘆中人　後西廂

飛熊兆　紫瓊瑤　賜繡旗　齊天樂

翡翠園　玉麟符　粉紅襴　喜聯登

旣揚，吳縣人，一字聽然子。

李元玉三十一種

一捧雪　人獸關　永團圓　占花魁

麒麟閣　風雲會　牛頭山　昊天塔

太平錢　連城璧　眉山秀　三生果

千忠會　五高風　兩鬚眉　長生像

風雲翹　禪眞會　雙龍佩　千里舟

洛陽橋與許見山同目。　虎邱山　武當山　清忠譜

掛玉帶　　意中緣與李笠翁同目。　萬里緣　　萬民安

麒麟種　　羅天醮　　秦樓月

吳梅村云：『李子元玉，好奇學古士也，其才足以上下千載，其學足以囊括藝林，而連厄於有司；晚幾得之，仍中副車；甲申以後，絕意仕進。所著傳奇數十種，即當場之歌呼笑罵，以寓顯微闡幽之旨，忠孝節烈，有美斯彰，無微不著。近采元人各種傳奇、散套及明初諸名人所著中之北詞，依宮按調，彙爲全書，復取華亭徐於室所輯參而訂之，曰北詞廣正譜。此眞騷壇鼓吹，堪與唐詩宋詞並傳不朽矣。』

案：元玉，吳門人。

沈德符敝帚齋餘談云：『清明上河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嚴世蕃托蘇人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客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恩說中丞往來，乃說王購之。王時鎭薊門，即命湯善價求市；既不可得，遂屬蘇人黃彪摹眞本應命。黃亦畫家名手也。嚴以爲眞，置酒會諸貴人賞之。有妒王中丞者，直發爲贋本，世蕃大慚，頓恨中丞，謂有意紿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即湯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按：此事即爲元玉一捧雪藍本。

夢憶載：『福王南渡，魯王播遷至越，幸張岱第。是日演賣油郎傳奇，內有「泥馬渡康王」故事，與時事巧合，睿顏大喜。』蓋即李氏占花魁本也。

葉稚裴八種

琥珀匙　女開科　開口笑一名胭脂虎　三擊節
遜國疑　英雄概　八翼飛　人中人

開口笑，曲考重入無名氏。
英雄概，曲考重入無名氏。

稚裴，吳縣人。

朱素臣十五種

振三綱　一著先　萬年觴　錦衣歸
未央天　狻猊璧　忠孝圖　四聖手
聚寶盆　十五貫　文星見　龍鳳錢
瑤池宴　朝陽鳳　全五福

素臣，吳縣人，與李元玉同時。元玉著廣正譜，素臣同校。

案：錦衣歸、未央二種，曲考重入無名氏。笠閣評目以聚寶盆爲『聚寶盤』，誤。

馮猶龍十一種

新灌園更定張伯起稿。　酒家傭更定陸無從、欽虹江兩家稿。

女丈夫更定張伯起、劉晉充兩家紅拂記。　量江記詳定余聿文作，題曰『池陽聿雲氏元編』。

精忠旗定西陵李梅實稿。　雙雄記新劇稿，一名善惡圖。

萬事足新創稿，同邑袁幔亭樂句。　夢磊記詳定史叔考本。

灑雪堂改楚黃梅孝已本。　楚江情刪定袁白賓西樓本。

風流夢

精忠旗，曲考入無名氏。

案：猶龍，吳縣人，其卷中署名，或作『龍子猶』，或作『馮夢龍』，或作『馮猶龍』，其實一人也。焦氏曲考以雙雄爲馮夢龍作，列明人院本下；以萬事足、風流夢、新灌園三種署『馮猶龍作』，列國朝院本下，其實未考也。

梁子章云：『龍氏墨憨齋傳奇定本十種，多取近時名曲，再加刪改而成，頗稱善本。』

案：新曲十種本，所刻不列風流夢一種。

朱良卿二十八種

太極奏　玉素珠　軒轅鏡　蓮花筏

吉慶圖　飛龍鳳　錦雲裘　瑞霓羅

御雪豹　石麟鏡　九蓮燈　瓔珞會

贅神龍即贅人龍，曲攷別以贅人龍入無名氏。

乾坤嘯　豔雲亭　奪秋魁　萬壽冠

雙和合　壽榮華　五代榮　寶曇月

漁家樂　牡丹圖　四奇觀　血影石

一捧花

良卿，吳縣人。

翟灝云：『馬融女，據後漢書有三。三女名芝，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作申情賦。今劇場漁家樂所演云馬瑤草者，未知何屬。其一字倫，爲袁隗妻。其一未嫁。袁氏世爲三公，隗少歷顯官，富奢特甚，與所演簡生事相反。瑤草字與『芝』義合，疑所指爲芝。至其關目，則牽以釋藏中波斯匿王女事也。蓋女嘗有「我自有業不因父」一語，父聞而嗔，即覓一最下窮人，以女付之。後得達。事見雜室藏經。』

孔云亭二種

桃花扇　小忽雷

其自序略云：『傳奇雖小道，凡詩、賦、詞、曲、四六、小說家，無體不備。至於摹寫須眉，點染景物，乃兼畫苑矣。其旨趣實本於三百篇，而義則春秋用筆，行文又左、國、太史公也。

於以警世易俗，贊聖道而輔王化，最近且切。今之樂猶古之樂，豈不信哉！桃花扇一劇，皆南朝新事，父老猶有存者。場上歌舞，局外指點，知三百年之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爲末世之一救矣。』

又云：『小忽雷劇，皆顧子天石代予塡詞。』案：顧天石，即序桃花扇之梁溪夢鶴居士也。序辭有云：『歲在甲戌，先生指署齋所懸唐樂器小忽雷令余譜之，一時刻燭分牋，疊鼓競吹，翌日而歌兒持板待韵，又翌日而旗亭已樹赤幟矣。』此數語可證。

錢唐吳陳琰云：『往余客宋中丞幕，每有宴會，輒演此劇。會稽金埴云：「亡友洪君昉思有長生殿傳奇，與桃花扇先後入內廷，並盛行于世。」』

孔東塘自書桃花扇後云：『予未仕時，每擬作此傳奇，恐聞見未廣，有乖信史，寤歌之餘，僅畫其輪廓，實未飾其藻采也。然獨好誇于密友，曰：「吾有桃花扇傳奇，尚秘之枕中。」及索米長安，與僚輩飲讌，亦往往及之。又十餘年，興已闌矣。少司農田綸霞先生來京，每見必握手索覽，予不得已，乃挑燈塡詞，以塞其求。凡三易稿而書成，蓋己卯之六月也。』

又云：『己卯除夜，李木庵總憲遣使送歲金，即索桃花扇爲圍爐下酒之物。開歲燈節，已買優扮演矣。其班名金斗，出之李於國湘北先生宅，名噪時流；唱題畫一折，尤得神解也。』

又云：『顧子天石讀予桃花扇，引而申之，改爲南桃花扇，令生旦當場團圓，以快觀者之目。其

詞華精警，追步臨川，雖補予之不逮，未免形予傖父，予敢不避席乎！』

梁子章云：『桃花扇筆意疏爽，寫南朝人物，字字繪水繪聲。至文詞之妙，其豔處似臨風桃蕊，其哀處似着雨梨花，固是一時傑構。然就中亦有未愜人意者：福王三大罪、五不可之議，倡自周鑣、雷演祚，今阻奸折竟出自史閣部，則與設朝折大相逕庭，使觀者直疑閣部之首鼠兩端矣。且既以媚座爲二十一折矣，復加入孤吟一折，其詞意猶之家門大意，謂之蛇足，總屬閒文。至若曲中詞調，伶人任意刪改，亦斯文一大恨事，然未有先慮其刪改，特於作曲時爲俗伶豫留地步者。今桃花扇長則七八曲，其少則四五曲，未免故走易路；又以左右部分正間合閏四色，以奇偶部分中戾餘煞四氣，以總部分經緯二星，毋論有曲以來，万無此例，即謂自我作古，亦殊覺澹然無味，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

又云：『桃花扇以餘韻折作結，曲終人杳，江上峯青，留有餘不盡之意於烟波縹緲間，脫盡團圓俗套。乃顧天石改作南桃花扇，使生旦當場團圓，雖其排場可快一時之耳目，然較之原作，孰劣孰優，識者自能辨之。』

潁上劉凡云：『桃花扇奇而眞，趣而正，諧而疋，麗而淸，密而淡，詞家能事畢矣。前後作者，未有盛於此本，可爲名世一寶。』

口口口云：『桃花扇者，孔稼部東塘先生所編之傳奇也，乃故明宏光朝君臣將相之實事。其

翻有義狹貞，固正爲顯達之馬、阮下對症鍼砭耳。』中以東京才子侯朝宗、南京才妓李香君作一部鍼線。他如畫師、書賈、狎客、娼家諸卑賤人，

尤侗一種

鈞天樂

其自記云：『丁酉之秋，薄游太末。主人謝客，阻兵未得歸。逆旅無聊，追尋往事，忽忽不樂。漫塡詞爲傳奇，率日一折，折成則以酒澆之，歌呼自若。閱月而竣，題曰「鈞天樂」。家有梨園，歸則授使演焉。明年，科場弊發，有無名子編爲萬金記者，制府以聞。詔命進覽，其人匿弗出也。臬司某大索江南諸伶雜治之。適山陰姜侍御還朝，過吳門，亟徵予劇。同人宴之申氏堂中。樂既作，觀者如堵牆，靡不咋舌駭歎。而邏者亦雜其中，疑其事類，馳白臬司。臬司以爲奇貨，卽檄捕優人，拷掠誣服。旣得主名，將窮其獄，且徵賄焉。會有從中解之者，而予已入都門，事得寢。己亥大計，臬司以貪墨亡命，寘極典，籍其家。聞者快之。』

黄之雋一種

忠孝福

陳元龍云：『黄子石牧以子長遺法，降格爲樂府。余時署督兩廣，內兄宋觀察澄溪適至，愛其所傳王維、杜牧事，誦先芬以求新樂，意甚勤。蓋祖孫三世，前後八十年，人積緒紛，頗難

串括，黃子一日而搆局，一月而脫稿，題曰「忠孝福」以該其世。付梨園演唱，一登場則欲歌，欲泣，傾座客。澄溪攜歸吳閶，大合樂於虎邱，觀者如堵墻，至壓橋斷墮水。或繪板爲畫幅，飾丹青以粥諸市。其傾動一時如此。』

黃周星 一種

人天樂

周星字九煙，一字笑蒼道人，秣陵人。

吉衣道人 一種

王符記

一云袁令昭作。

梅孝己 一種

灑雪堂

即前目龍子猶改定本。

邱嶼雪 八種

虎囊彈　黨人碑　百福帶　幻緣箱

歲寒松　御袍恩　鬧句闌　蜀鵑啼

笠閣評目鬧勾闌入無名氏。

梅郁詩注云：『邱園字嶼雪，蘇州府人。尤展成嶼雪遺像贊云：「君善顧曲，梨園樂府。吾和而歌，紅牙畫鼓。」』

梁子章云：『蜀鵑啼，蘇州邱園爲成都令吳志衍作也。志衍爲梅郁之兄，攜家之任，由滇入蜀。值北都城陷，西士淪亡，全家死之。邱故撰是劇。尤西堂跋所謂「爰有邱生，悶之累息，問弱弟之奔喪，傷心哭雁；弔孤臣而流涕，染血啼鵑」者也。梅郁詩觀蜀鵑啼劇有感云：「紅豆花開聲宛轉，綠楊枝動舞婆娑。不堪唱徹關山調，血汚遊魂可奈何！」其詞感人故深矣。』

張世濬一種

玉麟記與明人葉六桐作同目。

王翃四種

紅情言　榴巾怨　詞苑春秋　博浪沙

其紅情言自序云：『會稽史氏作唾紅傳奇，情事兼美，盛爲演者傳習。甲戌春日，偶得之於友人齋頭，然詞甚潦草，不堪寓目，余竊嘆其不工。友人曰：「無傷，第因其事而易之以辭，則兩善矣。」余然其言，抽思三月而始成，因題曰「紅情言」云。』

案：翃字介人，嘉興人，自署其名曰太原介人。自序所稱史氏，謂叔考也。

若耶野老二種

載花舲　香草吟

或云卽徐野君，無考。

案：載花舲自序云『有曲六種』，惜其目不傳。其香草吟一種，戲集本草藥名爲之，雖屬牽强，頗費經營。李笠翁爲之序。

周坦綸十二種

太白山　竹漉籬　八仙圖　火牛陣

竟西廂　福星臨　指南車　綈袍贈

萬金資　鏡中人　金橙樹　玉鴛鴦

陳子玉三種

三合笑　玉殿元　歡喜緣

王香裔二種

非非想　黃金臺

右三家俱國初人，里籍無考。

唐英一種

英雄報

即蝸寄居士，見前雜劇錄。

徐石麟四種

珊瑚鞭　九奇逢　辟寒釵　胭脂虎

案：笠閣評目有胭脂虎，一名開口笑，係葉稚斐作，已見前錄，與此種異。里居詳雜劇錄。

又案：坦庵所纂書四十餘種，嘗自謂「得之疾病、愁苦、呻吟、涕淚中者爲多」。有詩餘定譜十卷，一以宋調爲正。不仕，爲明季遺老。

釋智達一種

傳燈錄即歸元鏡。

蒼山子二種

廣寒香　豐樂樓

雪龕道人一種

·五倫鏡

研雪子二種

翻西厢　　賣相思

他山老人一種

陰陽判

介石逸叟

宣和譜

薦清軒一種

合箭記

餘不鄉後人一種

海烈婦一名此丈夫，一名三異記。

溪鷹山二種

易水歌　　廣寒香與蒼山子同月。

月鑑主人一種

月中人

勝樂道人一種

長命縷

夢覺道人一種

鴛鴦合

右十一家，皆康熙、雍正間人，無姓名可考。

補錄漁洋詩話一則

瓊花夢

詩話下卷：『龍石樓燮中允，作瓊花夢傳奇成，招余輩觀之。余酒闌賦八絕句，有「自掐檀痕親顧曲，江東誰似阿龍超」之句。獨門人蔣靜山仁錫和云「玉崑崙碎爲檀超」之句，余續而嘆曰：「蔣五此押擅場矣！」』

今樂考證

著錄九

國朝院本

畢萬侯六種

紅勺藥　竹葉舟　呼盧報　三報恩

萬人敵　杜鵑聲

萬侯，吳縣人。

洪昉思五種

長生殿　回文錦　鬧高唐宜入劇目。　長虹橋

四嬋娟

稗畦自序長生殿略云：『余覽白樂天長恨歌及元人秋雨梧桐劇，輒作數日惡。南曲驚鴻一記，未免涉穢。從來傳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場，而近子虛烏有，動寫情辭贈答，數見不鮮，兼乖典則。因斷章取義，借天寶遺事綴成此劇，凡史家穢語，概削不書，非曰匿瑕，亦要諸詩人忠厚之旨云爾。』

又云：『棠村相國嘗稱予是劇「乃一部熱鬧牡丹亭也」，以爲知言。予自惟文采不逮臨川，而恪守韻調，罔敢稍有踰越，蓋姑蘇徐靈昭氏爲今之周郎，嘗論撰九宮新譜，予與之審音協律，無一字不愼也。』

徐靈昭麟云：『長生殿，本名舞霓裳傳奇，後乃易此名。』

案：長生殿初名沈香亭傳奇，後去李白，入李泌輔肅宗中興，更名舞霓裳，又念情之所鍾在帝王家，遂專寫鈿合情緣，更名長生殿，蓋經十餘年而稿始成者。

朱彝尊云：『洪昉思製長生殿傳奇，其用意一洗太眞之汚。』

黃振云：『桃花扇筆意疎爽，長生殿文情綿邈，各擅其長。』

葉堂云：『長生殿詞極綺麗，宮譜亦諧，但性靈遠遜臨川，轉不如四夢之不諧宮譜者，使人能別出新意也。彈詞一折，在卷中爲極佳之曲，及與貨郎旦相較，乃判天淵，乃知元人力量之厚。』

梁子章云：『長生殿爲千百年來曲中巨擘。以絕好題目，作絕大文章，學人才人，一齊俯首。自有此曲，毋論驚鴻、采毫空慚形穢，卽白仁甫秋夜梧桐雨亦不能穩占元人詞壇一席矣。如定情、密誓、絮閣、窺浴數折，俱能細針密線，觸緒生情，然以細意慰貼爲之，猶可勉强學步；讀至彈詞第六、七、八、九轉，鐵撥銅琵，悲涼慷慨，字字傾珠落玉而出，雖鐵石人不能不爲之斷腸，爲之下淚，筆墨之妙，其感人一至於此，眞觀止矣！』

又云：『梧桐雨與長生殿亦互有工拙處。長生殿按長恨歌傳爲之，删去幾許穢跡；梧桐雨竟公然出自祿山之口。長生殿驚變折於深宮歡燕之時，突作國忠直入，草草數語，便爾啓行，事雖急遽，斷不至是；梧桐雨則中間用一李林甫得報轉奏，始而議戰，戰既不能，而後定計幸蜀，層次井然不紊。』

又云：『梧桐雨第一折醉中天云：「我把你半嚲的肩兒凭，他把個百媚臉兒擎。正是金闕西廂叩玉扃，悄悄迴廊靜，靠着這招彩鳳、舞青鸞金井梧桐樹影，雖無人竊聽，也索悄聲兒海誓山盟。」第二折普天樂云：「更堪那灞水西飛雁，一聲聲送上雕鞍。傷心故園，西風渭水，落日長安。」第三折殿前歡云：「他是朵嬌滴滴海棠花，怎做得鬧荒荒亡國禍根芽！再不將曲彎彎遠山眉兒畫，亂鬆鬆雲鬢堆鴉。怎下的磣磕磕馬蹄兒臉上踏，則將細裊裊咽喉掐，早把條長攙攙素白練安排下。他那裏一身受死，我痛煞煞獨力難加。」數曲千重千鈞，亦非長生殿可及。』

又云：『長生殿至今百餘年來，歌場舞榭，流播如新。每當酒闌燈灺之時，觀者如至玉帝所聽奏鈞天法曲，在玉樹金蟬之外，不獨趙秋谷之「斷送功名到白頭」也。然俗伶搬演，率多改節，聲韻因以參差，雖有周郎，亦當掩耳而過。近日古吳馮雲章起鳳撰爲吟香堂曲譜，以縹緲之音，度娟麗之語，迎頭拍字，按板隨腔，允稱善本。且其宮調、字音，多加考訂，毫無遺漏，謂之長生殿第一功臣可也。石太史韞玉爲之序云：「謂非嬴女吹簫，馮夷擊鼓，不能使笑者解頤，泣者俯首。」如是信然。』

阮葵生云：『趙秋谷執信以丁卯國喪赴洪昉思寓觀長生殿劇，被黃給事六鴻劾罷。時徐勝力編修嘉炎亦與讌，對簿時賄賂聚和班優人，詭稱未與得免。都人有口號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迥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齣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遊。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好製行頭。」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後官學士。聞黃給事由知縣行取入京，以土物並詩稿遍贈諸名士。至秋谷，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謝。」王銜之刺骨，故有是劾。』

董潮東皋雜鈔云：『錢唐洪太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康熙戊辰中旣達御覽，都下絕稱之。一時名士，張酒治具，大會生公園，名優內聚班演是劇。主之者爲眞定梁相國淸標，具柬者

爲益都趙贊善執信。虞山趙星瞻徵介，宮給諫王某所，不得與會，因怨，乃促給諫入奏，謂是日係皇太后忌辰，爲大不敬。上先發刑部拏人，賴相國挽回，後發吏部。凡士大夫除名者，幾五十餘人。海昌查太史愼行亦在內，後改今名，先生詩所謂「荆、高市上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是也。趙竟以是廢置終身，晚年有詩云：「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聞當時有陳某者，已出都，行至良鄉，聞有是會，星夜兼程回京，比到，席已散，值送客出，僅從衆中一揖而已，明日亦以與會削籍。

梁兆壬云：『朱竹垞檢討贈洪稗畦有「海內詩篇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聲淒絕，薏苡明珠謗偶然」之句，樊榭老人歎爲字字典雅。』

李漁十種

奈何天一名奇福記。　比目魚　蜃中樓　憐香伴一名美人香。

風箏悞　愼鸞交　凰求鳳一名鴛鴦賺。　巧團圓一名夢中樓。

玉搔頭　意中緣與李元玉同目。

吳梅村云：『笠翁名漁，能爲唐人小說，兼以金、元詞曲知名。』

徐釚云：『笠翁，錢唐人，以詞曲擅名，所至攜小鬟唱歌。吳梅村嘗贈以詩。北里、南曲中，無不知有李十郎者。』

梁子章云：『笠翁十種，曲白俱近平妥。行世已久，姑免置喙。近人惟綿州李太史調元最珍喜之，謂如「景星慶雲，先覩爲快」。家居時，常令歌伶搬演爲樂。其第十種名比目魚，有自題詩云：「邇來節義頗荒唐，盡把宣淫罪戲場。思借戲場維節義，繫鈴人授解鈴方。」太史謂：「讀是詩，方知其編曲心苦。」蓋通十種中，命意結穴在此也。客有笑其偏耆笠翁曲者，太史嘗誦此詩以答之。』

案：焦氏曲考以笠翁凰求鳳誤作鳳求凰，而梁氏曲話支氏曲目仍之，故梁氏論命名相同之曲，有「李漁有鳳求凰，無名氏亦有鳳求凰」之說也。

四願居士六種

偷甲記一名雁翎甲。　魚籃記一名雙錯卺。　雙錘記一名合歡錘。　萬全記一名富貴仙。

十醋記一名滿牀笏。　四元記

曲考另以雙錯卺入無名氏。

案：曲考以偷甲、魚籃、雙錘、四元、萬全五種與笠翁十種並列，云『笠翁所作』；而入十醋於無名氏，注云『龍司寇門客作』。或云係范希哲作。或又以萬全一種爲范氏作。近得五種合刻本，署曰『四願居士』。笠翁無此號，殆爲希哲無疑耶？然讀其詞，則斷非笠翁手筆也。姑列笠翁後，以存疑。

又案：四願居士五種，有十醋記，無四元記，聊類錄之。雙錘記，曲考諸書俱作雙錘記，誤。

希哲所作，其署名者附後。

翟灝云：『滿床笏係唐崔義元事，以之屬郭汾陽，謬。』

范希哲一種

補天記即小江東。

張心其十六種

如是觀　醉菩提　海潮音　釣魚船

天下樂　井中天　快活三　金剛鳳

獺鏡緣　芭蕉井　喜重重　龍華會

雙節孝　雙福壽　讀書聲　娘子軍

高奕十四種

春秋筆　雙奇俠　貂裘賺　千金笑

聚獸牌　錦中花　擎香園　古交情

四美坊　眉仙嶺　如意冊　風雪緣

固哉翁　續靑樓

奕，會稽人。

盛際時四種

人中龍　飛龍蓋　胭脂雪　雙虬判

際時，吳縣人。

史集之二種

清風寨　五羊皮

朱從雲十二種

靈犀鏡　齊案眉　照膽鏡　人面虎

石點頭　小蓬萊與旦陽道人同目。　別有天　龍燈賺

赤鬚龍　兒孫福　兩乘龍　萬壽鼎

集之、雲從，俱吳縣人。

陳二白三種

雙冠誥　稱人心　彩衣歡

二白，長洲人。

周稚廉三種

珊瑚玦　元寶媒　雙忠廟

武功范纘云：『周郎所著傳奇數十種，如元寶媒尤膾炙人口。』

案：稚廉字冰持，雲間人，鷹垂先生綸之子也。工詞，著有容居堂詞。今合刻三種，署曰『可笑人塡詞』，餘種惜未詳其目。

吳晃珏一種

河陽觀

曹宕一種

風前月下

自署曰『江左詞愍』。

朱龍田一種

壺中天

龍田，華亭人。

朱確、過孟起、盛國琦三人同作一種

定蟾宮

西湖放人去村一種

三生錯

石恂齋四種

兩度梅　錦香亭　天燈記

酒家傭一名香鞋記，與馮猶龍本同名異辭。

恂齋，吳人，名琰，一字紫佩。

張堅四種

玉獅墜　夢中緣　懷沙　梅花簪

梅花簪、夢中緣，曲考重入無名氏。

堅字齊元，號漱石，金陵人。右著曰『玉燕堂四種』。

楊楫云：『漱石嘗受知於西林相公，其樂府選入南邦黎獻集，由是知名。』

韓縉云：『讀夢中緣，則清新俊逸，跌宕風流，恍聽緱嶺瑤笙，湘靈仙瑟。』

王魯川云：『梅花簪爲優伶購去，易名賽荊釵。』

梁子章云：『懷沙記依史記屈原列傳而作，文詞光怪。全部楚詞，隱括言下。著騷、大指、天問、山鬼、沈淵、魂游等折，皆穿貫本書而成，洵曲海中巨觀也。惟尤西堂讀離騷不然，不屑屑模文範義，通其意而肆言之，陸離斑駁，不可名狀，至云「便千百年難打破悶乾坤，

只兩三行怎弔盡愁天下」，發千古不平於嬉笑怒罵中，悲壯淋漓，包以大氣，與懷沙立意不同，然固異曲同工也。』

又云：『玉獅墜設想甚奇。其毀匳一折，如蟻穿九曲，愈折愈深。如云：「你要我無瑕體自比玉潔，便河東吼不迭？豈眞有竹杖爲龍，那便捷似鳥成梟，沒些差別，負的我騰空飛越，管籠禽脫離羈紲。怕終做不分玉石焚身烈，提掇向樓前墜也？」一玉獅耳，想出如許情緒：第一、猜教其守貞，二、猜可以因而脫禍，三、猜默示以殉身。魯公書，筆力透紙背矣。』

李凱 一種

寒香亭

凱字圖南，號雪崕，鄞縣人。

范梧 一種

紅玉燕

梧字素園，鄞縣人。

裘璉 二種

醉書箴　　繡當壚

璉字蔗邨，慈谿人，自號廢莪子。

李本宜一種

玉劍緣

本宜，江都人。

王墅二種

拜針樓　後牡丹亭

墅字北疇，蕪湖人。

楊國賓一種

東廂記

崔應堦二種

煙花債　情中幻

許紹珣一種

萬壽圖

半隱主人一種

遊子鑑

旦陽道人一種

小蓬萊全孝義

道人稽山人，所著曰『嘯隱𫝹新編』。

衡悽老人一種

才星現

紫虹道人一種

百花舫

長嘯山人一種

試劍記

許恆一種

二奇緣

恆字南言，吳人。有改其所撰，易名千里駒者。

胡士瞻一種

後一捧雪

士瞻字雲壑，杭州人。

稽留山二種

雙報應　揚州夢

曲考以揚州夢編入雜劇，誤。

萬樹九種

風流棒　空青石　念八翻　錦塵帆

玉雙飛　十串珠　黃金甕　金神鳳

資齊鑑

吳秉鈞云：『紅友之曲，不襲元人貌，而實徹元人之髓。字義精粲，宮律諧婉，極環幻而不詭，極喬豔而不餖飣，極旖旎而不淫靡，極淘寫冷笑而不傷刻虐，所謂風流蘊藉，談言微中者歟？山翁撰述最富，余所見者，函秀若空青石，俊爽若錦塵帆，奇横若念八翻，新穎若十串珠，剪裁、點綴若黃金甕、金神鳳，皆陳言務去，巧法兼備，而恢諧滑稽，其風肆好。最後讀資齋鑑一書，則一筆白描，抽思獨繭，浩浩乎十萬餘言，如挾天風海濤而砰訇澎湃者。』

呂洪烈云：『辛酉、壬戌，與吳子雪舫同研席于三山幕府，而陽羨紅友萬先生至，出所編傳奇相示。余曰：「何其酷似粲花也？」訊之，則粲花實先生舅氏。余益踴躍自喜，雖不幸不見石渠，猶幸得見紅友。每脫稿，大司馬留村先生必令家伶演之登場，授之梓人，不欲僅播之管絃而傳之名山也。』

梁子章云：『粲花情致有餘，毫宕不足。紅友如天馬行空，別出機杼，宗旨固自不同，且寢食元人，深入堂奥，得其神髓，故音節嘹喨，正襯分明。』

又云：『紅友關目，於極細極碎處皆能穿插照應，一字不肯虛下，有匣劍帷燈之妙也。曲調於極閒極冷處，皆能細斟密酌，一句不輕放過，大含細入之妙也。非龍梭鳳杼，能令天衣無縫乎？』

又云：『紅友之論曰：「曲有音，有情，有理。不通乎音，弗能歌；不通乎情，弗能作；理則貫乎情與音之間，可以意領不可以言宣。悟此，則如破竹建瓴，否則終隔一膜也。」今觀所著，莊而不腐，奇而不詭，豔而不淫，戲而不虐，而且宮律諧協，字義明晰，尤爲慣家能事。情、理、音三字，亦惟紅友庶乎盡之。』

又云：『句譜短促，又爲平仄所限，最難諧叶者。笠翁謂：「遇此等處，當以成語了之。」是固一說。但强押亦難巧合。如還魂記之「煙波畫船」，何嘗不是絕妙好詞，何嘗不平仄諧叶，較春蕪之「心愁意慵」等語，豈止上下床，直是天淵之隔矣。國朝惟紅友長此，如仙呂之長拍中有四上聲字爲句，最難自然，紅友則肆應不竭，愈出愈奇好，「睍睆好鳥」、「祇我與爾」、「我有斗酒」等句，皆異常巧合，能奪天工者。』

呂藥庵四種

回頭寶　狀元符　雙猿幻　寶研緣

呂守齋一種

金馬門

靜庵一種

續還魂一名續牡丹亭。

錢石臣一種

芙蓉峽

曲考署錢夫人林亞青作，不知何據。

查伊璜一種

梅花讖

伊璜，海昌人。陳文述云：『海昌查孝廉有此院本。』

郎潛長一種

十大快

容美田一種

古城

爲美田九峯三弄之一，與古本異。

鹽阜軒 一種

節義譜

徐叔回八義記改本。

夏秉衡 二種

八寶箱　詩中聖

秉衡字平千，一字谷香，乾隆間華亭人。八寶箱一種，曲考入無名氏。

蕉牕居士 一種

棲雲石 一名人月圓。

居士華亭人，著有看山閣集。

夏綸 六種

花萼吟　杏花村　無瑕璧　廣寒梯

瑞筠圖　南陽樂

徐夢元云：『夏惺齋先生以名諸生八試棘闈，佹得復失。值西陲用兵，罄所有，循例得授邑宰。旋阻於壓班，浮沈里門者幾二十年。自作傳奇五種：曰無瑕璧，所以表忠也；曰杏花村，

所以教孝也；曰瑞筠圖，曰廣寒梯，所以勸節、勸義也；至南陽樂一編顛倒兩大，遊戲三昧，爲千古仁人、志士補厥缺陷，固忠孝節義之賅而有者也。命意之佳，孰有如先生者！』

龔淇云：『先生六種劇，明大倫，補大恨，經經緯史，絕非荒誕傳奇可比。』

梁子章云：『錢唐夏惺齋作六種傳奇，其南陽樂一種，合三分爲一統，尤稱快筆。雖無中生有，一時游戲之言，而按之直道之公，有心人未有不拊掌呼快者。第三折誅司馬師，一快也；第二折武侯命燈倍明，二快也；第八折病體全安，三快也；第九折將星燦爛，四快也；十五折子午谷進兵偏獲奇勝，五快也；十六折殺司馬昭，六快也；擒司馬懿，七快也；十八折曹丕就擒，八快也；殺華歆，九快也；十八折掘曹操疑塚，十快也；二十二折誅黃皓，十一快也；二十五折陸伯言自裁，十二快也；孫權投降，十三快也；孫夫人歸國，十四快也；三十折功成歸里，十五快也；三十二折北地受禪，十六快也。立言要快人心，惺齋此曲獨得之矣。』

又云：『惺齋作曲，皆意主懲勸。常舉忠、孝、節、義，各撰一種：以無瑕璧言君臣，教忠也；以杏花村言父子，教孝也；以瑞筠圖言夫婦，教節也；以廣寒梯言師友，教義也；以花萼吟言兄弟，教弟也。事切情眞，可歌可泣。婦人孺子，觸目驚心。洵有功世道之文哉。』

研露樓主人一種

雙仙

主人乾隆間鄂渚人。自謂『與淮陰郁州山人分塡此曲。以明珠傳演未暢，另構局製之』，蓋寫無雙古押衙與段張掖、李西平事也。

洞口漁郎一種

藍橋驛一名藍橋記，與牧劇本異。

野航居士一種

化人游

四會堂一種

鴛鴦被

青城山樵一種

玉門關

臞道人一種

布袋錦

擁書主人一種

後七子百卉亭

看雲主人一種

晉春秋

蘇州顧以恭一種

五香毬曲考入無名氏。

李斗云：『清唱以顧以恭爲最。先在程端友家，繼在馬秋玉家。與教師張仲芳同譜五香毬傳奇。』

今樂考證

著錄十

國朝院本

蔣士銓 六種

香祖樓　空谷香　臨川夢　桂林霜

冬青樹　雪中人

王昶云：『茗生身長玉立，眉目朗然，嶔奇磊落，肺腑槎枒；遇忠孝節烈事，輒長歌以紀之，淒鏘激楚，使人雪涕；夙知音律，意所未盡，放而爲院本，有芝龕、香祖諸劇，世尤稱之。』

梁子章云：『心餘吐屬清婉，自是詩人本色。不以矜才使氣爲能，故近數十年作者，亦無以尙之。其至離奇變幻者，莫如臨川夢，竟使若士先生身入夢境，與四夢中人一一相見，請君

入甕，想入非非，娓娓清言，猶餘技也。桂林霜、一片石、第二碑、冬青樹四種，皆有功名教之言。忠魂烈魄，一入腕中，覺滿紙颯颯，尚餘生氣。香祖樓、空谷香兩種，於同中見異，最難下筆。蓋夢蘭與淑蘭皆淑女也，孫虎與李紉皆繼父也，吳公子與扈將軍皆樊籠也，紅絲、高駕皆介紹也，成君、裴畹皆故人也，且小婦皆薄命而大婦皆賢淑也，使出自俗筆，難免雷同，乃合觀兩劇，非惟不犯重複，且各極錯綜變化之妙，故稱神技。四絃秋因青衫記之陋，特創新編，順次成章，不加渲染，而情詞悽切，言足感人，幾令讀者盡如江州司馬之淚濕青衫也。雪中人一劇，寫吳六奇頰上添毫，栩栩欲活；以花交折結束通部，更見匠心之巧。』

又云：『心餘強袁子才觀其所撰曲，曰：「先生只當小病一場，寵賜披覽。」袁不得已，觀之。次日，問：「有可得意處否？」袁曰：「『任爾忒聰明，猜不出天情性。』惟兩語極佳耳。」心餘笑曰：「畢竟先生是詩人，非曲客。『造物豈憑翻覆手，窺天難用揣摩心。』此商寶意聞雷詩，爲予曲之藍本也。」』

案：王述庵以芝龕記爲茗生作，誤。

董榕一種

芝龕

曲考入無名氏。

榕湖州人，官觀察，一字漁山。又字繁露樓居士。

黃叔琳云：『董君恆巖，工文章，具卓識。爲政之餘，以高才博學，著作自娛。近著芝龕記院本，括明季萬歷、天啓、崇禎三朝史事，雜采羣書、野乘、墓誌、文詞聯貫補綴爲之，翕闢張弛，褒貶予奪，詞嚴義正。慘澹經營，洵乎以曲爲史矣。』

蔣士銓云：『讀董恆岩太守所爲芝龕記，月昏燈炧，按節歌咏之，於曇撥、救父、題閣、江還等篇，感觸唏噓，尤堪擊節。』

玉堂張新梅一種

百花夢

張九鉞二種

六如亭　雙虹碧

九鉞字度西，號陶園，一號紫峴，湘潭人，著有陶園集。六如亭紀東坡、朝雲事，雙虹碧紀長沙女子殺賊事，其自署曰『羅浮花農』。

周書一種

魚水緣

曲考入無名氏。

書字澹圃，乾隆間寶山人。

金兆燕一種

旗亭記一作旗亭畫壁記。

兆燕號棕亭，全椒人，乾隆進士，官國子監博士。

王昶云：『棕亭工院本，在揚州作旗亭畫壁記，盧雅雨運使刻之。』

盧見曾序略云：『蘭皋去年遊揚，出所爲旗亭記，余愛其詞之清雋，而病其頭緒之繁。按以宮商，亦有未盡協者。乃款之於西園，與共商略。又引梨園老教師，爲點版排場，稍變易其機軸，俾兼宜於俗雅。間出醉筆，揮洒胸臆，雖素不諳工尺，而意到筆隨，自然合拍，亦有不自解其故者。』

梁子章云：『旗亭記作王之渙狀元及第，語雖荒唐，亦快人心論也。沈歸愚尚書題詞云：「特爲才人吐奇氣，雛鳩卑伏忽飛騫。科名一準方干例，地下何妨中狀元。」按：琵琶記以蔡邕爲狀元，彼時原無此名，故令閱者爲之絕倒。唐時雖已有狀元之名，其實授官始於宋代，初階不過僉判、廷評，歷俸既深，然後入館承制，馴至宰執，非若今之狀元甫經釋褐，卽踐清華，如登仙爲科名之冠也。然則唐之狀元，於之渙何關輕重？作是曲者，亦如尤西堂之扮李白登科，徒爲多事矣。顧靑蓮不必登科，而以玉環考試，則不妨作第一人想；若「黃河遠上」

之詞，雙鬟久具隻眼，又何論渙之之狀元不狀元乎？』

朱葊穉一種

玉尺樓

沈起鳳云：『朱葊穉於盧觀察幕中製平山冷燕傳奇。』

案：平山冷燕傳奇，卽玉尺樓。今支氏曲考以旗亭記、玉尺樓二種並署『德州盧見曾作』，當誤。盧公删改，或有之，然不得沒金、朱兩君之名。

蔡潛莊一種

紫玉記

潛莊，青溪人，自署玉麈山人。此本乃删訂玉茗堂紫釵、紫簫兩記，取其便於登演者。

獨逸散人一種

鴛鴦幻

曲考入無名氏。

又盧居士一種

醋菩提

黎簡一種

芙蓉亭

簡字簡民，號二樵，順德人，並工詩，著有五百四峯草堂詩集。

高宗元三種

續琵琶　新增南西廂　改增玉簪

宗元字伯揚，山陰人，一字求誨居士。

沈亦然云：『高伯揚續琵琶迷局以下六折，奇詭百出，科諢媟嫚，誠難免喧賓奪主之譏，然狙詐如拐兒輩，亦不可以無報，作者特稔其惡而行其誅於鬼神，使奸邪知懼，以補前記所未及。』

增改玉簪自序云：『玉簪記，元末人編也，其精華在琴挑、問病、偷詞、秋江等齣，然詞雖秀逸，諢嫌短少。茲每齣增發其科，又加診病、藥諢二齣足其詼諧；且秋江後段越調小桃紅等齣，曲詞佳而聲音急重，今改爲十二紅，聽之稍似悠婉也。』

梁子章云：『近日高伯揚作續琵琶，空廬結撰，出奇無窮，一雪中郎之冤。吳穀人先生爲之序云：「伯揚借一家之衣鉢，拓千古之心胸，姱飾勝緣，揚張盛事，如織女之酬郭令，如青洪之贈歐明，遂使銀廉坐兒，金龜得壻，科名草長，旌節花開，但爭春夢之長，不厭夏雲之幻。」數語，曲中大致包括無遺矣。』

沈起鳳五種

報恩緣　　才人福　　文星榜　　伏虎韜

桐桂緣

起鳳字桐威，吳人，著有紅心詞，因自號紅心詞客。

石韞玉云：『紅心詞客傳奇四種，沈蕡漁先生作也。其所著詞曲，不下三四十種，當其時，風行於大江南北。梨園子弟登其門而求者，踵相接。歲在庚子甲辰，高廟南巡，凡揚州鹽政，蘇杭織造所備迎鑾供御大戲，皆出自先生手筆。』

自序云：『報恩緣，戒負心也。才人福，慰窮士也。文星榜，懲隱慝也。伏虎韜，警惡俗也。』

案：戴延年樂研詞有題沈蕡漁桐桂緣樂府詞。

錢維喬二種

乞食圖一名虎阜緣。　　鸚鵡媒

維喬字竹初，一字林棲居士。其署乞食圖云『竹初樂府第三種』，則所著不止此二種矣。竹初，常州人。

梁子章云：『錢竹初明府亦工音律，所著鸚鵡媒二種，不及心餘之爽豁，心餘亦不及其清麗也。』

薑定園二種

琵琶俠　花月屏

定園，常州人，竹初甥。其琵琶俠，楊芳燦爲之序。

朱京樊一種

風流院本

沈瑤琴一種

春富貴

王曦一種

東海記

曦字季旭，太倉人。

仲振履一種

雙鴛祠

梁子章云：『番禺令仲拓菴卸事後，寓省垣。雙鴛祠八折，卽別駕李亦珊事也，起伏頓挫，步武井然，惜點譜一折，入手太閒；詞賽一折，收場太重。通體八折，雜劇則太多，傳奇又太少，古今曲家無此例也。

案：此本署『岱覽庵傳奇，木石老人作』。

黃振一種

石榴記

曲考入無名氏。

序略云：『振字瘦石，號紫瀾郁農，著有斜陽館詩文集。其所畜女伶，有名小紅、月香者，其所居有雪聲堂。其所撰石榴記，神感一折，爲顧茨山增入。

吳可亭一種

地行仙一名後曇花。

署曰『玉句詞客十三種之一』，則其所著者富矣，惜不傳。

離幻老人一種

添繡鞵

吳梅岑一種

馬上緣

湖上逸人一種

雙奇會

沈筠一種

千金壽

筠字實甫，上海人。

周聖懷一種

眞西廂

陳莘衡一種

正西廂

石天外一種

後西廂

李蕊庵一種

蓋世雄

俞德滋一種

一團花

抱影子一種

合家歡一名一簾錦。

第二狂一種
三報恩
竹中人一種
四大記
吳名翰一種
沒名花
種香生一種
井中天
有情痴一種
花萼樓
陳治徵一種
冰山記
蘇漢英一種
夢境記
錦窩老人一種

昇仙傳

毛季連一種

鬧揚州

李雲墟一種

紫金環

痴野詞憨一種

酣情盼

文漣閣主一種

癡情種

迦笑人一種

幻影圖

許見山一種

洛陽橋与李元玉同目。

邱相卿一種

彩鸞牋

紫陽道人一種

西湖扇

種花儂一種

名花譜

裘叔度一種

砭癡石

朱寄林一種

野狐禪

鶴巢子一種

風流配

筆花主人一種

摘纓會

西泠長一種

芙蓉影

衡棲老婦一種

醒蒲團
不可解人一種
風流院与朱京藩風流院本異。
梁氏夷素一種
相思硯
女道士姜玉潔一種
鑑中天
主弧者一種
留生氣
蒙春園主一種
立命説
嗇軒道人一種
宮梟記
藻香子一種
不丈夫

吳又翁一種

換身榮

顧景星一種

虎媒記

張巽賓四種

崖州路　麒麟夢　鴛鴦膀　黃金盆

巽賓，通州人。

興化李某一種

犢鼻禪

王鶴尹一種

籌邊樓

蔣秋崖

桃花夢

鄭含成一種

富貴神仙

舍成自署曰影園灌者。

程枚一種

一斛珠

李斗云：『枚字時齋，海州板浦場監生，長於詞曲，有一斛珠傳奇，最佳。』

案：時齋一號蒼梧寄客。

羅小隱一種

鷸河冰

小隱，南昌人。

休休居士一種

鳳棲亭

居士儀徵人。

仲雲澗一種

紅樓夢

自署曰紅豆郎樵。

吳鎬一種

紅樓夢散套

鎬鎮洋人，監生，著有荆石山房詩文集、漢魏六朝志墓金石例，自署曰荆石山民。梁子章云：『紅樓夢工於言情，爲小說家之別派，近時人艷稱之。其書前夢將殘，續以後夢，卷牘浩繁，頭緒紛瑣。吳洲仲雲澗取而删汰，並前後夢而一之，作曲四卷，始於原情，終於勘夢，共得五十六折。其中穿插之妙，能以白補曲所未及，使無罅漏；且借周瓊防海事振以金鼓，俾不終場寂寞，尤得本地風光之法。惟以副淨扮鳳姐，丑扮襲人，老扮史湘雲，脚色不甚相稱耳。近日荆石山民亦填有紅樓夢散套，題止省歸、葬花、警曲、擬題、聽秋、劍會、聯句、癡諫、讞誕、寄情、走魔、禪訂、焚稿、冥昇、訴愁、覺夢十六折而已——其實此書中亦究惟此十餘事言之有味耳！其曲情亦凄婉動人，非深於四夢者不能也。

萬玉卿一種

醒石緣

玉卿字心青居士。所塡紅樓夢曲曰醒石緣，中分二種：一曰瀟湘怨，爲前紅樓事；一曰怡紅樂，爲後紅樓事。詞亦不亞於兩家。

陳鍾麟一種

紅樓夢

鍾麟字厚甫，官觀察，吳門人，寓居武林。所著紅樓夢傳奇，有六十折，構局森嚴，運詞綿麗，而能不襲三家一字，亦足樹幟詞場。

鎭海劉亦江一種

一片心

彭劍南二種

香畹樓　影梅菴

自序略云：『余始撰影梅，止六折，雲岩水部見之，笑曰：「此桃花扇筆墨也，但如食江瑤柱，以過少爲憾耳。」因與雲岩製題分譜，余塡詞十之七，雲岩亦塡詞十之三，故京本周雲岩款。』

又云：『香畹樓，爲陳朗玉司馬作也。朗玉名裴之，字小雲，有香畹樓憶語。』

謝堃四種

黃河遠　血梅　繡帕　十二金錢

堃字佩禾，甘泉人，著有春草堂集。

瞿頡二種

鶴歸來　雁門秋

頡字菊亭，琴川人。

蓉鷗漫叟四種

聯珠記　夢瓊圓　金帶圍　渡花緣

芙蓉山樵一種

合浦珠與袁令昭作異。

山樵，甘泉人。

左潢二種

蘭桂仙　桂花塔

潢字巽穀，龍眠人，與蕢漁同時，一字古塘樵子。

意園一種

雙珠

海天餘話云：『晼如、醫花姊妹本孿生，頂趾無少異，其所居小閣曰「雙珠」。意園爲譜雙珠記傳奇。』

王渥一種

回心院

渥字亞伶，慈谿人。

李文瀚四種

胭脂舄　紫荊花　鳳飛樓　銀漢槎

文瀚字雲生，青陽人。

徐榆邨一種

鏡光緣

榆邨，楓江人。

趙埜航一種

酬紅記

埜航卽浮槎山樵。

江義田一種

折桂傳與無名氏作同名異種。

義田字晴帆，上元人。

張衢二種

芙蓉樓　玉節記

衢字情齋，蕭山人。

陸繼輅二種

洞庭緣

碧桃記

繼輅字祁生。碧桃記爲吳蘭雪姬人岳綠春作。

錢澍川孝廉一種

鷃鵡媒

按洪北江亮吉機聲燈影詞調寄買陂塘詞云：『爲多情靑衫血淚，生生判向愁老。冰紘誰把傷心譜？又早別懷縈擾。幽會巧，君不見茫茫碧落相思鳥，芳心寸拗。待密約重圓，愁盟暗續，一一淚珠繳。銷魂處，我亦靑鸞信杳，年來暗損懷抱。江南江北傷春恨，付與斷腸衰草。孤負了，是舊日金釵鈿盒情多少。閒愁待掃，又一兩三聲，無端逗起，淸夢隔簾悄。』

朱仲香、醒叔一種

碧牕吟

平湖胡金勝云：『女兄碧窗歿十餘稔矣。所著琴韵樓遍傳海內，諸名流爭以詩文見貽，不下數百家。己卯秋，鴛湖朱仲香馨元、醒叔珊元兩茂才以所演碧牕吟傳奇郵示，卽賦金縷曲代柬以志感。』

梁廷枏一種

了緣記

自記云：『予幼時嘗戲作了緣記。』

湯飴汾一種

劍人緣

飴汾字雨生，常州人，流寓秣陵。

吳次叔一種

人天詰

程命三一種

還娟篇

莊伯鴻一種

秣陵秋

張蠡秋一種

青溪三笑

上四種具見武進趙懷玉詞集。

宋鳴珂二種

杜陵春　羅浮夢

鳴珂字澹思，奉新人，其宅有二十梅花草堂。

黃憲淸四種

帝女花　鴛鴦鏡　茂陵絃　桃谿雪

憲淸字韻珊，海鹽人，所刻院本署曰『拙宜園樂府』。

焦氏曲考所載無名氏若干種

綱常記　鐵面圖　義貞記　四大癡

蝴蝶夢　鳳求皇　納履記　丹忠記

十義記　赤壁游　財神濟　雙翠圓

翠翹記　慈悲願　夫容樓或云雙溪廌山作。　千鍾祿一名千忠戮。

雷峯塔按此本有岫雲詞逸改本。　曲春衣

吳從先小窗自記云：『宋時法師鉢貯白蛇，覆於雷峯塔下。此爲雷峯塔院本之緣起，而不知是說何所據也。』

爛柯山　浮邱傲　落花風　埋輪亭

隋唐　壽爲先　盤陀山　後漁家樂

十美圖　鬧花燈　倭袍　長生樂

大吉慶　杜陵花　清風寨　陀羅尼

百福帶　兩情合　螭虎釧　情中岸

七才子即七子圓。　東塔院　一枝梅

三奇緣一名桃花錢，一名奇緣記。　百子圖　鴛鴦結

錦繡旗　黃鶴樓　倒銅旗　燕臺筑

上林春　瑤池燕　金蘭誼　逍遙樂

文星劫　合虎符　蟠桃會

曲考云：「右自大吉慶以下，詞曲佳。」

人生樂　安天會　元寶湯　江天雪

沈香亭　花石綱　四屏山　翻浣紗

案曲考列人生樂以下數種，並附入藍關道曲耍孩兒一種，云「以上皆小調」者，誤。

西川圖　黎筐雪　續尋親　狀元香

昭君傳　風流烙　紫金魚　報恩亭

平頂山　翻七國　玉燕釵　三巽緣
歲寒松　鸞鳳釵　快活仙　祥麟兒
珍珠塔　姊妹緣　奉仙緣　醉西湖
三鼎爵　遍地錦　雙瑞記　玉杵記
定天山　南樓月　雄精劍　還帶記

右自西川圖以下，曲考云『詞曲平，皆抄本』。並附入山堂詞餘一種，誤。山堂詞餘乃套曲，非院本也。

雙和合　三笑姻緣　碧玉燕　九曲珠
四奇觀　後繡襦　折桂傳　飛熊鏡
白鶴圖　白羅衫　乾坤鏡　還魂記一名玉龍珮。
後珠球　好逑傳　四大慶　青蛇傳
四安山　天然福　摘星樓　雲合奇蹤
萬花樓　醉將軍　描金鳳　吉祥兆
劉成美　續千金　青缸嘯　軟藍橋
天緣配　桃花寨　沈香帶　三世修

文章用
鳳鸞裳
督亢圖
千秋鑑
翻天印
月華緣一名齊天福。
賜錦袍
遍地錦
天貴圖
滄浪亭
玉麒麟
二十四孝
彩衣堂
金瓶梅一云玉句斜客作。
太平錢俗本，非李元玉作。
造化圖
陰功報
征東傳
千里駒即二奇緣改本。
黃河陣
五虎寨
百花臺
雙姻緣
錕鋼俠
二龍山
通天犀
佐龍飛
珍珠旗
後岳傳
合歡圖
祝家莊
福鳳緣
北海記
雙珠鳳
古城記非古本，並異田九峯作。
五福傳非古本。
爲善最樂
鬧金釵
一疋布
天平山
碧玉串
順天時
元都觀
合歡慶
鴛鴦孩
綵樓記非古破窰本。
觀星臺
三俠劍
十大快與邱濬長作異。
昇平樂
雙蝴壁
三鼎甲
封神榜
河燈賺
銕弓緣
混元盒
金花記
三鳳緣

曲考云：『自雙和合以下，詞曲劣，無姓名可考者，皆抄本。』

案：右列諸本，至今花部多有演者。

蓮花寶筏　金不換　俗西遊　如意珠

右曲考從葉廣平納書楹譜入二十餘種，如單刀會、綵樓、葛衣、江天雪之類，俱複入；如小妹子之類，係散曲；如思凡係目連記中之一折；並刪去，存四種。

笠閣評目無名氏院本

八天慶　齊天福一云即月華緣，須刪。　杏花山

趕山鞭　報珠緣　錦蒲團一云即金不換。　玉堂春

錦上花　天然合　醋葫蘆　獸錦袍

美人計　古美人計　人中記　龍圖賺

情不斷　鬧虎邱　通仙枕　弓鞋記

易鞵記　海市現　財星現　葡萄架

大造化　虎狼緣　天降福　世外懽

秦州樂　成雙譜　樂安春　生平足

萬年希　鬧華州　臨濠喜　人難賽

三多全　翻琵琶　一片雲　一柱天
一藏金　雙玉人　續西樓
一篇錦或云即抱影子合家懽。　五全記託明楊升庵名。　七奇俠
百和香　稱人心即巧移花。

右曲與曲考複者不錄。

無名氏補

銀餅牡丹　花神報　玉蜻蜓　琉璃塔
定心猿　鳳雛圓　三雋圖　龍圖案
天宮寶　接引庵　遇仙記　情中義
丹鳳忠一名朝陽鳳，與鳴鳳同事異辭。　樊榭記　豹翎網
雙榮貴　震山關　天上有

敘王生樂安君事

嗚乎！竟容鴆鳥主媒，吾難諒絪縕之使；已借桃花託命，天還催暴晴之風。憐寡福之蟲孃，遽忍心之豺子。蓄爲媚草，羞采姑嫜；鵑是哀魂，悽吟囉嗊。帶頭兩截，釵股中分。金蠶沈紂絕之天，銀鹿返澌遲之路。因憐成誤，挽旣無從，獨恨生悲，悔寧有補！此所由倒空酥酪，拊髀傷慘綠之年；嚼碎櫻桃，和淚寫嬌紅之傳也。則有冶女蓮蓮，可兒楚楚，生西子臙脂之匯，來英臺胡蝶之鄉，婀娜風輕，桐花鳳袂，威蕤露緊，玉魫蘭胎，纖纖之月兩頭，嫋嫋之雲一段。初紅豆蔻，頗怯鶯欺，嫩綠楊枝，尚辭燕蹴。若問破瓜年紀，剛處二八度之春；可堪穠李漂零，竟隸十三樓之籍。於時堂開繡幙，門滿雕鞍，唱『打鴨』以調髡，引闊娥以狎醉。羅紈斜拂，空處都香，烟睞低流，客心皆蕩。立堪遺世，眞疑梁氏非珠；價可連城，直使霍家先玉。然而劫未懺紅，願終違素，韶年夢逝，難說歡娛。故國天遙，知誰眷屬？積數重簾水，重重積淚之痕；迴九曲屏山，曲曲迴腸之影。纔撥金猊火熱，玉虎偏牽；剛聽鐵馬風停，銅龍又警。來迎月嬫，而去逐風箏；朝贈將離，而夕拈含笑。已焉哉！汙蓮待拔，池底沼深；墮絮思收，江頭潮緊。宜穆小瓊將憔悴死，而王幼

玉終嗚咽亡乎？夢蕉生者，三影詞人，八叉才子，唊情天之怨果，泅恨海之愁瀾。線被鍼穿，芥遭珀拾，雲方蘚苫，星忽綢繆。圓夢三生，定情七夕，斷杜整腰間之瑟，守宮拭臂上之砂。慰藉靈丁，擷辛夷以結佩；鉤連屈戌，翻子夜以塡詞。茉莉滿懷，委心亦肯；荔枝到口，忍俊奚禁。更防困後香殘，拓裀椽麝；預恐醒時膽怯，弛袾藏犀。於時擲何闇之環，一環一轉；抽嬴臺之管，雙管雙吹。方以爲此願能償，而是鄉終老矣。無何，杜宇催歸，琵琶送別，路馳驛馬，河耑牽牛。于是孋兒金縷之鞭，怕挽瑣蓮之帶。東飛勞而西飛燕，眇眇予懷；上山采而下山逢，悠悠何俟。于是匭辭故壘，鳳匿深巢，婁尾壺掆，纏頭錦謝。鮑十一鸞釵待寄，崔廿四翠被空寒。吳下盈盈，病裹傷春之曲；洛陽好好，夢遙感舊之詩。于時腰極寬圍，腕闌減束，懨婦之悲共迫，紉尼之喜難占。昔時贈勺關心，洵訏且樂；今日飛蓬上首，誰適爲容而生也。以已去秦觀，作重來崔護。枇杷巷靜，斜日啼烏；鳩鵲樓高，殘星颭白。香客閒矣，怡悵久之。有人下馬停鞭，遙村與指；爲道賣珠補屋，空谷依然。於時叩柳角之銅鐶，入花陰之蘚徑。嫣紅匝樹，醋醋窺牆；暗碧當階，荼荼卷幔。別來無恙，驚藥氣之先聞；我見猶憐，敢鏡容之已改。依徊半面，髮膏與眉黛俱非；宛轉一聲，汗雨挾啼珠而下。強盡甌心之茗，曲手攙衣；怕招帳角之風，低頭褰帕。本難遷種，此身鼓子之花；總要頻呼，後日崔孃之畫。生亦願金抛虛牝，玉擁單雌，而勢實隔于重重，心枉費其印印。然裁蒲葦以依磐石，當俾任社娘有歸；牽蔦蘿而繫喬松，願以古押衙自任。於時生之族

姓某某者，等玉山之季，頗愁不遇瓊華；有金寶其人，豈肯置之茆屋。生乃披荷索漓，薙棘栽蘂，倩攜賈扣四弦，彈謝客竹枝之調；催泛文如一舸，詣崔郎雪裏之樓。河滿唱而病骨都催，支機移而娛光忽黯。妾雖行矣，羞努力以事新懽；君將奈何，悵此別真如小死。嗚乎！烏孫不返，關雁愁霜；桃葉長辭，江萍送雨。生苟有心，亦曾念輕分一玦，錯鑄千金，罔留裙下之雲，等換甑中之馬。而竟忍押懷嬌鳥，飛去鄰牆；上手楊花，拂還別水。此亦初三下九，賺來薄倖之名；轉綠迴黃，變盡淒涼之色者矣。然使與某某者同諧鶼鰈，巽墮雞栖。控騎春蕪，吹笆鐙夕。斜眉轉盼，郎解多情；後鶩前魚，寵無旁奪。苦知共習，織來文仲之蒲；甘喜同分，遺到東方之肉。擎阿侯于掌上，表成母於帷中。不必量帶看蓮，尙怨河橋棄妾；指心比檗，猶思簾底逢君。而生亦可心謝蛾眉，想超蟬脫矣。奈何哉！罡飆上橫而優曇折，海水下汩而精衛沈。貼屏之湘簟冰寒，纏綮之綺錢葩隕。未因虜至，墮身石太僕之樓；莫爲奴讒，喪魄武參軍之閣。而不知其死也，因想當然之事，構莫須有之寃。主人旺鸜鵒而生疑，大婦屏鶬鶊而不食。販餹已辱，賣餸何生！下石潭中，辣手試屠龍之險；安灰戶外，危心怵履虎之凶。眼看溝水東西，分流難合；魂逐浮雲上下，去勢无還。宜乎何澹玉之湘鬟，頓隨烟化；齊錦雲之芳草，不借春蘇。寸爛成灰，長命鴛鴦之縷；枯根到底，斷腸兒女之花。謫恨廿年，齎愁千古。伊誰云咎，竟至于斯？然而生也。痛水蘅之彫謝，唱露𩆋以涕洟。已無從活郦女之尸，敢自諱殺伯仁之罪？出冰窖而投之火井，弛鷂鎩而閉以鳳囮。百首

比紅，奚解羅虬之積塊？一尊蘇綠，枉澆史鳳之新阡。回思羅帳延秋，紅闌夜月；竟爾荔衫裹玉，黃土積陽。珊瑚擊碎而唾血翻凝，菡蓞影殘而薏心彌苦。卿長已已，吾益倀倀；天竟茫茫，地終窈窈。赤繩牽去，翻牽將絕命之繯；碧落尋來，可尋到華鬘之界。而生洒緣高唐之幻，索仞利之因；從不空不色之間，觸胡帝胡天之想。風裳水佩，珊也來遲；孔蓋霓旍，翩其若下。云與月府侍書相伴，並偕珧宮花史爲鄰。已消墮地之愁，復遂生天之樂。此豈冥由誠感，仙山果在虛无；靈以慧通，法駕導於慌悅。抑所謂鍾情語怪，而以妄塞悲乎？然而玉女飛騈，常駐弦超之戶；天孫寶枕，肯安郜翰之牀？了不了之緣，身都了當；消難消之恨，氣亦消磨。終他時會面无期，徒此後相思不解。尙茲鷺惱，毋乃烏癡？嗚乎！下蔡城崩，邯鄲飯熟。男青女紫，閱過乾螢；夏綠春紅，閃來飛電。詎玉簫再世，便無面皺之時；矧金屋千家，盡是魂遊之穴。不迎不拒，方能隨遇而安；何晤何迷，聊復及時而樂。綜億万劫閻浮孽案，能結幾雄懽、雌笑之緣；乘一剎那苦海悲航，不值爲蠶繭、奮絲之縛。

右今樂考證十二卷，清鎮海姚燮撰。按：燮字梅伯，一字復莊，生於淸嘉慶十年乙丑（公曆一八〇五）卒於同治三年甲子（一八六四）。姚氏生有異稟，讀書過人，工詩詞曲及駢散文，兼擅人物花鳥，故又以畫名。鄞縣徐氏時棟稱梅伯以絕人之姿，讀書恆十行下，自經傳子史至傳奇小說，以旁逮乎道藏空門者言，靡不覽觀。道光癸卯（一八四三，姚氏年三十九），大病幾死，忽大曉晤，取生平綺語十數種摧燒之，自號復莊。據此，知姚氏三十九歲以前著述範圍甚廣，至三十九歲以後，對於文學之見解頗有改變。今觀大梅山館集，惟疏影樓詞五卷爲二十九歲時定本，其餘如復莊詩問二十四卷，則刊於道光戊申（一八四八），所存癸巳（一八三三，姚氏年二十九）以前之作，僅十之一，知被删者多矣。復莊駢體文榷刊於咸豐甲寅（一八五四），文榷二編刊於咸豐丙辰（一八五六），皆爲姚氏五十以後之定本。其三十九歲以前之面目，殆不可覩。徐氏又稱其手注玉樞經，道光丙午（一八四六）會稽孫氏延璋爲詩問作序時，謂已鋟版，惜未得見，讀文榷卷二洞眞玉樞經釋義一篇，可知梗概。晚年魔障之深，其殆姚氏自謂曉晤之結果歟？遺稿未刻者，據四明蔡氏鴻鑑所作文榷二編序考之，有散體文酌十二卷，疏影樓詞續鈔四卷，玉篴樓詞二卷，瑤想集詩一卷，西滬櫂歌八卷，蚶城遊覽倡和詩一卷，息遊園雜纂八卷，課兒四子書瑣義一卷，胡氏禹貢錐指勘補十二卷，夏小正求是四卷，漢書日札四卷，四明它山圖經十二卷，蛟川耆舊詩繫三十二卷，今樂考證十卷（今稿本箸錄一至十之前，有緣起及宋劇兩卷，實十二卷），今樂府選五百卷，玉篴樓詞

學標準八卷，苦海航樂府一卷，琴譜雅音九奏一卷，拇藺錄一卷，洋烟述考八卷，狙史八卷，退紅衫傳奇八卷，梅心雪傳奇八卷，爲卷在六百以上，而重要著作屬於研究戲曲者，如今樂考證、今樂府選之類，所占篇卷尤多。姚氏在百年前，對於文學具此新見，視焦氏循、凌氏廷堪，殆又過之。二十世紀初年，亡友王君靜安（國維）箸唐宋大曲考，戲曲考源，古劇脚色考、優語錄、錄曲餘談、曲錄及宋元戲曲考諸書，其考證之精，或過於姚氏；而距王君箸書七十年前，姚氏已有此偉箸，王君固未之知也。亡弟隅卿（廉）少喜搜集明末忠臣義士逸民之遺箸，近十餘年來，聞王君靜安、周君豫材（樹人）之風，則又潛心戲曲小說之研究。民國二十一年，在寧波書肆忽覩此稿，驚爲祕笈，以重價得之，亟思傳播於世。不幸隅卿獲此稿後，不及三年，遽爾物化！隅卿遺箸，尚待整理，未克付梓。余特承隅卿遺志，先將姚氏此稿贈與北京大學，請其印行。不及兩月，全書即已印成。余因就姚氏箸述之梗概及此稿久晦復顯之情狀，敍次如右。民國二十四年九月，鄞縣馬裕藻謹跋。

〔註〕原稿此處未題著者姓名。

今樂考證後記

本編所重印的今樂考證，是用北京大學景印本做底本。原稿所徵引的各家文字，往往和現在所見的本子有所出入，一則可能是所根據的本子不同，二則前人引書，每好以己意輒加改動，三則這稿本還未必是最後定稿，可能有筆誤，故此不附校勘。原稿在眉端多有補文，今插入適當地位。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十

定價 一元二角

編校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出版者 中國戲劇出版社
北京王府大街六十四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九六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集共二十二萬三千字印五千册
白報紙大三十二開十又十六分之三印張

統一書號：10069·454
定　　價：1.20 元